

左文襄公奏牍

一、奏稿

覆陈裁汰闽军并台湾等处军情片

嘉义粤勇溃散请将贻误之护提督革职拏问折

请以吴大廷调补台湾道缺折

请以夏献纶接署福建法道片

拣员调补台湾镇总兵折

筹办台湾吏事兵事请责成新调镇道经理折

闽省官吏军需摊捐银两恳恩免捐折

酌筹加给闽省八营各兵米价折

审明武职大员子弟默录旧文获中诘无枪替怀挟情弊议拟折

汇报闽省自咸丰二年起至同治三年六月止军需收支数目清单折

请将福建金门镇总兵改为副将归水师提督专辖折

闽省内地兵米改给折色并将经征各属严定考成折

恭报起程日期折

行抵江宁会筹拨调勇营赴闽折

添募勇营并宽筹经费请敕部先拨实饷折

台湾军情吃紧请敕重臣由海道赴援折

恭报由江宁起程赴闽日期折

派员设立粮台并分途安设转运军装各局折

沪尾战胜见筹规复基隆折

行抵闽省详察台湾情形妥筹赴援折

派员援台并会筹一切情形折

各军克日渡台片

办理各海口渔团片

遵查彭楚汉被参各节据实覆陈折

试办台糖遗利以浚饷源折

会阅海口炮台严闽备防并待船援台折

援台各营分渡情形片

请旨敕议拓增船炮大厂以图久远折

援台各营抵防苦战两日获胜因援断退师扼扎六堵折

密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折

各营旗台局月支饷银开具清折咨部立案折

恳恩交卸差使回京复命并恳先行开缺回籍调理折

请敕总署速商法使交还基澎法兵悉数退出其兵船不得停泊各海口片  
再恳交卸差使展假回籍折  
遵旨交卸差使折  
裁撤沿海渔团片

闽省军务肃清所有出力文武员弁恳准择尤保奖折

覆陈裁汰闽军并台湾等处军情片（同治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再，臣于同治二年四月初八日严州营次，钦奉寄谕：『已谕令耆龄即将所办闽、浙两省防剿事宜及所部各军，移交左宗棠接办。其浦城防所，应即遴委大员前往；抑当如何接办之处？即由左宗棠酌度奏明办理。耆龄所部广勇，并着于闽、浙军营内选择善于驾驭之员，派令统带；如广勇实系不能得力，有害无利，即着左宗棠酌量撤遣。钦此』。十四日，续奉寄谕：『耆龄奏「台湾官军剿匪情形，添派会元福驰往夹剿；并遵将闽省援师分驻金、处各属情形」各折片，台湾逆匪本系乌合之众，乃剿办几及一年，兵勇愈多，未能得手。即此次嘉义解围，亦属笨港绅民之力居多。是否吴鸿源等不能得力，抑系事无专责，各相观望？即着统筹全局，严饬各将士迅将斗六、彰化克复，及早蒞事；并着徐宗干、洪毓琛就近商办，毋任稽延。耆龄援浙各军据该将军奏称经费支绌，量为裁减；左宗棠所统兵勇，是否足敷布置？倘闽军尚可裁减，自应酌量裁汰，以节饷需。钦此』。

臣维耆龄所部兵勇，从前原有四大支：统领粤军者，江西道员康国器；统领闽军者，署提督秦如虎、福宁镇总兵林文察；统领南康勇者，参将化儒，后以江西同知程培霖代之。见均撤退，无员统带。此外，人数稍多者，石字营一千余人；先系从九鄢太愚管带，后以江西知县孔广晋代之；见亦裁遣。惟章武军千余人尚留浦城，系耆龄旧部，向未派员统带。统计援浙一军兵勇，从前人数共二万数千余员名；陆续裁撤，其见存者，不过一万三千余员名。就中如南康勇冗杂尤甚，尚应裁撤；而章武军之千余人，准耆龄函称，拟与闽抚臣商酌带赴闽省，臣已诺之。是援浙一军剩存不过八千余人；而粤勇中之桀骜难驯及患病求归者，臣接带后尚须汰遣。至援浙一军统领，除秦如虎见署提督，接带之总兵周万远已经撤退；见在接带之暑处州镇总兵、乐清协副将刘万德亦不为士心所附，臣前咨督臣仍归秦如虎调遣。其林文察所部台勇，已经前督臣撤遣，此时计已抵闽。统计援浙一军统领之仅存者，惟康国器一员而已。闽、粤各军营官，势均力敌，材质亦不相上下；就中推择统领，苟非其人，无以服众，若别由外营派委统领，彼此不相服习，骤难期其妥洽。此酌量撤遣非难，而另派统带则尚须审慎之实在情形也。

至浦城地势，在闽省固为冲要；而以近日局势言之，贼踪扰及饶境，是浮

、景为门户，而广信为堂奥。浦城又在江山、玉山、广丰之后，相距甚遥，不必以重兵屯于闲散之地。惟闽省转输入浙，则舍舟而陆，必问途于此；暂以偏师驻之，自无不可。

其台湾一郡，为闽省外郭；譬犹锁钥，台郡为锁，澎湖、厦门为钥；而鹿耳门、鹿仔港则通钥之窍也。鹿耳、鹿港两处无事，则全台有所恃以无恐，而省、郡之气常通。臣于数日内接阅各处文报，似吴鸿源、曾玉明未能得力；而隔海探报难期确实，见与闽抚臣妥慎筹办，以专责成，申军令、固人心为主。布置情形，容当续报。

又延平府属沙县、顺昌、永安等处土匪獗猖，据署延建邵道曾宪德所禀各属办理情形，极为怠玩；深属可虑。俟查明确实，即当从严参办，以图力挽颓风。

闽省吏治、军事积习已深，自非及早整顿，难期补救。臣惟有核实办理，相机调度，以期稍慰我皇上轸念海疆至意。

所有覆陈情形，谨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议政王重机大臣字寄：同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奉上谕：『左宗棠奏「官军截剿富阳新城援贼大胜小挫并遵筹裁汰闽军及台湾等处军情」各折片，已明降谕旨：将阵亡之总兵熊建益等从优赐恤矣。此次贼匪径犯新城，思袭富阳后路；虽经官军击退，而刘典、王文瑞两军尚须驻皖，蒋益澧全军力攻富阳，其余各营分拨上下各游防剿，兵力实不为厚。是克复杭州，尚难克期而待。左宗棠见拟将新隶闽军力图整饬、相机进剿，亦是因时制宜之法。即着将闽省营兵分别去留，认真训练，俾成劲旅；仍一面于闽、粤营官中慎选统领之员，派令分营管带，庶将识士心、士识将意，可收饷节兵精之效。至浦城地势既无须重兵屯驻，即由左宗棠酌派一军驻之，以护转输运道。台湾小丑，剿办几及一年，总无起色；吴鸿源、曾玉明既不能得力，即着与徐宗干妥慎筹办，申明军令，激励兵心，以期早日蒞事。沙县等处土匪猖獗，在事员弁办理情形极为怠玩；若不从严惩办，必致军心益懈、贼势益张，于闽省地方，大有关系。即着左宗棠迅速查明严参惩处，毋稍徇纵。至闽省吏治、军务积习已深，惟在该督实力整顿，力挽颓风，以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

嘉义粤勇溃散请将贻误之护提督革职拏问折（同治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会衔）

奏为嘉义粤勇溃散，请将贻误之护提督革职拏问，并请速敕林文察办理台湾军务；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自台匪倡乱以来，即经奏调护理福建水师提督吴鸿源、总兵曾玉明、副将曾元福各带兵勇赴台剿办；而吴鸿源原统水陆兵勇三千余名，嗣在台湾又添募广勇屯丁二千一百名，兵力不为不厚。乃自嘉义解围之后，并不迅图攻剿，顿兵南靖庄、二重沟者数月，致逆匪得预为准备竹围、炮柜，既难力攻，自应坚筑营垒，留兵与贼相持；而分兵别觅间道，相机雕剿，以孤贼势。乃仍袭攻坚之策，日以出队攻扑为事；师老，而贼益无所惮。致五月二十七日攻扑南靖庄之粤勇一千名，藉词口粮久欠，哗然溃散；其时贼匪乘机攻扑，各营兵丁亦多伤亡逃逸。嘉义一带贼氛猖獗、道路梗阻，虽据道、府禀：吴鸿源以力攻南靖庄不下，忧愤成疾，致有此挫；然始则迁延不进、继则调度乖方，实难辞咎。相应请旨将护水师提督吴鸿源革职拿问，以昭儆戒。

臣维台湾一郡远隔重洋，居民多系泉、漳及广东占籍。每村辄筑土围，栽植策竹，日久根株盘亘，有碉堡之固而无修筑之劳；枪炮弹丸不能飞入，纵火不能延烧。地脉肥饶，擅山海之利；以故恃险、恃富，易肇乱萌。从前平台之役，往往克期蒞事；盖及其初起，急与芟夷，故民志定而贼势孤也。兹则官军相持已久，锐气潜消；又远隔重洋，饷需难以按期接济，逆贼反得负固而乘其敝。臣查署陆路提督林文察籍隶台湾内山，尚称能战；其弟林文明上年从军告假回台，亦称勇敢。该署提督前闻台湾之变，会请回籍练团助剿。合无仰恳天恩，即令该署提督酌带本标得力弁兵数百名渡台，号召旧部；并统领各军克期攻剿，以靖海疆。其林文察未抵台之先，令其先饬林文明预将旧部挑选以待，庶期一鼓作气，克利戎机。臣非敢谓平台非林文察不可，特以昔时用客兵，而今则不能不藉土人之力；以贼势蔓延既久，非初起之寇可比也。既用土人，则不能不用巨绅管带；取其性情相习，易于联络招抚也。林文察由实缺总兵署提督，令其统领各军，事权归一；又师行其乡，地势人情皆所熟悉，似于局势为宜。至闽省饷需近为浙省所累，时有拮据之虞；臣当饬福建藩司将援浙饷项内酌拨若干，暂资台饷，发交台湾道支給。

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会同福建巡抚臣徐宗干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同治二年八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左宗棠奏「请将贻误之护提督革职拿问」一折，护理福建水师提督吴鸿源经左宗棠调赴台湾剿匪，统带兵勇数千余名，自嘉义解围后，并不迅图攻剿；顿兵南靖庄时逾数月，糜饷老师五月二十七日所部广东勇丁一千名籍词积欠口粮，登时哗溃。致逆匪得以乘机扑营，兵勇亦有伤亡；实属迁延贻误，调度乖方！吴鸿源着即革职拿问，交左宗棠确讯各情从严参办。并着左宗棠督饬林文察等军克期进剿，将台湾府属南靖庄等处踞匪悉数歼除，以靖海疆。钦此』。

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二年八月十五日，奉上谕：『左宗棠「奏浙师援江获胜，江西肃清，筹办石太股匪；并台湾粤勇溃散，请敕林文察办理该处军务及见办延平、顺昌土匪」各折片，本日已明降谕旨：将护水师提督吴鸿源革职拿问、护参将吴连升革职留营效力矣。台湾匪徒滋事日久，吴鸿源所统兵勇数已不少，不能于嘉义解围以后，迅图攻剿；辄于南靖庄等处顿兵数月，致该匪得预为准备。迨贼守御即坚，又不知分兵别觅间道相机雕剿，以致师老财匮，勇丁哗溃，贼氛益肆猖獗，实属调度乖方；业经明降谕旨：将该员革职拿问，仍着左宗棠、徐宗干确切查明，如有别项贻误情形，仍据实奏明参办，毋稍徇隐。林文察既籍隶台湾，熟悉情形，即着该署提督拣调得力将士，渡台联络绅团，速将该处匪徒歼灭；并着左宗棠、徐宗干催令林文察赶紧起程，毋稍延误。应需饷项，即飭福建藩司于援浙饷内酌量拨给。延平、顺昌土匪仅数百人，剿捕兵勇不下数千，该统兵官任其回窜星桥老巢，蔓延永安、连城、邵武、归化等处，一味迁延，不遵调遣；业经左宗棠将吴连升等分别咨参惩办，守备张连飞着于提省后严行讯办，按律定拟。并责成曾宪德督率各军将延、汀等处土匪克期歼除，不准再事稽延，致干重咎。江西全境肃清，已据沈葆楨、曾国藩先后奏报；左宗棠见奏情形，与曾国藩等所奏大略相同。此股贼匪非复窜江西，即回趋广德；前经迭谕曾国藩、沈葆楨飭令江忠义等诸军乘胜进规池、太，并谕左宗棠飭令刘典督率各营由徽境之羊栈岭驰往会剿。此时江忠义等诸军定可追贼入皖，着左宗棠仍遵前旨办理；务令徽郡各营与江忠义诸军联络声势，前截后追，将池、太股匪就地歼除，毋任蔓延旁窜，是为至要！沪军见已攻克江阴、苏州、嘉兴等城，攻剿正在吃紧，贼势渐蹙；左宗棠当檄令蒋益澧等军攻贼要害，使贼兼顾不遑，当更有一、二处可以得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

——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

请以吴大廷调补台湾道缺折（同治五年九月初八日会福建巡抚徐宗干衔）奏为遵旨拣员调补台湾道缺，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接准吏部咨开：同治五年五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福建台湾道员缺紧要，着该督、抚于通省道员内拣员调补；所遗员缺，着海钟补授。钦此』。窃维台郡孤悬海外，民番杂处，素称难治；近自匪徒迭扰以来，民气嚣然不靖，吏治、军政尤须及时切实经理，乃可长治久安。而地隔大洋，官斯土者，辄借口风汛靡常，遇有禀白事件，任意积压；往往经年累月，匿不上陈。省郡声息隔阂，难于访察。台湾道例加按察使衔并兼学政，专治一方，事权较重；非操守清严、学识闳伟兼具应变之才者，难胜其任。臣等于实任各道员内详加遴选，非初膺外任，即人地非宜。惟盐法道吴大廷，湖南举人；由内阁中书

，经臣宗棠奏调军营差遣。前湖北抚臣李续宜奏留湖北、前安徽抚臣唐训方奏留安徽；时已积功，保记名道员矣。臣宗棠由浙入闽时，复调其来闽，奏署福建盐法道；旋蒙恩简放是缺。该员守洁、才长，兼通方略；为臣等所素知。台湾道为海外要缺，惟该道可期胜任。谨合词恭折奏陈，如蒙俞允该员以实缺道员调补，应请免其送部引见。见在丁曰健因病奏请开缺，台湾地方紧要；臣等一面具奏，一面即檄飭吴大廷前往接署。合并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同治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左宗棠、徐宗干奏「拣员调补要缺道员」一折，福建台湾道员缺，着准其以吴大廷调补。所遗福建盐法道员缺，着即以海锺补授。钦此』。

请以夏献纶接署福建盐法道片（同治五年九月初八日会福建巡抚徐宗干衔）

再，吴大廷在盐道任内，甫阅年余，试行票盐，大着成效；经臣等节次奏明在案。就盐务而论，应令久于其任，益臻周妥；且商民环禀吁留，请缓其东渡。惟盐政业经该道悉心措置，已有成法可循；臣等近在一城，尚可随时稽察。而台湾海疆门户，远隔重洋，为全省安危所系；非如该道清廉克己、才识过人，不能独当一面。所遗盐法道一缺需才亦急，查有卸署汀漳龙道浙江补用道夏献纶练达安详，操守可信；于鹺务利弊，亦颇留心。以之接署盐法道，必期无误。谨附片并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拣员调补台湾镇总兵折（同治五年十月初五日）

奏为遵旨拣员调补台湾镇总兵，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六月十七日准兵部咨开：五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福建台湾镇总兵员缺紧要，着该督于通省总兵内拣员调补；所遗员缺，着罗大春补授。钦此』。臣维台湾地险民庞，易乱难治；镇、道之选，实难其人。以吴大廷奏调台湾道，实为海疆要缺需才起见；总兵如不得人，则道员力簿势孤，事多掣肘。台郡政事殷繁，粉饰苟安，相沿已久；臣前因驰驱戎马，未暇兼顾。兹自粤凯旋，甫经半载，察看地方情形，时深忧惕。承命于通省总兵内拣调镇缺，实鲜惬意之人。惟简放福宁镇总兵斐凌阿巴图鲁刘明灯，由湖南武举随臣讨贼，积功洊擢今职；其人谋勇兼资，廉干而善拊循、朴质而通方略，可望成一名将。以之调补台湾镇总兵，并带所部楚军新左营弁勇赴任，必期称职。惟该员系实缺总兵，应请陛见。且自简放福宁镇缺后，即随征闽、粤；嗣因粤东军务速竣，回藉省亲，尚未到任。兹始销假前来，而台镇亟需整理。合无仰恳天恩，俯念海疆要缺需才甚急，允以该员调补台湾镇总兵；暂缓陛见，先赴新任。

俟台镇营伍料理粗有端绪，地方安谧，再由该镇具折请旨，出自圣裁。如蒙圣慈俞允，以刘明灯调补台湾镇总兵；所遗福宁镇总兵员缺，即以见署福建陆路提督、简放总兵罗大春补授，堪期胜任。合并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同治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左宗棠奏「拣员调补总兵」一折，福建台湾镇总兵员缺，着准其以福宁镇总兵刘明灯调补；即着先赴新任，暂缓来京陛见。所遗福宁镇总兵员缺，着即以罗大春补授。钦此』。

筹办台湾吏事兵事请责成新调镇道经理折（同治五年十月初五日）

奏为台湾吏事、兵事，均宜及早绸缪；以惠边氓，而弭异患事。

窃臣忝督闽、浙，于今三载有余。初因浙寇未平，专意两浙。嗣浙事勾当甫毕，巨逆李世贤、汪海洋由粤东分道犯闽，臣率诸军入闽讨贼；闽疆肃清，臣遵旨入粤。迨粤事速蒞，臣始回闽治事，以次按治各郡县土匪；治军之日多、治事之日少。计自二月十八日回闽以后，甫七阅月，复奉恩命移督陕、甘。自维时日迫促、智虑短浅，上孤朝廷倚注之恩，下负十郡士民望治之意。俯仰愧怍，莫可言宣。其最抱歉者，莫如福宁、台湾两府；初意拟俟各郡治匪事毕，再图次第整理。福宁一郡，距省匪遥，尚易随时料量。至台湾，则远隔大洋，声气间隔。该镇、道等遇事专制，略不禀承；细察所办各事，无非欺饰弥缝，毫无善状。见檄调补台湾镇总兵刘明灯、台湾道吴大廷于抵台后，逐加访察，冀可销患未萌。而吏事、兵事应早为筹划者，不敢以去闽在即，稍事缄默；谨为我皇上一一陈之。

台湾设郡之始，议由内地各标营调兵更番戍守，三载为期，用意至为深远。计额兵一万四千余，可谓多矣。咸丰初年；因内地兵事孔亟，班戍之制不行；见今存者不及三分之一，名册有兵、行伍无兵。一有蠢动，即须募勇；所募者本处游手无籍之徒，聚则为兵、散仍为匪，勒索骚扰，不问可知。从前台湾道设有道标，以备调遣；近自道标裁撤，遇有剿捕之事，文员不得不借重武营。一切任其虚冒侵欺，莫敢究诘。武营纵兵为奸，营兵以通贼为利；全台之患，实由此起。道光四年，奉旨：镇兵归台湾道察看；久未奉行，群已习焉忘之。今欲复兵制，则宜遵班兵旧章，三年更戍；欲重道员事权，则宜复设道标，俾有凭借。申明镇兵归道察看之例，以杜欺罔，而重操防；庶几互相维制，而军政可肃也。

台湾水师向设战船九十六号，今无一存者。战船既无，而大修、小修之费仍不肯减；船无可修，而修船之费仍不能无。武营虚冒侵欺，籍口定例，非贝所能禁革；而历任总兵，从未有举而厘正之者。将弁炆蔽于下，镇臣回惑于上；积习相因，由来已久。如欲剔除痼弊，移此款项制船巡洋、募练水兵，以求

实效；必须镇、道得人，同心共济，而部中不复以旧制相绳，庶几实事求是，而船政可举也。

台湾物产素饶，官斯土者，惟务收取陋规以饱私橐。厅、县有收至二万余两者；台湾道除收受节、寿礼外，洋药、樟脑规费概笼入己；知府于节、筹外，专据盐利。武营以亏挪为固然，恬不为怪。交代延不结算，自副将至守备多者十二任、少者八九任、四五任，并无结报；侵吞款项不知若干？非廉明镇、道澈底清厘，何从穷其底蕴。见据吴大廷禀，拟将道署陋规樟脑、洋药等项悉数归公，永革节、寿陋规，以昭清白；刘明灯亦毅然以裁陋规、革节寿为请。是皆正本清源之策，所不容已者。惟陋规既已裁革，则必别筹津贴，以资办公；庶廉吏可为，乃收正己率属之效也。

闽省文武锢习，以办案索兵费为取盈之计。近时内地严加惩诫，此风稍止；台郡则远隔大洋，肆无忌惮。民俗挟仇械鬪，胜者辄占败者室家、田产，谓之「扎厝」。地方官不为按治，先勒索勇粮、夫价；及其临乡，则置正凶于不问，或捕捉案外一两人，聊以塞责。民忿官之贪庸也，乃相率结会私鬪，浸成巨案；谚云『十年一大反，五年一小反』，大概由此。必赖廉正明干之道员，时以洗冤泽物为心，严操守、勤访治，孜孜奉公，不敢暇逸；庶几惠泽下究，人心固结，乃收长治久安之效也。

台湾生番，性虽蛮野，却极驯顺。地方官如能清恇自持，以简佚之道处之，最易见德。从前生番献水沙连六社之地，请得薙发，比于内地民人；疆臣以闻，而部议格之。生番缺缺失望，卒致游民勾番私垦，徒长械鬪之风；寢且藏垢纳污，终为逋逃之藪。至今台人言之，犹有余憾。夫驭边氓之道，与内地殊；此辈山兽、河鱼，但能顺其性而抚之，勿有扰害，积渐自然自可无事。无论生番输款内附、供粮当差，于国家有益无损；即令稍有所费，亦当羁縻弗绝，以示恩信。何可摈绝不受，坐视客民强占虐使，留为肇衅之端？况近自洋人入驻要口以来，游历内山，习知形势；设我弃而人取之，尤于事体非宜。见当生齿繁盛、游民辐辏之时，似宜弛垦荒之令，并听生番薙发，齿于编氓。所有番社情事，愿内附者听之。但勿强为招致；于事理似无不可。

至台郡虽属产米之区，近因番舶搬运颇多，地方官绅、士民时有盖藏空虚之虑。禁止势有不能，则当立社仓，广谋储积，似不可缓。

凡此，均应由该镇、道察看情形，随时筹辨者。臣原拟于诸务就绪后东渡一行；今去闽有日，无暇及此。幸刘明灯、吴大廷皆实心任事、相信有素，必能绸缪未雨，为东南奠此岩疆。以上所陈，可否仰恳皇上天恩，敕下该镇、道察看地方情形，随时会衔陈奏，责成妥为办理，不胜感幸之至。

所有台郡事宜，臣任内未及办理；谨拟责成新调镇、道筹办情形，据实陈



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奉上谕：『左宗棠奏「筹办台湾吏事、兵事，请责成该镇、道等经理」一折，台湾一郡远隔大洋，番民杂处，易启衅端；见当生齿日繁，洋舶来往，尤宜加意整顿，以奠岩疆。该督以去闽在即，一切规画未暇，致详请飭该镇、道等妥办，具见实心。所陈台湾积弊：兵制则班戍之制已废，有册无兵；战船无一存者，而修费不减；吏事则官索陋规以取盈、民好械鬪以争胜。锢习相沿，殊堪痛恨。该督拟复班兵旧章，三年更戍；复设道标，以重事权；申明镇兵归道察看之例，以互相维制；移修船之费，以制船巡洋、募练水兵；裁革陋规，别筹津贴以资办公各条：均属因时制宜之策。总兵刘明灯、道员吴大廷既经该督遴选派办，必须实力筹办，以挽颓风；不得以该督远行，玩忽于继。并着吴棠、徐宗干随时督飭该镇、道等认真厘剔；所有一切情形，或详由该督、抚奏闻，或径由该镇、道会衔陈奏：均着斟酌事之轻重缓急办理。生番既以不得内附为恨，自宜相机驾驭，羁縻弗绝。其社仓储积等事，亦应绸缪未雨，及早兴办。吴棠未到任之先，英桂、徐宗干责无旁贷，必当善成该督之志也。左宗棠另折奏厘定闽省各属进出款项，请将各厅、县应征地丁、粮米等款数目出示勒石，以杜浮取；提款筹补流摊，以祛官累；酌提税务，以充公费。所筹于吏治、民生，均属有益；即着照所请行其余一切未尽事宜，该督未起程以前，仍当随事规画，以臻周密。将此由五百里谕知英桂、左宗棠、吴棠、徐宗干，并传谕刘明灯、吴大廷知之。钦此』。

闽省官吏军需摊捐银两恳恩免捐折（同治五年十月初五日会福建巡抚徐宗干衔）

奏为闽省官吏应摊台匪张丙逆案并夷务军需未补银两，吁恳天恩免其摊捐；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维设官分职，优予养廉，原为办公有资，冀其清操自励。闽省各官养廉，自奉文核扣减成、减平，额领银数已形短绌；加以捐摊之案层见迭出，所余更属无几，甚有不敷捐扣者。见将地方一切陋规禁革净尽，若仍按款捐摊，终至亏短正款。除外摊各项概予删除，尚有剿办台匪张丙军需一款，应捐银六十五万九百九两六钱零；自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起、截至同治五年七月底止，各官廉内已扣银八万三千六百七十五两零，未扣银五十六万七千二百三十四两六钱零。又办理夷务军需一款，应捐银七十五万三千六百五十八两三钱零；自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起、截至同治五年七月底止，已扣银三万六千八百八十五万六钱零，未扣银七十一万六千七百七十二两七钱零；由署藩司周开锡详请奏恳免捐前来。臣等伏查前办海寇蔡牵军需案内，应摊未补银三十三万

四千余两，曾于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钦奉宣宗成皇帝恩旨免捐。其时新政特颁，群情感服。原以摊捐一事，实官吏亏累之由；缺分既素有积逋，贪廉均无能免累。任事一日，即累一日；任事一年，即累一年。于是有以后数十任代前人赔偿亏累者，有以亏累太重而营求调剂者，有以挪掩而被参处者，有以勒受交代而长属参商屈抑好官者；贤者叹廉吏之不可为，其不肖者且或以亏累太多，预料上司惮于举发，翻得遂其挟持之计。吏治衰废，职此之由。闽省军务甫清，正当革除稗政。臣等窃维欲恤民，必先恤吏；欲行惩贪之令，必先察其致累之原。所有前项两案军需摊捐，共未补银一百二十八万四千七两零，伏恳圣主逾格鸿慈免予捐摊；以示体恤，而资整饬。

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同治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内阁奏上谕：『左宗棠、徐宗干奏「军需摊捐银两恳恩免捐」一折，福建省摊捐各案，迭经该督、抚等奏请裁革，均已降旨允行，原以养民生而恤廉吏。兹据左宗棠等奏，称该省官吏应摊剿办台匪张丙军需等款，自道光年间起、分年核扣至同治五年止，计共未补银一百二十八万四千两零；各州、县负此巨逋，或以以后数十任代前人赔偿、或以亏累太重而营求调剂、或以掩挪勒交而被参致屈，亏累太多，励廉无术。援案恳予免捐，俾清积累。自系实在情形。所有前项两案军需摊捐银两，着加恩免捐，以示体恤。嗣后该省州、县各官既无摊捐之累，办公应稍从容；其各倍慎官方，驯致廉洁。该督、抚等仍严饬所属实力整顿，不得另立名目，使各官吏有所借口；以副朝廷兴廉恤吏之意。该部知道。钦此』。

酌筹加给闽省八营各兵米价折（同治五年十月初八日会福建巡抚徐宗干衔）

奏为省标八营兵丁月支折色米价不敷养赡，酌筹增给以恤兵艰；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查福建省标八营兵丁应支粮米，向按双月支給本色、单月支給折色；其应放本色者，督标中、左、右、水师四营，向系由台配运来省，盘收福州府仓，由府移营关支。前因英夷滋事，配运维艰，奏明：将一半本色之中，再改支一半折色，每石计折价银二两。历年秋季八月、冬季十二月及度岁米价，均由司给发；其余各月，一半本色折米，仍发福州府转给。其抚标左、右营暨福协左右军并军标各营应支双月本色，向由粮道及闽县、侯官等县征收粮米项下拨给；其单月应支折色，每石祇给例价银九钱，向在通省兵饷项下估计，内督标四营由司径发，抚标左右营、福协左右军暨军标各营，均向移粮道散给。因查例价九钱，合市价每米一石不及三分之一，实属不敷养赡。见当整顿营伍之际，臣等督同署藩司周开锡体察情形，非酌筹增给例价，实不足以资腾饱，而恤

兵艰。爰议自本年三月初一日为始，凡省标八营应支折色之月，均于每米一石例价九钱外，另增给银一两一钱；计每米一石，合共折给银二两。虽于市价尚觉未敷，而比较例价已逾一倍以外。其加给银两不在估饷之内，司库无可筹支；当饬暂在税厘项下移拨关支，统由司库径发，毋庸解道，以省周折。所有抚标各营向领例价九钱，即在单月解道米折银内扣除，以免鞅鞅。所有例价及加给银两，统俟裁兵加饷章程议定，分别查明属仓本色米石是否足敷拨给，应否由司再支折色，另行分别办理外，所有酌筹加给福建省标八营各兵米价缘由，据署福建布政使周开锡详请具奏前来，臣等覆查无异。

理合恭折会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敕部核覆施行。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户部议奏。钦此』。

审明武职大员子弟默录旧文获中诘无枪替怀挟情弊议拟折（同治五年十月十五日）

奏为遵旨审明武职大员子弟默录旧文获中，诘无枪替、怀挟情弊议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同治四年九月福建补行甲子科文闈乡试榜发后，经抚臣徐宗干及提调监试各员访闻记名提督台湾镇总兵曾玉明之子曾云登、曾云书，均素不能文，而同科获中，恐有情弊；经抚臣令曾玉明将子送案查讯，一面委员渡台查提。据禀均经内渡，曾玉明延不交案；当经抚臣徐宗干会折奏奉谕旨：『本任台湾镇总兵曾玉明，着暂行革职，勒令将伊子曾云登、曾云书交出，解省究问；曾云登、曾云书，均着革去举人，交左宗棠拘拿严讯，按律定拟具奏』等因，钦此。钦遵行据该革镇曾玉明将曾云登、曾云书交出解省，札委场后到省未派闈差之臬司邓廷楠暨汀漳龙道杜义山提集确审。先因供有未确，邓廷楠因病请假、杜义山饬赴汀漳龙道本任，致未审拟详办；移交代办臬司福建督粮道傅观海提集覆审按拟解勘前来，臣亲提研鞫。

缘曾云登、曾云书均系暂革记名提督台湾镇总兵曾玉明亲子，籍隶台湾县，祖籍晋江县。曾云登由台湾县学增生，遵例捐纳贡生，加捐郎中；于彰化剿匪出力案内，保举奖叙知府，蓝翎。曾云书先在嘉义县从师受业，即由该县应试，取进嘉义县学附生，旋报捐员外郎，升郎中，改捐同知；于台湾剿匪出力案内，保举奖叙知府，花翎。均归部铨选。同治四年九月闽省补行甲子科乡试，曾云登、曾云书均由台湾道录科送省应试。台属士子，向系另编坐号，不与内地各生杂坐；曾云登、曾云书俱编坐调字号。适第一场首题，曾云登、曾云书均有旧作；次题下句。三题下二句，亦均有塾课经业师改正，时常记诵。遂各默出首题照录，二、三题即以旧作互相参改；诗题亦套袭相仿题目，完卷出场。其二、三场，均相参酌完篇。出闈后，趁风汛渡台。迨发榜，曾云登中式

第二十七名举人，曾云书中式第八十一名举人。诘以首篇既系录旧，二、三篇何能添凑成文？且诗题相仿者固多，又何能套袭成律？据称：弟兄同窗，凡出课题，业师皆将书理尽心讲解。题虽少出一句，尚易添凑串贯；其诗实系套仿成韵。呈验旧录窗课一本。核对首题委系录旧，次、三两题均参改旧作；究无枪替，传递、交通、怀挟情弊。臣犹恐供有未确，复饬司面令默写头场诗文，核对笔迹无讹；并出题面试，文理尚属明顺。查台湾中卷，在通场本难出色；因按台额取中，本较内地为易。所供并无情弊，尚属可信。并查台湾本无土著，内地士民寄居何县，即在何县应试。曾云书供：伊本随父寄居台湾，因从师在嘉义县游学，随在该县应试，取进嘉义县学附生；当时未及呈明，以故弟兄异籍，并无跨考情弊。再三究诘，坚供不移。案无遁饰，应行拟结。

查例载：『应试生儒越舍与人换写文字，发近边充军』；又律载：『变乱书籍者，杖八十』各等语。此案已革举人曾云登、曾云书因台属另编坐号，乘弟兄号舍相联默记旧作互相参改，情关手足，与人换写文字者，情罪有间。曾云登先系异籍取进，除变乱书籍轻罪不议外，已革举人曾云登、曾云书均应请将前保知府归部铨选之案，一并撤销，并拔去花翎、蓝翎；均比照『应试生儒越舍与人换写文字，发近边充军』例，量减一等，各拟杖一百、徒三年，定地发配，折责充役。暂革记名提督台湾镇总兵曾玉明，于二子默录旧作互相参考，侥幸同中，并不自行检举；继复任其避匿，延不交案，实属有心徇庇。业经革职，应毋庸议。曾云登等籍隶台湾，因历科台属皆另编坐号，致被联号得以参改旧作，诘无枪替、传递、交通、怀挟情弊；所有监临、提调、监试以及内外帘各员，均无失察之咎，应请免予议处。台属士子向由台湾道考试，曾云书讯系异籍取进；所有失察之道、府、县学各员，均应查取职名，另行参处。

除备录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遵旨审拟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敕部核覆施行。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该部议奏。钦此』。

——以上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九

汇报闽省自咸丰二年起至同治三年六月止军需收支数目清单折（同治五年十月十六日会福建巡抚徐宗干衔）

奏为查明闽省自咸丰二年起、至同治三年六月止，各起军需收支数目，汇开简明清单，恭折具奏，伏祈圣鉴事。

窃前准户部咨开：同治三年七月初十日，钦奉上谕：『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处办理军务未经报销之案，准将收支总数分年、分起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免其造册报销。此系破格施恩，各统兵大臣、督抚具有天良，务须督饬粮台委员核实开报；不得因有此旨，任意影射浮冒，并着严禁劝捐归补名目

及私设厘卡等弊。如有前项情币，一经发觉，除将承办各员严办外，必将统兵大臣、督抚从重治罪』等因，钦此。又奉准部咨，钦奉上谕：『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处军需用款，责成各统兵大臣、督抚核实奏报。其中款目繁多；应如何分年、分起开报之处，各就实在情形，先行妥议章程具奏』等因，钦此。钦遵转行飭据清理局司道将历年各起军需统行查明，酌拟办理章程，经臣等会折奏明在案。

兹据该局司道会详称：『闽省自咸丰二年起，先后征调官兵赴援两湖、江、浙、广东、江西等省，并本省会匪、土匪连年滋事，加以粤逆迭窜，闽疆上下游遍被蹂躏十年，以后兼援剿浙省踞逆，计截至同治三年六月止，十余年之中无岁不有军务。所用军需，由司局核发者，均系随时详明开支；其由统兵大员随营台局支用并各府州、县办理防剿供应过境兵差夫价等项，亦系由局核实查销，确有案据。见照前议章程，分起逐一厘查。内咸丰二年起、至六年二月止第一案，实用各款银三百五十一万四千九十六两二钱四分九厘；又自六年起、至九年底止第二案，实用各款银六百九十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七两三钱二分三厘；十年至十一年底止第三案，实用各款银一百八十四万五千四百六十六两二钱六分九厘；同治元年至三年六月底止第四案，实用各款银一百五万九千五百九十一两四钱二厘；又自咸丰十年至同治二年援浙一案，实用银四百一十三万一千七十七两八钱六分四厘；又咸丰三年台匪林供一案，实用银九十万二千八百四十四两一钱四分一厘。以上六案，统共享银一千八百三十六万二千五百三两三钱四分八厘。又同治元年二次剿办台属戴万生一案，内地拨解军饷银九十万三百九十七两五钱六分六厘；又援浙案内拨解台湾招募台勇安家等银四万九千一百四十二两七钱四分八厘，应俟台湾道、府将支销款目造册送到，再行核办。今将内地拨解前银，先行附报。又捐输军饷案内拨给二成团练经费暨上游各属护商经费共银十二万三千二百八十一两五分八厘，又拨解外省协饷二百八十一万五百一十二两一钱二分，均应归案开报。连前六案，统共银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三十六两七钱四分；内由司库拨用一千七百七万九百九十八两二钱七厘，由军营粮台支应局提拨及各府州、县库动用银二百五十七万四千四百四十四两二钱七分七厘九毫，内地、台湾各营属尚垫用未领银二百六十六万七千八百一两五钱九分一毫。查营属各员垫用银两，应查照原挪，系三年六月以前交代库款，准其分别支收清款；七月以后款目，概不准领抵。如尚有长余，当此库款支绌，应请毋庸再行发还。又各员长领，应归七月以后军需造报银三万九千七百六十五两一钱一分；又各员长领核减，应追银二万七千六百四十二两二钱二分五厘。内在闽人员，请俟奉旨之日，勒限三个月追完报部拨用；业已离闽人员，分咨各原籍勒限追完，咨报销案。所有前六案军需支用银数，均系

查照历任局司道核销案据核实开报，不敢丝毫浮冒，均有文领、档册可稽。又各案内有各营弁兵借支俸饷、行装一款，因各营均有欠饷未经扣还，应请归于欠饷案内分别扣收造报』等情；详请具奏前来，臣等复核无异。

除将送到清册咨送军机处、户部备查外，谨缮具四柱简明清单，恭呈御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谨将福建省自咸丰二年起、截至同治三年六月底止军需收支总数，开具四柱简明清单，恭呈御览。计开：

旧管（无项）

新收一、收浙省协饷银五万四千零七十六两七钱二分三厘。一、收广东省协饷银六十四万三千零五十八两七钱一分四厘。一、收江西省协饷银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一两九钱一分六厘六毫。一、收四川省协饷银五万三千两。一、收山西省协饷银二万五千两。一、收陕西省协饷银三万两。一、收广东省协解诏关厘金银二十八万三千八百一十三两三钱六分六厘一毫。一、收湖北省协饷艰四万一千两。一、收贵州省协饷银四万两。一、收奏留解京坵折银六千零七十六两一钱六分三厘。一、收截留台、澎兵饷银五万二千两。一、收捐输筹饷军饷并免充商共银三十五万三千六百五十一两九钱六分五厘。一、收捐输兵饷银四十二万四千零二十二两五钱九分。一、收捐输防剿经费银八十三万九千二百五十三两六钱一分八厘六毫。一、收捐输官局票本并补缴五成银九十万五千九百三十两九钱一分七厘四毫。一、收捐输援剿经费银八十三万五千六百零三两零六分零二毫。一、收捐输运本银一十万两。

一、收捐输船炮经费银一万四千四百五十七两九钱零一厘五毫。一、收初届捐输津米银四万五千四百五十一两九钱八分七厘四毫。一、收二届捐输津米银三万八千零八十二两零八分六厘六毫。一、收常例捐输监生银八万九千二百二十两三钱三分六厘二毫。一、收捐输军饷监生银二万三千四百三十二两。一、收捐输兵饷监生银六十一万七千零三两四钱九分三厘。一、收从九改捐监生银三万二千三百二十万。一、收补缴四成实银捐监银五千四百六十八两八钱。一、收捐输沿海经费银一十二万零四百九十五两九钱六分一厘。一、收洋药加捐军饷银三万七千四百六十两四钱七分五厘。一、收茶叶加捐军饷银一万六千八十八两六钱三分二厘七毫。一、收福州府船捐银三万三千三千三百七十二两八钱。一、收司库拨用闽海关税银四百九十四万一千五百六十九两九钱七分九厘四毫。一、收司库拨用各属起运茶税银七万七千九百六十七两七钱二分七厘。一、收司库拨用各属运销茶税银一百零九万三千四百零二两七钱七分六厘。一、收司库拨用洋药华税银九十五万八千七百八十五两八钱二分零二毫。一、收司库拨用洋药杂货厘金银一百六十四万四千一百一十三两六钱五分一厘三毫

一、收司库拨用福州府茶捐银一百零二万三千七百零七两六钱八分二厘八毫。

一、收盐库拨用预备军饷银五万零四百三十八两八钱零八厘。一、收司库拨用筹备封储备饷银五万零六百七十八两二钱零九厘。一、收司库拨用封储备公银三万两。一、收司库提用漳州府备公银四千九百六十五两零一分六厘三毫。一、收司库拨用减平银七万零七百一十三两二钱一分六厘八毫。一、收司库拨用文职各员减廉银五万八千二百零六两八钱四分四厘。一、收司库拨用武职各员减廉银一万九千六百七十六两八钱四分七厘。一、收司库拨用防夷军需扣回银二千八百六十九两九钱九分。一、收司库拨用张丙军需案内摊捐银一万二千六百一十二两六钱四分一厘。一、收司库拨用蔡逆军需案内摊捐银一万二千九百七十四两一钱三分六厘三毫。一、收司库拨用英夷军需案内摊捐银三万二千六百九十九两八钱六分六厘。一、收司库拨用咸丰四年分地丁银二万两。一、收司库拨用清查案内缴完款项银四万二千一百一十四两六钱八分四厘四毫。一、收司库拨用清查案内外省咨追银一千八百四十四两六钱六分八厘七毫。一、收司库拨用清查案内报拨银一万九千八百三十九两二钱一分四厘。一、收司库拨用清查案内应存地丁银三千四百九十三两二钱七分一厘。一、收司库拨用各属寄库存留银四百零六两一钱三分四厘八毫。一、收司库拨用部颁票钞银三万九千八百四十九两。

一、收司库提用宝福局制钱合银一万七千九百七两九钱八分四厘。一、收司库拨用永丰官局盈余银一十一万七千四百九十四两九钱一分。一、收司库拨用福州府闽、侯两县解缴发商生息帑本银四万一千两。一、收司库拨用各属书院膏火并义仓、育婴堂经费银四千一百八十七两三钱八分九厘。一、收司库拨用各属叛产银三万五千五百四十八两三钱八分一厘。一、收司库拨用革员栋石抄产变价银二万四百九两六钱九分五厘。一、收司库拨用参员马从凯等捐赎银一万六千九百两。一、收司库拨用绅士黄贻檀等罚捐银二万二千两。一、收司库拨用捐务积弊案内追缴银一十三万九千六百二十二两三钱七分二厘。一、收司库拨用革员周万远、陈英缴完军需银四千六百六十七两二钱零二厘七毫。一、收司库拨用各属解存交代各款银二万二千四百九十八两三钱。一、收司库拨用咸丰元年起未解黑铅、饭食等银一万九千四百二十六两一钱八分六厘。一、收司库拨用咸丰三年起未办运正额抬连纸张价脚等银一万五千九百八十六两八钱八分。一、收司库拨用咸丰元年起未办运添办抬连纸张价脚等银二万一千四百三十三两一钱一分三厘。一、收司库拨用咸丰四年起未办解高锡价脚等银二万九千九百六十六两四钱八分。一、收司库拨用咸丰四年起未办解熟铜价脚等银四千九百九十八两一钱三分。一、收司库拨用咸丰四年起未办解颜料价脚等银九千四百七十六两三钱七分。一、收司库拨用咸丰四年起未办铜锡颜料、饭

食等银一万六千四百八十八两六钱七分。

一、收司库拨用原充兵饷盐课银五十二万二千一百三十二两四钱五分三厘。一一以上共收银一千七百七万零九百九十八两二钱零七厘。一、援浙各军领用浙省衢局银七万一千二百二十一两七钱二分一厘二毫。一、各属动用盐课银一十二万七千一百三十二两一钱二分。一、各属动用捐输筹饷军饷银五十一万八千零九十二两九钱八分六厘六毫。一、各属动用捐输兵饷银八千两。一、各属动用捐输官局票本银九万二千九百九十八两二钱二分二厘。一、各属动用捐输援剿经费银一十二万七千九百九十八两三钱一分四厘。一、各属动用乐捐不请奖叙银五千八百九十五两一钱五分四厘。一、各属动用四川总督王庆云、学政郑琼诏捐助闽省军饷银三千两。一、各属动用浙江巡抚黄宗汉捐助闽省军饷银三千两。一、各属动用二届捐输津米银四万三百四十六两五钱五分八厘四毫。一、各属动用捐输兵饷监生银四万八千四百零三两三钱一分。一、各属动用泉州府备公银八千三百六十四两九钱一分六厘四毫。一、各属动用汀州府备公银四千五百三十三两六钱二分四厘二毫。一、各属动用闽海关税银一十六万二千零八十八两五钱五分一厘二毫。一、各属动用起运茶税银一万八千八百两四钱三分七厘一毫。一、各属动用运销茶税银二千七百九十五两二钱三分九厘八毫。

一、各属动用洋药华税银三万六千三百七十八两三钱九分。一、各属动用洋药、杂货厘金银一十六万六千零六十三两四钱六分六厘九毫。一、各属动用福州府茶捐银一万八千八百一十二两。一、各属动用宝福局制钱合银五千三百六十三两六钱三分六厘。一、各属动用永丰分局银一万零一百二十两。一、各属动用书院膏火并义仓、育婴堂经费银二万零四百五十九两四钱一分六厘五毫。一、各属动用叛产银三万五千二百五十两六钱四分三厘七毫。一、各属动用借项银五万三千四百一十两八钱。一、各属动用各年正、杂捐各款银二十六万八千七百零五两六钱八分八厘三毫。一、带兵各营员动用存营兵饷银五千二百一十一两四钱六分。一、各属动用杂项税厘银七千一百三十九两七钱八分六厘四毫。一、台属捐输军饷银五十四万三千九百零五两。一、台属捐输运本银二万六千三百三十二两。一、台库备公银一十万二千四百五十二两五钱二分五厘九毫。一、台库缉匪生息银三万六千三百七十五两七钱零九厘一毫。一一以上共收银二百五十七万四千四百四十四两二钱七分七厘九毫。统共收银一千九百六十四万五千四百四十二两四钱八分四厘九毫。

开除

一、支咸丰二年起、至六年二月止第一案剿办粤匪、会匪共银三百五十一万四千零九十六两二钱四分九厘。

一一前件银两内，有借支俸饷、行装银九万二千三百二十四两一钱四分三



厘系应扣还之项；理合登明。

一、支咸丰六年三月起、至九年底止第二案剿办粤匪、土匪共银六百九十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七两三钱二分三厘。

——前件银两内，有借支俸饷、行装银五万零一百九十九两零二分八厘系应扣还之项；理合登明。

一、支咸丰十年起、至十一年底止第三案剿匪共银一百八十四万零五百四十六两二钱六分九厘。

——前件银两内，有借支俸饷、行装银一万八千四百八十七两零二分八厘系应扣还之项；理合登明。

一、支同治元年起、至三年六月止第四案剿匪共银一百零五万九千五百九十一两四钱零二厘。

——前件银两内、有借支俸饷、行装银一万二千四百二十两九分五厘系应扣还之项；理合登明。

一、支咸丰十年起、至同治二年止援浙各军兵银四百一十三万一千零七十七两八钱六分四厘。

——前件银两内，有借支俸饷、行装银九万七千一百一十一两一钱四分八厘系应扣还之项；理合登明。

一、支咸丰三年剿办台匪林供案内共银九十万二千八百四十四两一钱四分一厘。

一、支咸丰三年起各属捐输案内提给二成办理团练及延平府护商经费共银一十二万三千二百八十一两零五分八厘。

——以上共除银一千八百四十八万五千七百八十四两三钱零六厘，应请作正开销。至各案内借支俸饷、行装银二十七万五千四十一两四钱四分二厘，除陆续扣收外，尚有未扣银两。应请归于欠饷案内扣收清款，另行造报。再，各案扣收一分平余银九万二千九十四两九钱零，除开支各局书油蜡、纸张等项外，尚余银两已归后案军需动用无存，应归七月后军需作收开报。理合登明。一、除拨解广东省协饷银二十一万八千五百两。一、除拨解湖南省协饷银六万八千八百两。一、除拨解湖北省协饷银一十九万一千两。一、除拨解贵州省协饷银一十二万两。一、除拨解江西省协饷银二万两。一、除拨解江苏省协饷银五万五千二百七十二两。一、除拨解直隶省协饷银二万六千两。一、除拨解浙江省协饷银二百零三万零四百九十两一钱二分。

——以上共除银二百八十一万零五百一十二两一钱二分，应归各省汇案报销；理合登明。

一、除同治二年台匪戴万生案内拨解军饷银九十三万零三百九十七两五钱

六分六厘。

一、除咸丰十年起援浙案内拨解台湾雇募勇屯、安家等项银四万九千一百四十二两七钱四分八厘。

——以上共除银九十四万九千五百四十两三钱一分四厘，应俟台湾道、府造送收支数目，另行具奏；理合登明。

统共开除银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三十六两七钱四分。

实在

一、内地各属垫用未领银二百四十七万四千零二十二两六钱八分四厘一毫。

一、台湾各属垫用未领银一十九万三千七百七十八两九钱零六厘。

——以上共垫用银二百六十六万七千八百零一两五钱九分零一毫。

一、各属长领应归同治三年七月以后报销银三万九千七百六十五两一钱一分。

一、各属长领应行饬追归补银二万七千六百四十二两二钱二分五厘。

——以上共长领银六万七千四百零七两三钱三分五厘。

军机大臣奉旨：『户部知道。单并发。钦此』。

请将福建金门镇总兵改为副将归水师提督专辖折（同治五年十月十六日会衔）

奏为请将福建金门镇总兵改为副将，仍驻金门，归水师提督专辖；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闽省海疆重地，当台湾未附之初，洋防至为吃重。故于同安之厦门设水师提督亲标五营，又于同安之金门设总兵一员；自南迤北则有南澳镇左营、铜山营，自北而南则有烽火营、福宁左营、海坛镇闽安协分驻巡防，声势联络。而陆路提督及漳州镇，距厦门东北及西面均不过二百里。水陆数百里中，两提、四镇，星罗棋布；所以控制台湾，设犄角而壮声势也。台湾设镇后二百余年，兵制相沿未改，情形今昔迥殊，有宜因时变通，未可拘执成例者。查台湾重镇，额兵一万四千余名；北路副将驻彰化、水师副将驻安平，而澎湖一协，尤为东西来往咽喉之地，台防本极周密。内地沿海各镇，除海坛、南澳二镇距厦门稍远，仍应照旧制分驻巡防外，其金门一镇与水师提督同驻同安县辖地方，相距最近；自应改为副将，归水师提督专辖，以一事权。见当增饷练兵、减兵就饷通筹营制之际，臣与水、陆提臣深思熟计，凡汛地辽阔、形势紧要之处，兵额未便过减者，或酌裁员弁，为省官养兵之计；水师船汛、营汛，在在需兵分布。如将金门改镇为协，则左营游击、守备各员缺可一并请裁，以所裁廉俸、薪干等银匀加练兵之饷，兵力较厚而事权归一于兵制实为允当。准水师

提臣李成谋咨请奏改前来，臣查金门镇虽为巡查外海水师洋汛，而水师提督实可就近兼顾。提臣李成谋亲历全辖洋面察看情形，了然心目，议将水提前营游击移驻箬口、金门镇标右营移驻湄洲；见议酌改金门营制，可收因时制宜之效。相应请旨，准将金门镇改设协镇副将一员、中军都司一员，作为专营，仍驻金门；其前请移驻湄洲之金门右营游击、守备各员缺，亦作为专营驻扎湄洲，均隶水师提标统辖，巡查外海水师洋汛。所有金门镇总兵一员、左营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均请敕部议裁；截存廉俸、薪干等银，仍存司库，毋庸报拨，以充兵饷。

除应行裁改之千、把、外、额暨战守兵丁名数以及另请颁发印信、铃记各事，宜俟该营另行查议详咨办理外，合将请改金门营制缘由，会同水师提督臣李成谋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闽省内地兵米改给折色并将经征各属严定考成折（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九日会福建巡抚徐宗干衔）

奏为闽省内地各营兵米一律改给折色，并将经征各州、厅、县、县丞严定考成，以儆惰延；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闽省内地各州、厅、县、县丞年额应征粮米一十二万五千八百三十八石零，内除应解道仓备给旗营并抚标各营等项本色米二万八千九百九十九石零外，就地派给各营本色米九万三百二十六石零；又额估米折银八万三千二十一两零；又台湾府属台、凤、嘉、彰四县应运内地各仓额穀六万五百二十四石零，内除折色穀二万八千四百四十二石零外，应运本色穀三万二千八十一石零：历经遵办在案。

就地给兵之米，向未严定考成，各属因而任意延欠；迨至交卸，率归交提案内虚款列抵，日久渐成无着。见计各营积欠之米，多则万余石，少亦数千石，频事檄催，从无清给。是就地放给本色，兵胥受病也。闽省地瘠民贫，纳粮多系零星小户，每以折价称便；征粮书差因例应本色多方刁难，必遂所欲而后许其折色。究之所收之价，归官者十之七、八，书差侵肥者十之二、三。是征收本色，民胥受病也。上游各属，滩高水险，解运维艰；其奉拨解道之米，即幸而到省。而运脚有费、量收有费；每运百石之米，余米多则耗费十石左右，少亦三四石不等。是解运本色，官胥受病也。查上、下游各州、厅、县、县丞就地放给兵米，名为本色，实多私行折价；其取之民也，每石收钱五、六千文至七、八千文，而放给各营每石仅折银一两一、二钱或一两三、四钱不等。积习相沿，由来已久。见在绿营兵额拟裁减五成、挑留五成，每守兵一名饷、米并计，月可得银三两；盖支饷银二两四钱、支米三斗折银六钱也。马兵月支

饷、银二两七钱，战兵月支饷、银二两五钱五分，折米均如守兵之数。兵既无需乎本色，而地方官民征解、完纳又以折色为便；应将各属向来折征价值，明定章程，不准格外浮取，饬令一律径解折色。除驻防旗营官兵别无生产、专恃月米养贍，仍应按照向章折解道仓买米放给外，其余内地各营，统以每石折银二两，就近移营散给。如有不敷，由道另行拨补。似此变通办理，折征即有定价，胥差无从浮收，闾阎可免勒索之弊；饷由司给、米由道拨，兵丁更无偏苦之虞。且折价解省，不患盘运渗失，道仓书差、斗级莫从挑剔。各属所收折价本有盈余，每石定以二两散给，虽较从前稍有加增，官仍不至赔累，而兵民均沾实惠。惟汀、漳等处甫离兵燹，泉州、兴化、永春亦向称积疲，征收一时未能如额；同治元年以来，每年通省征完不过五、六万石，除应给旗营本色米二万七千余石外，只剩三万余石左右。见计内地绿营留兵五成，额应二万三千六百七十五名。每名年给米三石六斗，估计共应米五万八千余石，不敷甚巨。应请将额估米折、台折照数凑给，统以二两折算；并请旨敕部：嗣后应估米折照常估拨，以供支放，而免短绌。内地粮米如能照额征足，则除给兵外，所余折价，应令照数解司汇同米折、台折两项，一并拨充兵饷。其台属应运内地一半本色米三万二千八十一石零，请由台湾道饬属就地变价抵给台、澎各营兵饷，由司在于应发台、澎饷内截除。至各州、厅、县、县丞应解米石，饬令随征随解，毋许压存；倘有延不清解，无论解道及就地给兵，均照粮米未完定例，严行参处。据署福建布政使周开锡、督粮道傅观海会详请奏前来，臣等覆加查核，各属粮米所收，多系折色。见即以折色解给，每石酌定银二两。其有被扰及积疲之区，征收暂难如额，即按照实征分数指拨；其不敷之数，在于米折及台折银两凑给，并循照粮米未完定例，严行参处。实于兵糈，大有裨益。闽省见改兵制，尤不能不因时变通，以求实济。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台、澎兵额应如何裁减加给饷米？俟新任台湾镇刘明灯、台湾道吴大廷抵台后，再行查看奏明办理。合并声明。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该部议奏。钦此』。

——以上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二十  
恭报起程日期折（光绪十年七月二十六日）  
奏为微臣恭报起程日期，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十年七月十八日，钦奉上谕：『大学士左宗棠着授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等因，钦此。臣谨于二十六日陛辞请训，即日启行；并将前次奏明带来驻扎直隶通州亲军百名，仍带由直隶通州取道山东德州、济宁州回江阴，仍归原营，交营官记名提督喻先知收伍，照常训练。臣一面驰赴江宁

，与两江督臣曾国荃筹商兵事、饷事，相度机宜，扼要驻扎；至福建军务情形，仍当与穆图善、杨昌浚等妥筹办理，随时具奏，以慰慈廑。

所有微臣起程日期，理合恭折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行抵江宁会筹拨调勇营赴闽折（光绪十年八月二十八日）

奏为微臣行抵江宁，会筹拨调勇营随带赴闽，以厚兵力；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七月十八日，钦奉恩命督办福建军务；二十六日，陛辞就道，水陆兼程。八月二十六日，行抵江宁省城，晤两江督臣曾国荃筹商一切，现在江南防务布置，尚属周密；惟福建海防，系臣专责，见在该处情形吃紧，臣当迅速成军，开拔前进。第新募勇营，虑难就范，不如旧部亲军，随同征剿有年，较为足恃。恭读七月十九日上谕：『左宗棠着前往浙江、福建交界地方督兵驻扎，以备策应。除前调北来恪靖七营及拨给杨昌浚恪靖四营归左宗棠节制调遣外，其余江军不得再行请调，以免顾此失彼』等因，钦此。见杨昌浚已于江南拨调四营赴闽，其余七营，臣此次谨遵旨调往福建防守。然兵力尚单，难资分布。曾国荃公忠在抱，未能释然；因于江南各军营内再添拨督辕亲军后营一营，归臣并调前往，其饷需仍由江南筹给。一俟部署定妥，克日起程。应如何扼要驻扎及应筹勇饷、容臣体察情形，随时具奏。

所有会筹拨调勇营随带赴闽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览奏已悉。着该大臣即将各营调齐，赶紧部署起程，接续进发。钦此』。

添募勇营并宽筹经费请敕部先拨实饷折（光绪十年九月初三日）

奏为微臣督师赴闽，尚须添募勇营，并筹行营一切经费；请旨敕部先拨的饷三十万两，以济急需。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八月二十八日曾将行抵江宁会筹拨调勇营缘由，奏明在案。见接福州电信：台北基隆地方尚被法夷占据；援闽系臣专责，亟须厚集兵力，迅赴戎机。见在江南抽调八营难资分布，臣再拟派委妥员添募数营随后开拔赴闽，扼要驻扎备调。但增一营，即多一营之饷；且招募经费、制办军装、沿途转运各局及臣行营办事文武随员日支薪资，一切需款甚巨。除江南所调八营月饷，业经会商两江督臣曾国荃仍由江南按月解济外，所有另筹添募并各项要需，无从筹措。前陛辞时，钦奉面谕，原允月给臣军饷银十万两；钦仰圣慈体恤，至周且备。跪聆之下，感悚难名。臣已经整理队伍，克日赴防；约计目前需银三十万两，乃资展布。应恳天恩敕下部臣赶先照数指拨，出自鸿慈，不胜悚惶待命

之至。至将来募军到防，每月实需饷糈若干？容臣抵闽后通盘核算，再行据实具奏。

所有添募勇营并宽筹一切经费，请旨敕部先拨实饷缘由，恭折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十年九月初九日，奉上谕：『左宗棠奏「添募勇营并宽筹行营经费请敕部先拨的饷」一折，览奏已悉。法人注意台湾，左宗棠拟添募勇营，自系为军务紧要起见。惟闽省原有兵勇本不为少，近杨昌浚及该大臣带往者又有十余营，兼令杨岳斌带八营继进，程文炳、周盛波两军中亦必有一军赴闽；目前台防紧急，兵械一切苦于无船装运，并不患陆兵之少。该大臣应遵前旨，在闽境驻扎，毋庸身临前敌，自不必亲统多营。所请添募勇营之处，俟到闽后与杨昌浚将兵数、饷数统筹全局，通盘计划，究竟闽省能筹饷若干？尚短若干？再行奏明请旨。该大臣月饷银十万两，着户部筹款拨解。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台湾军情吃紧请敕重臣由海道赴援折（光绪十年九月初八日会衔）

奏为台湾军务吃紧，请旨飞敕重臣带兵由海道赴援，以维大局；恭折仰祈圣鉴事。

前奉八月二十二日电旨：『法兵见占基隆，台北府城万紧；着派杨岳斌帮办左宗棠军务，即带湖南见招八营迅赴福建驻扎漳、泉一带，联络该处绅士、土勇设计渡台，暗结台民，速图逐法之策。此旨着分寄左宗棠、穆图善、杨昌浚等知悉』等因，钦此。巨窃思台湾为南北海道咽喉，关系甚大；倘有疏失，不但全闽震动，即沿海各省隘口不知何时解严。近接福州电信：法夷协力猛扑沪尾虽经我军抵御，而法船泊沪尾者尚八艘、泊基隆者尚五艘，志在并吞全台。我军将士露宿兼旬，伤亡实多；兵力益单守御尤形竭蹶。若不赶紧救援，诚恐遗误事机，牵动全局。臣体察情形，目前军务实以援台为急。惟台南之鹿耳门，闻有法船守口，不能驶入；各洋面亦时有敌船游奕，非偏师所敢竟渡。谕旨敕杨岳斌驻扎漳、泉，设计渡台，固属万全之策；但军情瞬息千变，杨岳斌陆路入闽，尚须时日。即使兼程赴防，亦恐缓不济急。此时而议救援之法，有不能不量为变通者。

查台湾鹿港以南之笨港、北之梧栖港，潮至水深均可泊船；由彰化、大甲司、中港、新竹等处，陆程五、六日可至沪尾。闻该处尚为法船调伺所未及，官军由此乘虚而入，当无妨碍。两江督臣曾国荃虽明知南洋防务不能松懈，然不能不先其所急；拟调派兵轮五艘，并咨商直隶督臣李鸿章于北洋抽调兵轮四、五艘，开赴上海取齐。理合请旨飞敕帮办军务臣杨岳斌统带湖南八营，由汉口附搭轮船赴沪，配载兵轮，先趋厦门暂泊；一面探明法船踪迹，雇领

台湾引港水手，由澎湖之干仔港直达鹿港停泊，将营勇分起登岸，星夜驰赴台北府城，为刘铭传策应。倘法夷慑我兵威、舍而之他，或分犯南北洋海口，杨岳斌仍可率带兵轮，跟踪追剿；臣与沿海各疆臣，亦当严饬海口防营极力堵御，毋致别启戎心。杨岳斌公忠在抱，威望素隆；咸、同间宣力长江，命将行师，成绩可考。方今而言横海伏波之选，罕有出其右者。如带兵轮渡台，必能靖海氛而纾宸廑。至所统湖南八营月需饷项，应请敕下署湖广督臣卞宝第、湖北抚臣彭祖贤、署湖南抚臣庞际云等，由该两省按月筹解，庶免掣肘之虞。臣为维持大局起见，与曾国荃面商一切，意见相同。

所有台湾军务吃紧，请旨敕重臣由海道赴援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臣曾国荃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恭报由江宁起程赴闽日期折（光绪十年九月十二日）

奏为恭报微臣由江宁起程赴闽日期，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将行抵江宁调拨勇营各缘由具奏，九月初四日奉旨：『览奏已悉。着该大臣即将各营调齐，赶紧部署起程，接续进发』等因，钦此。臣连日与两江督臣曾国荃面商海防一切紧要事宜，并部署赴闽一切应办之件，粗有头绪。因台湾军务吃紧，臣不敢稍涉迁延，致滋贻误；前调各营已饬分起开拔前进，其后起即随臣开拔。定于本月十三日，由江宁起程，取道江西河口，以趋崇安；由延平到福州一水之便；克克日即到。容将布置情形随时具奏，以纾宸廑。

所有微臣由江宁开拔赴闽日期，理合具折陈报；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派员设立粮台并分途安设转运军装各局折（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奏为臣军赴闽，派员设立粮台并分途安设转运、军装各局，以资接济，而重军需；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维行军首重筹饷，必先士饱马腾，而后能杀敌致果。臣所调江南八营，前与两江督臣曾国荃商定，仍由江南按月筹解的饷；业经奏明有案。又续调江西三营月需饷银，亦面商江西抚臣潘蔚，由江西按月拨解。惟目前海氛尚炽，一切饷项，军装未便由海道运闽；自应仍由江西湖口、河口等处以趋崇安，挨站搬运，庶无他患。除江南、江西派委江宁、江苏、江西三藩司办理后路筹饷事宜，所调各营月饷即由该藩司等派员运解外，再于九江湖口设立粮台，派委营务处三品衔浙江候补道黎福昌总办；并于江西之河口、福建之崇安设立转运分局、以资周转。其各营需用军火、器械等件，有可随地采办者，应于

臣行营设立军装局随时制备，方免临事周章；臣已拣派廉干妥员分起安设。凡局中应用经费，均饬极力节省，不准稍事虚糜。臣抵闽后，或添募营勇、或续调各军，均由见设各台、局承运饷需；庶几呼应灵通，无虞掣肘。除分别咨行外，所有派员设立粮台并分途安设转运、军装各局缘由，理合奏明立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沪尾战胜见筹规复基隆折（光绪十年九月二十六日）

奏为台北沪尾地方大战获胜，见筹规复基隆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接据台湾道刘璈禀称：『沪尾自八月十四日开仗之后，法夷屡思乘间登岸。二十二日卯刻，法船先开大炮攻我营垒；一面放小划数十只，载兵数百名蜂拥上岸。我军三面包抄，擢胜三营敌其南、淮军二营截其北，中间则有健营士勇数百人御之。鏖战至午，法兵不支，纷纷逃窜；被我军尾追迫入沙仑之草藪。法船头目望见，遽开炮轰击，迎救夷卒上船；然已伤毙百余名、沈溺数小划矣。是日自卯至未，恶战四时之久；阵斩首级十余颗，夺获枪械多件。我军弁勇，仅伤亡数十名；实属大获胜仗。探询基隆法兵不过千余人，皆汉奸及安南胁从之众。该夷于九弓坑、狮球岭、佛祖岭、牛稠山顶、二重桥山顶、大炮台后山等处扎营安炮，法提督亲自梭巡；晚间率兵回船，惟留安南各处人驻守营卡。昨有安南人逃赴提督曹克忠营内剃发投诚业加抚慰。见在官军进扎蝴蝶岭，合官绅助募之士勇数千，已不下万余人，正可进图基隆』各等因。臣维兵法莫善于用间、军谋尤贵乎乘机；法夷垂涎台湾，挟全力以思逞，其引诱中华奸民及驱安南里胁之人以助战，皆意计中事。臣前奏请飞敕杨岳斌带兵救台，原以该处为海道咽喉，不可坐视。其实客军渡海已非易易，而又有不服水土、不熟情形之患，则驾轻就熟，且有不如其乡兵之可恃者。臣于九月初六日密电刘铭传督饬该镇、道等筹借台湾富户之款，重价募生、熟番万人，以资守御；盖亦实有所见。今据该道刘璈禀称：有越民投诚及官绅助募士勇之事，臣愚以为用间、乘机，在此一举。拟请密谕抚臣刘铭传督饬所属文武将领，将法夷派守营卡之安南人民多方招纳，以分贼势；并访求台湾所属忠勇明干绅士，激以义愤，劝令倡办团练，相机杀贼。务乘此次沪尾大捷、军声方壮，分道夺取基隆，庶为得势。

所有沪尾战胜，见筹规复基隆缘由，谨缮折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前据刘铭传奏报八月二十日沪尾胜仗，业经降旨宣示，并迭谕该抚将被胁越人设法招徕，联络绅团，攻复基隆矣。折内提督「曹克忠」，自系「曹志忠」之误。着该大臣饬令刘璈随事禀承刘铭传妥为办理，共



奏肤功，不得稍存畛域之见。钦此』。

行抵闽省详察台湾情形妥筹赴援折（光绪十年十月二十九日）

奏为微臣抵闽，详察台湾见在情形，妥筹赴援；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十月十四日行抵延平，暂札齐队；业经电请总理衙门代奏在案。二十二日，接奉二十日电旨：『南北洋援台八轮，克民进发』等因，钦此；仰见朝廷垂念海隅至意。见在臣所调江南各营业已取齐，惟江西三营未到。臣于二十四日起程赴福州，二十七日晋省，与将军、督、抚臣面商进兵事宜，不敢迟回致误。

惟以臣所闻台湾近日军情，证以台湾道、府及印委各员禀报，则办理实未尽合，有不敢不陈于圣主之前者。伏查法夷犯台，兵不过四，五千，船不及二十艘；我兵之驻基隆、沪尾者数且盈万，虽水战无具，而陆战则倍之。抚臣刘铭传系老于军旅之人，何以一失基隆，遂至困守台北，日久无所设施？臣接见闽中官绅逐加询访，并据台湾道刘璈钞呈台北府知府陈星聚所奉刘铭传禀批，始知八月十三日基隆之战，官军已获胜仗。因刘铭传营务处知府李彤恩带兵驻扎沪尾，平日以提督孙开华诸军为不能战，是夕三次飞书告急，坚称『法人明日来攻沪尾，兵单将弱，万不可靠』；刘铭传为其所动，遽拔大队往援，而基隆遂不可复问。其实二十日沪尾之捷，仍系孙开华诸营之功；即无大队往援，亦未必失沪尾也。沪尾距台北府城仅三十里，如果岌岌可危，地方官有守土之责，其慎重当有过于他人者；而知府陈星聚屡次禀请进攻基隆，刘铭传竟以无此胆识、无此兵力谢之。狮球岭为台北要隘，所有法兵不过三百，曹志忠所部土勇、客军驻扎水返脚一路者不下八、九营；因刘铭传有『不许孟浪进兵』之语，即亦不敢仰攻。且闻台北各营将领及其土著之人，尚有愿告奋勇往攻基隆者；刘铭传始则为李彤恩所误，继又坐守台北不图进取，皆机宜之坐失者也。恭绎电旨，刘铭传仍应激励兵勇，收复基隆，不得懦怯株守，致敌滋扰等因；仰见圣明洞烛，不稍宽贷。臣思刘铭传之懦怯株守，或一时任用非人、运筹未协所致。李彤恩不审敌情，虚词摇惑，基隆久陷，厥惟罪魁；拟请旨将知府李彤恩即行革职，递解回籍，不准逗留台湾，以肃军政。并密敕刘铭传速督所部克日进兵规复基隆，毋任该夷久于盘踞。

又，法夷自九月初五日封禁全台海口，由南西北东至外国名普安得岛麦地方为止。查万国公法虽有战国封堵敌国海口之例，然如系不义之战，诺国例得辨问。公法所载『城池地方被战者围困，局外者不得与之贸易』；固也。若台湾仅失基隆偏隅，且夕可以收复，岂得以围困论？乃仅以法夷一纸空文，遽准堵禁；在我固多不便，而于各国商务尤有窒碍。据台湾道刘璈呈请奏咨前来，理合请旨敕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各国驻京公使据理辩论，立开台湾海

口，以保商局，而重邦交。

臣见派已革总兵杨在元密赴厦门一带确探情形，设法雇船暗渡营勇援台。一俟南洋兵轮赴闽有期，再行调兵分扎马祖澳、芭蕉山等处，以图首尾牵制，不任其肆意久据。

至一切应办事宜，臣既有闻见，尤不敢缄默不言；仍当与将军臣穆图善、督臣杨昌浚等妥商筹办，以维大局。

所有详察台湾情形，见筹进兵赴援各缘由，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奉上谕：『左宗棠奏「详察台湾情形妥筹赴援」一折，据称八月十三日基隆之战，官军已获胜仗。因刘铭传营务处知府李彤恩驻兵沪尾，以孙开华诸军为不能战，三次飞书告急，坚称沪尾兵单将弱，万不可靠；刘铭传为其所动遽拔大队往援，基隆遂不可复问李彤恩不审敌情，虚词摇惑；拟请即行革职，递解回籍，不准逗留台湾等语。前敌军情关系极重，必应确切查办，不得含糊了事。李彤恩所禀刘铭传各情，人言藉藉；果系因此贻误，厥咎甚重，非递籍所能蔽辜。前谕杨岳斌迅速赴闽援台，即着该前督于到台后详确查明，据实参奏。李彤恩着即行革职，听候查办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

派员援台并会筹一切情形折（光緒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会福州将军穆图善、闽浙总督杨昌浚衔）

奏为派员援台并会筹一切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宗棠会将抵闽日期及台湾情形驰报在案。近接各处探禀：台湾南北各口尚无战事法船之泊基隆与马祖澳者，来去无常。

臣等虑其再犯内地，已檄各营勇分扎长门、金牌、连江、东岱、梅花江各要口，严密巡防。长门、金牌为入口最要之地，见委臬司裴荫森、这员刘倬云星夜督工，就该处竖立铁桩、横以铁纆没入水中，安设机器，随时捩转起落，以便我船出入；敌船至，则起纆以阻之。臣穆图善即驻军于此，躬亲调度。其距省城三十里之林浦、魁岐及闽安右路出海之梅花江，概经垒石填塞，仅容小舟来往。以上各处，均建筑炮台、安放炮位，派兵驻守，可资捍卫而遏敌冲。此布置内地防务之实在情形也。

臣等伏念目前军务重在援台，而援台之兵难在渡海。臣宗棠前饬已革总兵杨在元驰赴厦门、澎湖侦察各情，据禀：『法夷自九月初五日封禁海口之后，兵船游弈洋面。英、美各国商船进口，无不卸帆停轮，任听稽察；而于中国附搭渡海之人，搜检尤密。见有翎顶、大帽、用印公文及书札纸面注有官衔、大人字样者，悉取而投诸水；若军装、器械，尤为该夷所深忌。外国商船亦不

敢轻易搭载，致肇衅端。从前该夷遇见中国夹板商船，尚止盘查烦扰而已；近则掠船劫物，一如海盗，商船因之裹足。臣宗棠与德国商人商议，雇船则坚以有碍公法为词。似此海道梗塞，纵有雄兵不能飞渡，焦灼万分。臣等再四筹度，拟飞咨南洋大臣迅饬援台兵轮克日放洋，故作径薄台北之势；务使法夷牵制顾畏，不暇梭巡。臣等一面檄饬前江苏题奏道王诗正统领恪靖亲军三营，陆续开赴泉州蚶江一带；先派杨在元驰往该处准备渔船多只，俟王诗正兵勇取齐，扮作渔人黑夜偷渡，由笨港、鹿港、梧栖港等处分起上岸。惟渔船须覘风色，不能迫以时日耳。其军火、器械，概由杨在元设法雇船运送；杨在元两署台湾总兵印务，情形熟悉，即饬专司台湾转运军需局务，藉资得力。王诗正统兵渡台，固当遇事禀商抚臣刘铭传、帮办臣孙开华妥慎办理；然军情瞬息千变，如有机会可乘，臣等亦准其相机行事，不必过于拘牵。

臣宗棠复派行营总理营务处江苏候补道陈鸣志克日渡台，会商台湾镇、道及地方绅士妥筹恢复基隆之策。陈鸣志军谋、吏治皆其所优，必能使各营联络一气，以壮声威。查台北至基隆路径，由水返脚、五堵、六堵以至暖暖街，过港经石梯至鸟嘴山，颇称险阻；暖暖乡团义勇据鸟嘴山，与法夷扎营之九弓坑、狮球岭对垒。见正竭力拒守，侍援甚殷。臣等拟饬王诗正、陈鸣志联络该义勇及曹志忠各营，竭力猛攻九弓坑、狮球岭，必拔其垒，步步为营，以取建瓴之势。其沪尾港口，业经孙开华、章高元各营分段驻扎，预备地雷、火箭及格林炮甚多，足资守御。至南洋各兵轮到闽，必先攻取马祖澳以通福州出海之路；然后驶赴沪尾，与贼决战。臣等俟帮办军务臣杨岳斌到日，即商定进取机宜，期无负朝廷廑念海疆至意。

所有派员带兵援台缘由，臣等迭次会商，意见相同。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

再，此折系臣宗棠主稿，合并声明。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览奏均悉。杨在元着仍遵前旨，不准留营台湾；转运事宜，即着另派妥员接办，王诗正既经檄派统营渡台，着归刘铭传节制调遣；左宗棠即咨明该抚随时察看，如不得力，即行撤回，毋稍瞻徇。钦此』。

各军克日渡台片（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会闽浙总督杨昌浚衔）

再，正封折时，钦奉电旨：『法添舰装多兵赴基隆，狡喝叵测。着左宗棠、杨昌浚饬恪靖各营及程文炳军克日渡台』等因。臣等查本月十八日据抚臣刘铭传电称：『连日法添兵、添船，基、沪共泊船十五只，小轮在外。十二日到法兵五百名，据言尚有二千不日即到』等语；臣穆图善迭据代理澎湖协副将周善初、澎湖通判郑膺杰禀称：『九月二十七日，有法船一号驶泊乌嵌海面；次日开去。十月初三、初六等日，又有法船一艘来泊，旋即开行；见船必搜，商

贾裹足。澎湖孤悬海中，兵、饷、械三项均缺；非内地筹备设法援应，危局难支』等情。据此，臣等查法船游奕海上，来往无定；究竟添兵若干？无从臆揣。至我军渡台之难，前折已详言之，实因无商船可雇；渔船小而畏风，非可限以时日，不得不加意慎重。见仍飭统领恪靖援台各军王诗正、营务处道员陈鸣志克日进发，不敢迁延。程文炳各军，尚未抵闽。吴鸿源于十月二十九日由厦门起程东渡，所部春字营改由泉州惠安县属之崇武、獭窟等处雇用渔船潜渡；中间有无阻碍，尚未据禀报前来。所需军饷、器械，臣等自当分别咨商江南、广东各省并行福建善后局遵旨竭力筹解。除转电两江督臣曾国荃、帮办军务臣杨岳斌、福建抚臣刘铭传钦遵办理外，谨附片覆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办理各海口渔团片（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会闽浙总督杨昌浚衔）

再，福建滨海各府港■〈汙义〉纷歧，渔户船只殆不可以数计。该民操罟为生，朝夕随波逐流，于风涛沙线知之最详。其中固多强悍可靠之人，而嗜利诡随、甘心款贼者亦复不少。此次法夷犯顺，船泊芭蕉山、马祖澳日需牛羊、蔬菜各项食物，多系渔户暗中运送，图索重利；愚民无知，何惮而不为。臣宗棠前在两江总督任内，因筹办海口防务，飭滨海各府、县创设渔团，着有成效；前后筹办情形，迭经奏明在案。臣等伏念用兵之道，先清内奸；制胜之谋，必断接济。闽省海氛日炽，运道未通；正宜举办渔团，以消内讷而御外海。见已拣派勤练明干之员，分赴福州、福宁、兴化、泉州四府各海口设局。会同地方官及本籍绅士办理渔团。择渔户中骁勇善水者，作为团长；勒以步伐、犒以资财、动以功名、慑以利害，但令不为贼用，其利益良多。需之时日，冀有可成。局中应用经费，仍飭各员明定章程，极力撙节，不准稍事虚糜。臣等会商意见相同，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办理渔团，亦制胜之一策。即着督飭官绅认真经理。欽此』。

遵查彭楚汉被参各节据实覆陈折（光緒十年十二月初六日会闽浙总督杨昌浚衔）

奏为遵旨确查水师提督彭楚汉被参各节，据实覆陈；仰祈圣鉴事。

八月二十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緒十年八月初七日，奉上谕：『有人奏：水师提督彭楚汉近于营务极为废弛，并有虚报兵额，克扣军粮情事。任用游击窦壮龄，声名狼籍。厦门守口轮船，彭楚汉率行调往他处，不知何意？距厦八十里之金门地方兵力颇单，请飭该提督据险扼守。厦门军火、粮食俱乏，请令该督转飭兴泉永道酌提厘金，派员迅赴广东购办军火；其漳州府属产米之区，应令该道移咨汀漳龙道开禁，以济军食。总兵吴鸿源办理民团颇资得力，近闻募勇前赴台湾，深恐接办无人，团防废置等语。福建防务见尚吃紧

，若统兵大员不能得力，其何以资战守！着左宗棠、杨昌浚查明彭楚汉如有前项情弊，即行严如训饬；务令将在防各营认真整顿，不得信任劣员，致滋贻误。金门兵力是否单薄？应否饬令该提督妥为兼顾，俾成犄角之势？军火、粮食能否按照所奏购买？吴鸿源见在已否前往台湾？该省民团是否必需吴鸿源一身经理？均着该大臣等酌度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九月初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八月十五日，奉上谕：『前有人奏：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于营务极为废弛，并有虚报兵额、克扣军粮情事；任用游击窦壮龄，声名狼藉；当令左宗棠等查明训饬。兹复有人奏：彭楚汉驻厦多年；毫无布置。前以修城为名，提关税银三万两，所费不过二千余金；其余尽入私囊。近又开设柴米商行，勒令所部向该行购买，每月将口粮扣抵。本年三月，民间谣传法人欲攻厦门，该提督借出洋为名，潜赴广东；迨知人心略定，始行回厦。游击窦壮龄，平日开场聚赌、包揽词讼，该提督听信该员募勇捏报名数：请饬查参等语。福建防务正当吃紧，若如所奏：统兵大员克扣兵饷、任用劣员贪黷营私各节亟应严参惩办，以儆效尤。着左宗棠、杨昌浚归入前奏，一并确查据实具奏，毋稍偏徇。原折均着钞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钦遵当节密委福建分缺先用知府梁玉瑜驰赴厦门，按照原奏所参各节逐一确查。兹据梁玉瑜查明禀复前来，臣等复核无异；谨详晰为皇太后、皇上陈之。

查彭楚汉于同治十三年由直隶大名镇交卸到厦，历年以来整饬军旅，地方颇称安靖；办理防务，过事整顿，历任督、抚臣甚为倚赖。自中，法肇衅，益将各营兵丁严加选汰，一时之羸兵弱卒不无怨望；风影无根之谈，未必不始于此。彭楚汉以法夷攻扰马尾、占踞基隆，强寇在途，厦门实当要冲，逐日巡行各营，督率操练。夜即住宿营房归署之日甚少。福州将军臣穆图善等节次奏报谓：『彭楚汉威望素着，办事镇静；见统新旧防勇四营及练兵民团勤加操练，分布得宜。复添设杉板船并募水勇两营，以备浅港截击』。臣等抵闽后，查察相符。原奏谓其营伍废弛，毫无布置；殆系传闻失实之辞也。彭楚汉自咸丰四年由武童投效杨岳斌营中，统带长江水师，战功最着；嗣随杨岳斌赴甘肃剿办回逆，尤有声绩。在大名镇任内统领练军，极为认真；李鸿章深加器重。迄今三十余年，家无中人之产；见统水、陆各军，并未领取统费。其廉洁自好如此。待士严而有恩，虚捏兵额、克扣勇粮，向来无此陋习。原奏谓其开设柴米商行，勒令所部购买，每月将口粮扣抵；不特查无其事，抑且与彭楚汉素履悬殊。原奏又称彭楚汉以修城为名，提关税银三万两，所费不过二千余金，其余尽入私囊；访诸舆论，从前并无修城提用关税银三万两之事。惟彭楚汉近以军务吃紧，于白石地方建造炮台一座；或即因此辗转误传，亦未可知。至谓其本年三月民间谣传法人欲攻厦门，该提督借出洋为名，潜赴广东，迨人心略定

，始行回厦等语；查彭楚汉于三月闻警之时，深虑船单势孤，急将守口轮船调回港内，以备战守，一面督饬兵勇昼夜巡防，其时例应巡洋，因厦防吃重，未便远离，民心赖以镇定，实无出洋潜赴广东情事。众目昭彰，共见共闻。彭楚汉秉志忠亮，当不至临难存苟免之心；况且有八旬老母迎养在署，岂忍弃而之他。以统兵大员身肩重任，强敌压境，尤非一避所能了事；此可以不辨自明也。至听信游击窦壮龄募勇捏报名数并窦壮龄平日开场聚赌、包揽词讼一节，查窦壮龄系兴泉永道孙钦昂与彭楚汉会札饬募壮字劲勇四百五十名，分驻厦门城西围子内、靖山头堆、厘金局、海关、后路头、武昭殿、火神庙、兴泉永道署、厦防厅等处，彭楚汉号令严明，平日点验兵勇，最为核实，谅不至任其捏报；而以四百五十名勇驻扎至五十余处，果其虚捏太多，何能分布？臣等于委员查覆后，复密饬兴泉永道就近点验，实无虚额捏报情弊，亦无开场聚赌、包揽词讼等事。此臣等派员查明原参各节，并证以平日见闻之实在情形也。窃维时事多艰，将才难得；任事之臣，宜加护惜。彭楚汉忠勇廉明，驻守厦门，隐然为闽省之镇。朝廷方资倚畀，必不以人言为转移；原奏所参各节，既查明实无其事；应请毋庸置议。至彭楚汉所部各军，臣等仍当函商令其加劲训练，精益求精，以仰副圣主廑念闽疆之至意。其窦壮龄居官若何？容再随时查察办理。

除金、厦防务暨吴鸿源渡台各节，由臣等另折奏报外，所有遵旨确查彭楚汉被参各节据实覆奏缘由，谨合词恭折，由驿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折系臣宗棠主稿，合并声明。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试办台糖遗利以浚饷源折（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会闽浙总督杨昌浚、已革巡抚张兆栋衔）

奏为试办台糖遗利，以浚饷源；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维赋税有常、度支无限，则开源、节流之说，不可以不讲也。开利之源，自以因民所利而利之为善。盖源开而流弊自少；故与民争利，不若教民兴利之为得也。十闽山多田少，素称硗瘠，民食多取给于外洋。而滨海各处，颇有淤壤，土少沙多，隆冬下霜；物其土宜，惟甘蔗尤茂。故海滨之农种蔗熬糖者，十居七、八。昔年中国自为贸易，衣食粗足。外洋通商以来，岁购红、白糖数十万石，民当增富；讵农日加勤，其贫犹昔。考厥缘由，证诸西艺，盖中国贫农制器不精、熬煎失法，不能与外夷比；而朴拙同安，虽无利犹觉无害。今外夷互市，彼精我粗、彼巧我拙虽购华糖并非自食；香港等处已广设机厂，提红糖变为白糖，以其半载回彼国、半仍卖还华商，皆获重利。中国贫农之辛苦，不能自享；其膏腴岁产徒饶利权外属，无如之何。臣宗棠等抵闽之后，见边

防紧急，营勇日增、库司告竭，邻协维艰；不得已商借洋款，暂顾目前。然款多息巨，筹填匪易。适有条陈糖利者，据称洋人煮糖之法，精于中国；出糖之数，加多一、二倍。由红提白之法，中国亦可自行；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他口不计，仅举省垣贸易考之，年售仙游白糖七万余石、福州红糖三万余石；土人作糖每蔗十三石得糖一石，大约有蔗一百七十余万石。若用西法制之，可得糖三十余万石，较民间制造可多二十余万石；每石作价银四两，可长银八十余万两。除去机厂、人工及一切杂用，应可长银四、五十万两。此项长银，或提补借息、或再倡别利，为益滋大，实属有利无害。臣等复核所呈，不为未见；证诸舆论，亦皆翕然。但事属刍办，不敢不慎。拟于借款内提银数万两，先派熟知糖务之员亲赴美国产糖之区参观做法、购小厂机器，兼雇洋工数名来华试制。俟考定得糖实数，另议章程；或购蔗制糖、或代民熬煮。民利仍还之民，官止收其多出之数；着有成效，即行扩充。不惟内地各口可以一律照办，台湾产蔗尤多，军务一平，即须加意仿办。果如西书所载，利益与盐相埒。惟以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如官倡其利，民必羨之。有的实之户、不搭洋股者，呈资入股，应准承课充商；官本既还，止收岁课，不必派员管厂。一切章程，届时再议。应否如斯，未敢擅便。谨合词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敕部议覆施行。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该部议奏。钦此』。

——以上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十三

会阅海口炮台严闽备防并待船援台折（光绪十一年正月初四日会福州将军穆图善、闽浙总督杨昌浚衔）

奏为会阅海口炮台，严备闽防，并待船援台；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台湾近日布置情形及臣宗棠拟亲赴台湾督战无船可渡各节，已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会折，由驿驰陈。拜折后，连接探报；法兵船七艘泊马祖澳，掳引港人讯问：福州各港何处有水雷？有无兵船？声言往截南洋五船后，二十七、八日再来闽港等语；业于二十六日电请总署代奏。臣维狡虏声东击西是其惯计，然亦不可不防。臣宗棠、臣昌浚即往长门要隘，会商臣穆图善妥筹一切。将海水道标识立即撤去，并督飭水雷教习将各雷火药装齐，沿港遍布；一面通知各国领事，即日封港。长门、金牌各炮台，本闽港第一关键。当由臣穆图善将马江起出建胜船之十八墩大炮，迅催安妥；又将原设各炮次第修备，督同各将弁昼夜巡守。敌船如敢来犯，立予轰击。其第二重门户则闽安之南北岸、亦关紧要。原设各炮台被敌轰毁之后，正在修整；原设各炮亦尚有数门，可以开放。臣宗棠、臣昌浚于十二月二十六、七等日先后出省，由南台、林浦、马江、闽安南北岸遍加巡视。二十八日，同到长门、金牌，各营将士均站队试枪

，军容甚肃；各炮台可放之炮，亦皆燃放数过。如狡寇果来，势难插翅飞过。惟基隆一日不克，台围一日不解；目击时艰，无船飞渡，徒深焦灼。南洋五船，原奉谕旨，归杨岳斌节制调遣；惟被围于浙江温州、石浦里港，未知何日方能到闽。倘与法船决战，得托福庇乘胜冲出抵闽，自当会商杨岳斌、程文炳设法援台，以纾宵旰；断不敢因循迟误，再蹈从前覆辙。

所有臣等查阅海口炮台各缘由，谨合词恭折驰陈；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

再，此折系臣宗棠主稿，合并声明。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援台各营分渡情形片（光绪十一年正月初四日会福州将军穆图善、闽浙总督杨昌浚衔）

再，臣等钦奉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电旨：『左宗棠等电称法七船泊马祖澳，二十三日开往北行等语；法船飘忽无常，或截援船、或犯闽港，均未可知。着左宗棠等督饬各军严防闽口。仍催援兵渡台，使彼多所顾忌。南洋五船，据电至南田；见泊何处？曾国荃与左宗棠等电商，务期稳慎进取，牵制敌势。钦此』。具见圣慈悬念台防，极为周至；敢不审慎图维。

旋接曾国荃十二月二十八日电开：『探得法船六艘，均由六七山开向南行，孤拔在内；将截南洋各船于石浦』。又有『欲将续到台湾数轮调齐，诱使吴安康出港，会合夹击；并带有鱼雷艇。已飞电镇海传知吴安康』等语。是法船专注五船，意在拦截南洋赴闽援师；便可任其所之，无所阻遏。吴安康得曾国荃电信，计必稳慎自守，不为所诱。惟顷据吴安康电报：『五船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由石浦赴闽，遇法船九艘，随令五船布阵。忽风雨、大雾，目不相见，时许始霁，法船与澄庆、馭远二船，均不知去向；其南琛、南济、南瑞三船，已泊入宁波口。见正电饬确探澄、馭两船下落』。又据上海机器局委员潘露禀称：『遵札试造火龙、水雷，见在露夜赶造；将来如果合用，则较鱼雷价廉工省，实为海防之一助』。至援台之师，前派已革道员王诗正等统带各营，分起渡台；自头、二起到澎湖之后，久无抵台确信。正悬盼间，十二月二十九日接水师提臣彭楚汉及绅士道员叶文澜来电云：『平安轮船，二十七日由台回厦，载去台湾道刘璈所募岳勇七百余名，已至台南山后之卑南起岸；旋转至澎湖，将头次运送到澎之岳勇七百余名，亦载往卑南起岸回厦。王诗正、陈鸣志已抵台南。所有业已到澎之恪靖良营，已于十二月二十日雇民船渡笨港；恪靖刚营头队暨恪靖副中营，亦拟二十二、三等日渡偏港。其第三起到厦待渡之刚营尾队二百余名及县丞朱佩馨所带之督标亲军营，原拟仍令平安轮船载往卑南起岸。而英领事因该船借用英国旗号，见时应守公法，不能前去；嗣再四与商



，该船托称前赴香港，而潜载刚营尾队及督标亲军赴卑南。无如近日法船梭巡更密，是否能渡？尚未可必』。是援台之师设法分渡，已属不遗余力。王诗正等一俟所部到齐，必当稟商抚臣刘铭传、帮办臣孙开华赴基隆助剿。

顷又奉到正月初二日电旨：『法人添兵日众，我军亟应速渡助剿。着左宗棠等催令杨岳斌、程文炳两军设法潜渡，以厚兵力』等因。钦此。查杨岳斌业已进驻泉州，程文炳亦克日开拔前进；该两军迭奉谕旨严催渡台，但有一线可乘之机，断不敢因循坐视。上烦宸廑。

除将迭次电旨恭录咨行并转电飞催外，谨将近日探报及援台各营分渡情形，附片陈明；伏祈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请旨敕议拓增船炮大厂以图久远折（光绪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会衔）

奏为请旨敕议拓增船炮大厂以图久远；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惟海防以船炮为先，船炮以自制为便；此一定不易之理也。臣于同治五年奏设船政于福建，仿造外国兵船；甫蒙俞允即拜西征之命。一切制造，经历任船政大臣斟酌办理，不敢耗费财力；所制各船，多仿半兵、半商旧式。近年虽造铁肋快船，较旧式为稍利；然仿之外洋铁甲，仍觉强弱悬殊。船中枪炮，概系购配外洋兵船所用，又有多寡利钝之分；所以夷衅一开，皆谓水战不足恃也。夫中国之地东南滨海，外有台、澎、金、厦、琼州、定海、崇明各岛屿之散布，内有长江、津、沪、闽、粤各港口之洪通；敌船一来，处处皆为危地。战固为难，守亦非易。敌人纵横海上不加痛创，则彼逸我劳、彼省我费，难与持久。欲加痛创，则船炮不逮。况见今守口之炮率购自外洋，子弹、火药形式杂出；各炮、各弹南北洋虽能酌补，而炮身、枪管久必损缺。各国既守公法，一概停卖；将来由杂而少、由少而无，诚有不堪设想者。臣去冬布置闽海防务，亲历长门、金牌察看炮台，饬将马江被敌击沈之炮起出安配，粗足自固。然炮位少而海口多，陆师仍不能省；兵多饷巨，司库难支，不得已而有商借洋款之举。夫借款必还，且耗巨息；幸而军务顺手，尚不失为权宜。倘夷焰日张、海防日棘，而徒剜肉医疮、勉强支拄，何以割强寇而靖海疆！臣愚以为攘夷之策，断宜先战后和；修战之备，不可因陋就简。彼挟所长以凌我，我必谋所以制之。因于船政局旧班出洋学生内询考制炮大略，据称『泰西炮厂不一，当以法华士厂、克虏伯厂、安蒙士唐厂、好雨莺厂四处为最。法、克两厂炮身炮筒缴箍皆炼成全钢，安蒙士唐厂筒用精钢、身用熟铁，好雨莺厂炮筒箍用精钢、身用铸铁，皆擅专长。然半钢、半铁制费虽减，终有用久裂缝之虞；不如纯用全钢，价虽贵而无弊。参观比较，仍以德国克虏伯、英国法华士作法为妙。故中外各国，用该两厂之炮为最多。中国欲兴炮政，必于此两厂择一取法，雇

其上等工匠，订购制炮机器，就船政造船旧厂开拓加增，克日兴工铸造；虽经始之费需银五、六十万两，而从此不向外洋买炮，即以买炮经费津贴炮厂，当亦有赢无绌。惟制炮之铁，与常用铁器炼法不同，必须另开大矿，添机冶炼，始免向外洋购铁。查福州穆源矿苗极佳，闽中官民屡议开采，以销路不旺而止。若用以制炮，取之甚便。如能筹得二、三百万金，矿、炮并举，不惟炮可自制，推之铁甲兵船与夫火车铁路一切大政，皆可次第举办；较向外洋购买，终岁以银易铁，得失显然。泰西各强国于此等工程，断不贪购买之便而自省烦劳，良有以也。各等语，稟由船政局提调道员周懋琦转稟前来。臣查西洋各国，二十年前尚无铁舰，所有兵船与中国船政局见制相埒；即炮位药弹，亦多前膛笨重之物。论其昔年兵力、物力，本非能与我为难。孰料该夷逐渐讲求，日新月异，兵船铁甲厚至一尺有余，更以一、二尺厚之阴丁鲁泊如象皮胶者贴衬其里，以故刚柔摩荡，坚韧异常。其后膛巨炮，全重能力，突过从前；北洋制造局所译克虏伯炮准心法及兵船海岸炮位炮架图说，言之甚详。申报所载英国新造巨炮可受药弹一千余磅之重、能洞穿五尺余厚之铁甲，闻者莫不咋舌；而自泰西各国视之，亦寻常工作耳。该夷务修战具，不惜财力至于如此。此次法夷犯顺，游弋重洋，不过恃其船坚炮利。而我以船炮悬殊之故，匪独不能海上交绥，即台湾数百里水程亦苦难于渡涉。及时开厂制办，补牢顾犬已觉其迟；若更畏难惜费、不思振作，何以谋自强而息外患耶！穆源铁矿，臣接见闽省官绅，均谓便于开采；似应委员试办，并拓马江船厂，兴工铸炮。臣又闻江南徐州铁矿矿苗之旺甲五大洲，若能筹款开办，即于吴、楚交界之处择要设立船政炮厂，专造铁甲兵船、后膛巨炮，实国家武备第一要义。臣老矣！无深谋至计，可分圣主忧劳；目睹时艰，不胜愧愤。惟念开铁矿、制船炮各节事虽重大，实系刻不容缓。理合请旨敕下内外臣工，迅速妥议具奏。伏乞宸衷独断，期于必行；天下幸甚！至目前福建军务，断不敢因船、炮未利，托词延误。

除分别咨商外，谨会同福州将军臣穆图善、闽浙总督臣杨昌浚恭折陈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留中。钦此』。

援台各营抵防苦战两日获胜因援断退师扼扎六堵折（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会福州将军穆图善、闽浙总督杨昌浚衔）

奏为援台恪靖各营甫经抵防，苦战两日获胜；因援断退师，见在扼扎六堵整备进取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已革道员王诗正、道员陈鸣志统率援台各军，分起由笨港偏港、布袋嘴等处登岸；业经臣等于正月初四日奏报在案。

嗣据王诗正等稟称：『所部各营登岸后，飭令拔赴彰化取齐；连接前敌探

报：法寇陆续添兵已至四、五千人，势甚猖獗等语。适有西征旧部楚湘壮勇，自愿报效临敌；当此海口已封、渡勇最难之际，未便概置不收。遂挑精壮合之随带哨队，足成一营；委西征立功记名提督谭慎典管带。又台地语言难通、路径歧杂，向导、间谍，非土勇不为功；请添募土勇千人，以厚兵力，而速戎机。腊底抵彰化齐队后，即驰赴前敌』等情；比经批准照办去后。旋奉二月初七日电旨：『李鸿章电奏：「厦门叶文澜初四日来电：暖暖村接仗，我营被法占据，退扎六、七里；两军伤亡甚多」等语。着左宗棠等将详细情形查奏』等因，钦此。臣等因未接台北文报，仅于二月十五日将台湾道刘璈所禀探得台北各军战状，电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奏在案。顷接抚臣刘铭传正月三十日咨开：转据王诗正禀称：『正月十八日，奉调率所部进扎五堵；十九日卯刻，连接总兵曹志忠、道员林朝栋飞报：法逆近又载到黑鬼数千，由八斗登岸，猛扑月眉山、深岙坑等处卡隘营垒；各营兵单力薄，不能调拨，势颇不支等语。革道一面飭调提督申道发、贺兴隆拔队速进，一面飞派威营刘见荣、良营易玉林于辰刻带六成行队前往相机援应。酉刻复得暖暖街坐探委员李秉钧报称：我军未刻进抵暖暖街，则月眉山卡隘营垒先被法逆占据。并言大杠峰势甚高耸，此地既失，则法逆得势；不特大水窟站脚不住，恐暖暖街亦不堪问等情。是夜威营、良营整队进逼暖暖街前面五、六里许之厂枰，以防法寇夜袭。革道于二十日五鼓，加派刚营继进，自率亲兵队驰赴调度。是日法寇麇集月眉山，又分队攻大水窟之栋字营，势殊岌岌；当飭威营先赴河之北岸，攻月眉山左路；飭良营继渡，攻月眉山右路；而令刚营偃旗息鼓，绕月眉山之后。该逆向威营直前轰击，提督刘见荣、易玉林令各勇皆依山蛇伏，一枪不放；待其既近，始连环卧攻，伤毙法夷颇多，抵死不退。及刚营从山后转出，四面围击，复鏖战甚久，该逆乃渐溃败，遂将月眉山头层要隘营垒夺回。其大水窟一面，亦因贼势萃聚，大杠峰得以站住；革道即飭威、良、刚三营驻扎所夺营内，并调副中营近驻山脚，以成犄角。此二十日威、良、刚三营获胜，夺回营垒之实在情形也。革道是夜飞调中营队伍，并约曹志忠于二十一日黎明出队，分路进攻。是日法逆亦约齐基隆水陆所有之贼，分七、八路遍布山谷；兵既倍我，火器充足，并于四山峰顶连轰开花巨炮，我军屹不为动。良营前哨百长胡少亭，刚营前哨百长罗国旺、威营右哨百长李长青、副中营左哨百长龙春芳齐告奋勇，直抢大杠峰顶贼垒；已偪卡门，贼俱披靡。胡少亭、罗国旺举旗先登，皆中炮殒命；李长青、罗春芳抢获忠骸，各受重伤。刚营提督申道发扼隘死抵，足受枪子重伤，始将全队收还；而威营，良营、副中营仍复分路上山，横击贼腰。革道督率中营会同曹志忠绕入山里，以击贼伏。战势方酣，另股贼突由大水窟抄出暖暖街右、一由鸟嘴峰抄出暖暖街左，断我军后路，各隘土勇皆已溃散；贼众悉萃

月眉山，愈战愈多，我军面面受敌。战至酉刻，应援已断、枪子罄尽，势难再守；乃与曹志忠合队下山，冲出重围，收回五堵。此二十一日子尽、援断，难以复驻之实在情形也。见拟即日进扎六堵河西，添配军火、填补伤亡，调齐后路土勇，仍当赶为收复。此次各营初到，正值法寇新添；鏖战两日夜，毙贼数百名。我军伤亡亦数十人，除查明另报外，其阵亡之升用提督两江遇缺尽先题奏总兵奇穆钦巴图胡少亭、花翎都司衔补用守备罗国旺，尤堪悯惜』等情，稟经抚臣刘铭传咨会前来。又接台北府知府陈星聚、基隆通判梁纯夫、淡水县知县刘勋正月二十八日会禀内称：『法寇不知于正月何日新更提督，到基隆尽反前提督孤拔所为，一味笼络百姓、收拾人心，基隆、社寮，八斗、煤碇等处逃剩莠民，均插白旗从逆；且有其通线带路者。本月十八日，法酋带兵千余，以奸民前导，由大基隆山之竹篙岭小路抄到深岙坑戏台地方；该处无险可守，随即退后』等情。禀中所陈二十及二十一日战事，与抚臣刘铭传来咨略同；尾开『暖暖村离郡不及五十回、离沪尾亦止六十余里，山后均有小路可通。沪尾一口，为敌人所必争；该处守御虽严，兵力究嫌单薄。倘法寇复以奸民前导，潜从小路抄袭，再以兵轮大炮夹攻，使我五、六堵之兵不能回救，则沪尾危矣』！并称『林朝栋与王诗正之兵，最为奋勇。惟所用皆前膛旧枪，又无车轮炸炮；此间御敌，非后膛枪不济。请筹拨二、三千杆，设法解台，以应急需』等情。又接道员陈鸣志二月初一日禀称：『所募新勇两营，正月三十日到防，即饬前营进扎马陵坑、后营扼扎各要隘；职道暂驻五堵，督率各营添设炮台，步步为营。惟法夷占一高山即安一大炮，无论崎岖山径，出队总以开花炮当先；并有九节炮分拆肩行，到处随可施放。我军不独无开花炮，即后膛枪亦甚寥寥；所以难于取胜』等语。除阵亡弁勇应由抚臣刘铭传查明具奏请恤外，臣等查王诗正各营战事尚未禀报到营，既经刘铭传钞禀咨会前来，证以刘璈、陈鸣志、陈星聚等禀词，自系属实。外夷火器之利，本非中国所及；所谓九节炮者，更属愈出愈新。敌势之张，概可想见。见在抚臣刘铭传亲驻六堵，仍饬各营简练军实，以图再举。帮办臣杨岳斌来函：『正月二十一日抵卑南登岸，二月初三日抵台湾府城；俟所部渡台前进』。其需用军火、器械，臣等仍当设法筹解，俾济要需。

所有援台各营甫经抵防，苦战两日获胜，因援断退师各缘由，谨具折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折系臣宗棠主稿，合并声明。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密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折（光绪十一年三月初四日）

奏为要盟宜慎，防兵难撤；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本年二月二十三日，奉电旨：『法人见来请和，于「津约」外，别无要求；业经允其所请。约定越南宣光以东，三月初一日停战，十一日华兵拔队撤回，二十一日齐抵广西边界；宣光以西，三月十一日停战，二十一日华兵拔队撤回，四月二十二日齐抵云南边界；台湾，定于三月初一日停战，法国即开各处封口。已由李鸿章分咨沿海、云、粤各督、抚如约遵行矣。惟条款未定之前，仍恐彼族狡诈背盟，伺隙卒发，不可不严加防范。着传谕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并云南、广西督、抚及各路统兵大臣督饬防军随时加意探察，严密戒备，毋稍疏懈。是为至要』等因，钦此。仰见庙谟宏远、怀柔休息之至意，钦佩莫名。然臣愚以为用兵之道，宜防尔诈我虞；驭夷之方，贵在有备无患。今日之事，实有宜慎之于先、防之于后者。谨先将管见所及，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

法夷犯顺以来，屡以忽战忽和，误我大局。上年四月十三日之约，口血未干，即来挑衅。甚且逞其无赖，以为观音桥之战，自我先开；福祿诺之据，系我捏造。要求恫喝，无所不为。朝廷方遣使议和，而彼已一面踞我基隆、一面驶入马尾；乘瑕蹈隙，驯至溃坏而难于收拾。此次复请议和，意似悔祸；然何以宣光既有「退兵」之语，而台湾止有「停战」之文？言停战，则基隆一隅果否交还？尚似未定；言退兵，则北圻全境拱手而去，不问可知。臣远隔海滨，固不敢妄测当局羁縻之苦心、转圜之至计；而前车宜鉴，大局攸关。「律约」五条，已置越南于度外；占据之基隆与新失之澎湖，岂可再涉含糊耶！自去秋至今，沿海、沿边各省惨淡经营，稍为周密；今忽隐忍出此，日后办理洋务，必有承其敝者。如果基、澎不遽退还，则当道豺狼，必将乘机起噬；全台南北不独守无可守，抑且防不胜防。此要地之不得不争，所宜慎之于先者也。

法人利在缓战，而不在言和；其忽然请和者，大抵越南夏令将交，瘟疫流行，军无斗志。尼格里丧师于外、斐礼避位于内，新旧更替，议论纷歧；增饷征兵，动需时日。且三月新茶瞬将上市，英、俄二国向以茶务为大宗，各国茶商不能任其挠乱。有此数端，故阳饬我以请和之名，阴实便其一举两得之计。我若概从所请，则失地未还、防兵先撤，万一该夷狡焉思逞，而事机已失，言战则要害已为所乘、言和则口舌未能有济，悔无及矣！况上海法租界换竖俄旗，旦夕窥我，举动既多不便；倘因别端肇衅，俄人复藉此生端，则辩论愈难。言战、言和，悉听彼族挟持，而不能自主矣。臣窃谓沿海重兵，不可因目前请和，遽议裁撤。盖曾经战阵之兵，缓急可恃。即和约已定，而糜三数月饷项，可以防叵测而备折冲；较之临事周章，当有间矣。此边军之不可遽撤，所宜防之于后者也。

臣衰年承乏，无补时艰；区区愚忱不敢不尽。臣奉电旨后，即将基隆是否

交还一节，电询总署；数日未奉电复，合并陈明。所有要盟宜慎、防兵难撤缘由，谨密疏由驿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留中钦此』。

各营旗台局月支饷银开具清折咨部立案折（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奏为臣部各营旗台局月支饷银数目，谨先开具清折咨部立案，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十年七月十八日，钦奉恩命督师入闽，陆续抽调江南、江西各营、添募援台亲军土勇以及设立粮台、转运、军装各局迭经奏报有案。谨按户部奏定章程：各省军营开支饷项，必先奏明立案，方准造册报销等语。仰托皇威遐邇，法夷就款；微臣所部分营旗台、局月支饷项经费，自应将大致数目先行造具简明清折，咨部存案备查。惟招募经费、转运脚价、采制军装、军火以及川资、犒赏、养伤各项杂款，支无定数，有不能豫行开报者；应俟汇总造册时，由臣核实，查照陕甘报销成案，开单请销。约计臣部各营旗台、局每且应支银五万余两，将来各项杂款仍俟汇总具报。窃念上年七月陛辞时，面奉皇太后懿旨：月准给臣军饷银十万两，仰荷圣慈体恤周至。凡我将士，感戴同深。值兹饷项奇绌，臣下尤应如何极力撙节，以济时艰；经臣督饬台、局各员概从节省，尚与十万之数有减无增。此后和议一成，如有可撤、可减之项，更应酌量裁并，以纾饷力，而慰宸怀。

除造具清折咨部立案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户部知道，钦此』。

恳恩交卸差使回京复命并恳先行开缺回籍调理折（光绪十一年五月初六日）

奏为中法和议已定，微臣衰病日剧。吁恳天恩，俯准交卸差使，回京复命；并恳恩先行开缺，俾得回籍调理。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钦承恩命督办福建军务，上年十月杪率师行抵福州，与帮办军务福州将军臣穆图善、闽浙总督臣杨昌浚筹度进止机宜。维时台湾望援甚切，而法船游弋洋面、封禁海口，我兵无船不能飞渡，欲雇渔船，则有海风覆溺之患；商诸邻国，则以公法窒碍为辞。臣等苦心焦思、寝食不安者久矣。旋饬员设法觅雇轮船，载王诗正所统各营直趋澎湖，冒险偷渡；该军甫经到防，遽接恶战。敌人炮火固精，又得地势；故王诗正各军夺回月眉山要隘，仍以子尽援绝，退扎五堵。至于澎湖一岛孤悬海中，本系绝地。法人不得逞于沪尾，乃移巨舰装多兵，猛扑鸟嵌；我兵发炮连中敌船，以弹力过轻，不能轰破。凡夫船炮不利办理棘手之故，臣固早虑及之矣。福州地面滨海，风寒潮湿最易中人。臣自抵

闽以来，身体羸瘦，饮食锐减；手腕颤摇，难于握笔。每批阅文牒，万分吃力；为时稍久，便觉心神彷彿、头晕眼花。又以毒湿熏蒸，遍身触发，痛痒交作，咯血时发。终日坐起时少、睡卧时多；偶一行动，遂形气喘、腰疼，实有困惫不堪之象。医者云：『心血过亏，水土不服；风邪入里，病根已深。必须息心瞻养、静摄调理，方冀稍痊』。臣自维行年七十有四，受恩深重；如果军事孔棘，原不敢遽望生还。惟见在中法议和，夷务稍可歇手。福州各海口驻兵设防，尚属周密；台湾虽经停战并未撤兵，即小有震动，穆图善、杨昌浚、杨岳斌、刘铭传、孙开华诸臣必能相机商办，不至僨事。臣衰病之躯，加以水土不服；重负未释，恐貽陨越之羞。惟有仰恳天恩，俯准交卸督办军务差使，回京复命；并恳恩先行开缺，俾得回藉调理。倘蒙俞允，臣俟奉到谕旨，即将所部各营勇拨归督臣杨昌浚节制，听其斟酌撤留。所有钦差大臣关防，或移交、或由臣委员赍缴，恭候圣裁。

所有微臣衰病日剧，请交卸差使，回京复命，并恳恩先行开缺，回籍调理缘由，除电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奏外，谨缮折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览奏殊深廑系。着赏假一月，安心调理；毋庸开缺。钦此』。

请敕总署速商法使交还基澎法兵悉数退出其兵船不得停泊各海口片（光绪十一年五月初六日）

再，正拜折间。接镇海、天津、上海各处电报：逆酋已于四月二十九日在澎湖病死；业经会同督臣杨昌浚电奏。惟查平安轮被掳之干军弁勇，昨奉电旨：「敕李鸿章派员赴澎湖会商法兵官，约定日期妥为收回」等因；见在孤拔既死，自应另与法官商办，俾得早日收回。应请旨敕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李鸿章与法使巴德诺脱速商交还基、澎，法兵悉数退出；其兵船亦应即日驶去，不得停泊各海口。迅出斯民于水火，地方幸甚、人民幸甚。是否有当？谨附片陈明，伏祈圣鉴训示。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再恳交卸差使展假回籍折（光绪十一年六月十七日）

奏为恭谢天恩，并恳俯鉴下情，准予交卸差使，展假回籍；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因衰病日剧，陈请开缺回籍调理；昨于六月十五日递回原折后开：军机大臣奉旨：『览奏殊深廑系。着赏假一月，安心调理；毋庸开缺。钦此』。跪读之下，感激涕零。伏念微臣衰朽残年，谬膺重寄；成功未奏，方切疚心。乃乃以多病之躯，上烦宸廑，仰荷圣恩优渥，赏予假期；敢不恪遵谕旨

，就地医治。况海氛甫靖，善后宜筹；倘能勉强支持，何敢再三渎请。奈六月初九夜陡患痰涌、气喘诸症，手足痲痺、神志昏迷；赶紧进药，逾时始苏。嗣后反复靡常，病势较前加剧。据医者云：『实因心血过亏，风邪入里，兼以水土不服所致；万难克日就痊』。微臣自顾藐躬，有负重任；耄老既觉其无为，异地终难于调摄。惟有吁恳天恩，宽予假期，俾得回籍调理；倘获病体渐愈，断不敢稍耽安逸，自外生成。至若钦差大臣关防及随带恪靖各营应如何交卸之处？未敢擅便；伏候谕旨遵行。

除将海防应办事宜暨福建布置情形另折驰陈外，所有恭谢天恩，并恳俯准交卸差使，展假回籍缘由，谨再专差赍折上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一年七月初四日，内阁奉上谕：『前据左宗棠奏，因病吁请开缺回籍，当经赏假一月，俾资调理。兹据奏称：病难速痊，恳请交卸差使，展假回籍等语；览奏病情，殊深廑念，自应俯如所请。左宗棠着准其交卸差使，不必拘定假期，回籍安心调理。该大学士夙着勋勤，于吏治戎机久深阅历；如有所见，仍着随时奏闻，用备采择。一俟病体稍痊，即行来京供职，钦此』。

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十一年七月初四日，奉上谕：『左宗棠奏「请交卸差使展假回籍」一折，本日已有旨准其交卸差使，回籍调理矣。所有钦差大臣关防，即着交杨昌浚派委委员赍京呈缴。至该大臣所统恪靖各营见在应留、应撤着左宗棠、杨昌浚体察情形、悉心会商，奏明办理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交卸差使折（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奏为遵旨交卸差使，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准兵部火票递到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十一年七月初四日，奉上谕：『左宗棠奏「请交卸差使展假回籍」一折，本日已有旨准其交御差使，回籍调理矣。所有钦差大臣关防，即着交杨昌浚派委委员赍京呈缴。至该大臣所统恪靖各营见在应留、应撤，着左宗棠、杨昌浚体察情形、悉心会商，奏明办理。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自和议大定、海口弛封以来，臣即札行各营及后路各台局截算饷项，听候裁并；见在援台各营因无船只尚未内渡，各营、各台局截算饷项，尚需时日，亦未申覆前来。除将随营办事文武各员弁及差官大旗薪水、口粮截清散发、酌给川资，一律裁撤外，所有各营、局已会商督臣杨昌浚，由其酌量撤留，以节饷糈。两江应解恪靖八营饷项，已咨请将九月以前之饷提前解闽，以便办理遣撤事宜；均分别咨行在案。兹于七月二十六日，将原领咸字八十号钦差大臣关防一颗标封及行营一切文卷、勇册委员赍送杨昌浚收存，并留经理支应委员清理饷项；此后收发



银钱重件；随时稟请杨昌浚核示。各营、局裁撤事竣，由该台、局经手人员将收支总数详请杨昌浚核明会衔奏销，不得迟误。臣移交清楚后，择日起程回湘；一俟到籍，再行奏报。此后遇有奏咨事件，即随处借用地方官印信，俾免延误。

所有微臣遵旨交卸差使缘由，恭折具陈，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裁撤沿海渔团片（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会衔）

再，臣前因海防吃紧，与福州将军臣穆图善、闽浙总督臣杨昌浚会商，于福建沿海之福州、福宁、兴化、泉州四府创办渔团；业经附片陈明在案。窃查渔团之设，原为断接济、清内奸起见；虽委员办理已有规模，见在和局既定，敌船早经退尽，善后应办之事，极为繁重；自应移缓就急，以节饷需。臣等与通省司道暨地方官绅再四筹商，就地既无经费可筹、官办又势难持久，已于六月底一律裁撤。谨会同将军臣穆图善、总督臣杨昌浚附片陈明，伏祈圣鉴。谨奏。

闽省军务肃清所有出力文武员弁恳准择尤保奖折（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会福州将军穆图善、闽浙总督杨昌浚衔）

奏为闽省军务肃清，所有沿海防营炮台及后路各台、局出力文武员弁，吁恳天恩俯准择尤保奖，以昭激劝；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自法夷构祸肆扰闽疆，臣等先后奉命办理军务。维时筹划战守，设立粮台、转运、军装及创办渔团并行营文案、支应各事宜，在在需人；均经遴委妥员，分别办理。伏念臣等谬膺重寄，上年台防吃紧，抚臣刘铭传困守台北饷绌兵单，适值海口既封、洋面梗塞，而筹济饷项、军火不遗余力；复经臣宗棠檄委已革道员王诗正统率各军，不避艰险东渡赴援。虽基隆未复，澎湖旋失，咎无可辞；各营将士之劳苦，视往年军务实有过之。臣等所部各营自到防以来，分布滨海要口扼扎，严守炮台；经营务各员，督率将领整饬营规，宽猛兼施，三军感奋。当法人狃狁之际，寇船时来闽日游弋，狼奔豕突，昼夜戒严；皆成防守不懈，尚无贻误。此间库款支绌，臣等行营饷需，全赖各省关源源接济，方敷支放；各台、局按月筹解、络绎转输，诸军得以士饱马腾者，未始非各员之力也。至渔团之设，原为断接济、清内奸起见；臣等委员分途设局，并会同本籍绅士妥为办理。沿海数千里澳纷歧、渔船繁众，该员绅等躬亲周历，逐一编查，颇着成效。他如行营一切办事各员，或冒险侦探、或设法飞挽，皆无不黽勉从公、始终无间。见值军务肃清，防军遣撤；若不予以奖叙，衡情未免向隅。伏维圣朝有功必赏，凡边防、海防以及河工、海运各项出力人员，无不仰荷恩施，给予奖励；足见圣德覃敷，至优且渥。方今朝廷破格用人，臣等随营文武员弁久经历练，其中实不乏有用之才。虽未能异常出力与前敌同功，而

到防一年之外，朝夕从事不敢告劳，要亦有足多者。除台湾各营、局及援台军并上海、厦门办理转运出力各员，业由抚臣刘铭传奏保外，所有闽省沿海防营、炮台及后路台、局出力文武各员弁，合无仰恳天恩，俯准择尤保奖，以昭激励；伏候谕旨遵行。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折系臣宗棠主稿，合并声明。谨奏。

——以上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六十四

## 二、书牒

答闽抚徐树人中丞

答徐树人中丞

答林密庵提军

答徐树人中丞

与闽藩张佑之方伯

答张佑之

答台湾道丁观察

与徐树人中丞

与总理海防沈幼丹大臣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答胡雪岩

与闽抚王补帆中丞

答李筱轩

与袁筱坞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答李仲云

答沈幼丹中丞

答沈幼丹

答闽抚徐树人中丞（同治二年癸亥）

台郡兵事办理稽时，致烦圣虑。吴鸿源、曾玉明两君，恐难了此勾当。未知九峰制军所委之曾元福，毕竟何如？笨港探报：三月二十三日，曾镇攻击彰化之贼，大获胜仗；何、严两贼自相争斗。未知确否？军营恶习，言胜不言败、小胜则必报大胜；况探报则道听涂说之词，尤未足据。尊处所得道、府、县及各营所报，究竟云何？乞并及之！台郡如锁，澎、厦如钥，鹿耳门、鹿仔港则启钥之窍也。两处为全台最要关键，而以见在形势言之，则鹿港尤要；未知吴、曾诸君能力扼要津否？红单船尚未抵瓠，而瓠洋著名盗魁已经擒获，暂可毋须借助；如台郡需用，请公留之。好修庄、打猫街残破之后，贼党日多；来

示所云『义旗一举，胁从亦渐回心』，殊为庆幸之至！此方为公旧履，风土、民情、山川，形势均所深悉；乞详以示知，俾得稍助芻画。

延属沙、顺、永安土匪尚复不少，在事文武怠玩已极；曾道所禀各情，是否豫为诱卸？抑系实在情形？乞并示知！林密庵镇军所部勇丁尚能战，惟吸烟者太多。前此九翁调其回闽，弟先未预闻；后得其来函，则林镇已启行数日，计此时已行抵省会矣。如台事急，自应令其赴台；若延郡事急于台，似亦可令先肃清沙、顺、永安一带，以销内患。伏希酌之！

文将军每岁海关协饷不过数十万，每次催促，总以京饷为词。闻近来关税尚饶，而出数可稽者仅止百万内外；尚有七十万两，无从查其底细。请密飭查明见示！九翁以行营粮台应粤军之饷、以大营粮台应闽军之饷，粤常充而闽常绌，啧有烦言；去任之日并行营粮台撤之，令人不解所谓。

再，敝署事件仍请尊处代为核办，已经奏明；所有题咨等件，仍请由贵友兼办。所有应致束修，请示知，以便转致。弟自入浙以来，无吏、无幕、无丁，凡百均以一身兼之，劳累实难言状。见复膺此重任，踴躍何堪！想旧章可由，定弗见外。至署中是否需人看守？九翁前此如何办法？亦乞见示为禱！

答徐树人中丞

台郡兵事尚未能克期告蒧，将领互相观望；维知催索饷需，锐气索然，馈运难以接续。计彼间文武，除吴提督、曾总兵、曾副将外，又有区道、史道、洪道等彼此势不相下，议事之人多而任事之人少；所谓谋夫孔多是用不集也。史道虚浮夸诞，好为大言；前在闽时，数数以兵事相干。弟知其不可近，已谢绝之矣。频年涉历军事，于用人一事颇尝留心，大抵「贵谋贱勇」一说，未可尽恃。盖好谋而成，原是统将之事，未可尽以此望之偏裨、僚佐。就台而论，施尊侯、蓝鹿洲，一代曾有几入？目前诸君，岂足语此。祇求朴实、勇敢能得士心者，盖亦戛戛难之矣。各文武启事，均言必须官军能力战数胜，然后义民始肯出头相助。此自一定之理。凡兵事，未有不痛剿而能抚者，未有着意主抚而能剿者。惟解散胁从一策，则无论何地、何事，皆可行之。招抚与解散名同实异：招抚者散其党且欲资其力，解散则不复资其力也。官军胜贼，则民不畏贼而畏官军。一战之后，解散必多矣；解散多，则所杀者真贼。打一仗是一仗、办一起了一起，不惟目前易于收功，且足令海邦浮动之民有所畏而不敢逞；此数十年之利也。

吴鸿源顿兵南靖、二重沟以攻坚为事，与北路声息不通，舍利就钝；北路之兵亦不能迅克彰化、斗六，遥遥相望，蒧事何时？以局势而论，似宜于中路着手。林镇军文察尚似能战，其弟文明闻亦勇敢；所部勇丁多山内人，若乃弟能从山内杀出、密庵从外冲入，则中路可通，南北之贼可画为二段，奏功较易

。不知渠能任此否？若此着不能行，则吴军之阻于二重沟者，祇可择要加修沟垒，以固守为主。而挑选锐卒时出雕剿，断其接济、绝其援应以困之；然亦旷日持久之局矣。史道所言『诸将皆泉州人，与漳之气类不合，自宜于漳州籍之将备物色数人前往』；幸公留意。延、邵游匪此堵彼剿，曾道侈言调度委于文武之不遵调遣，似非真能了事之人。章武五百，恐亦未可恃；赵丞暮气、吴将胸缩不前，此路兵事无足观者。大约俟其饱掠言归，始报肃清耳。此间相距过远，凡百均仗指挥。弟谨就臆度所及，为公陈之；实则，如盲人道黑白而已。

金陵、沪上各军均获胜仗，皖北之贼渐退；敝军援皖南者，肃清徽、休、黟、祁后，越皖援江。见在犯饶、景之贼又退回池、建，人数尚多至十数万。大约追剿迅速，解散必多；惟渠魁十数，不能悉歼也。皖事不了，则浙师不能急规浙西；以宣、歙两州皆可绕出我后，时有后顾之忧，未可轻进。又自五月初十以后，各营疾疫大作，与上两年正复相似；天气酷热，转战殊艰，不得不稍缓以待。

饷事直不可问，晏同甫自权粤督后，即停粤厘不解；曾节相又以弟兼闽浙，可用闽饷，遂索还景镇、河口及婺、乐之厘。用兵日久，各省均以饷绌为苦，亦无怪其然。九峰将军所部江、粤各营饷无蒂欠，而闽汀、漳，诏楚勇则各欠数月；上年即有闹索之案，亦实由饥饱不均所致。弟以饷绌之故，撤遣南康勇三千，而粤勇之病弱者亦饬康道随时整理裁汰；见复将秦提军旧部并归蒋方伯调遣点验，亦饬其汰弱留强，兼申纪律，或者可期得力。此策亦曾陈之九翁而未即举行者也。粮台改设衢州，总司各军支应。浦城改转运，与广信旧设之后路粮台一律。其饷需、军装一切，均陆续输之总台，庶资近捷，而归画一。

关镇国之红单既留于闽，应即由闽局发饷；或由善后总局于援浙饷内坐扣给领亦可。取其近便，非有它也。此枝水师颇能得力，关镇国亦正派可用；请即挈衔奏留之。惟关游击昨有禀请添船十号，未知尊意云何？闽安水师，则早已饬回棹矣。

林镇所带台勇，原有各处游勇及降人窜名其中；昨渡台，未即携去。曾道宪德所禀李四、陈机股内有游勇夹杂，或即指此。然粤勇、南康勇中流而为匪者，亦必不少。见在各营捕获游勇，多是康、林各营散遣之人。又，从前浙师败没，从贼后败回复当游勇者尤多，已饬各营讯其恃强扰民者，尽取而诛之。募勇不得其人，不慎之于始，流弊何可言哉！

海关所入约百七十万，除去扣款六十八万，尚有百万供支，不知京饷应解若干也？乞密查示知。

徽、饶两郡无事，则闽省门户无虞。弟任内应料理之事，自当极意绸缪，断不任稍有蹉跌；所以驻严州先清徽、饶者以此，请释钧系！敝署稿案题咨

奏朱墨各件，承示代订陈琴斋孝廉、朱仲彝茂才循旧办理，不胜感荷之至；容即委弁前来致送关聘。伏乞代为道意，并饬局将弟应得养廉分送四、五、六三月修金。弟因浙省倾履殆尽，抚浙以来未尝请用廉奉，亦未尝延讲幕友；巨细一切，皆一手办之，已不胜劳瘁。见在局势益宽，于闽省公事万难兼顾，此不得不赋印须而求助理者也。惟家丁住署一节，实难其人；弟处所用三丁，皆亲兵中挑录者，目不识丁，无可派拨。所有收发公文、汇寄包封一切，不可无人经理；请由尊处派拨纪纲司之，或即以文巡捕管理亦无不可。至看护御书楼白螺等件，前已饬护理中军郭什春回署敬谨照料；并属其移往署中，或可无误。

所有闽省水陆各员，副将以下委署，固均听台端核夺；即副将以上，亦须尊裁示知。其须速办之件，则由尊处定见，再咨照敝处可也。彼此均是国事，均有同心，幸勿见外。李镇、潘喜如均谨饬，即请饬仍旧。镇、道贤否？请密以见示；守令中有德者，亦乞示知为要。

#### 答林密庵提军

专弁来，并拜泉曲之赐。正值师人多疾，得济急需；感荷云情，奚啻投醪之谊。谨肃使者分惠三军，冀迓甘和，共销沴气也。

台湾逆势鸱张，吴将以攻坚自困，两曾亦未能迅厉奏功；论者谓统帅无人，致成迁延之役。弟因疏请摩下渡台，一申天讨；曾钞折奉达冰案，亮已得览。计贵部早已回台，令弟亦必有一番布置。惟盼投袂而起，以保卫乡邦之义，为朝廷纾东顾之忧；则身画凌烟、名垂太室，不仅珪爵尊荣足为棠棣增辉已也！谨奉白金百两，为行间赏犒之需；伏乞莞存为幸！

弟自五月中旬以后，即患疟疾，数日内始就霍然；而将领土卒之抱病者，几于十之六、七。见在秋令已深，尚复此愈彼发，无可如何！幸刘廉访已将江西肃清，还师皖南；弟与蒋方伯得一意进规浙西，无虞后顾耳。

台旆此行，苦于饷无从措；弟已饬张佑之方伯于浙饷内分给若干，以资军食。惟此举亦如穷汉请客，未可为常。知麾下必能迅振军威，克期蒞事；故敢勉作豪举也。台勇战于其乡，以情理言之，薪粮当可减给；想麾下必有以处之！其各营之不能得力者，可撤则撤，勿令虚糜；其实在出力得成奇功者，赏亦未可靳也。

至大咨所言闽兵积弊，最为明快！整理之法，非如尊论不可。所盼平台之后还莅泉州，一竟此绪，愈速愈妙；企予望之！

#### 答徐树人中丞

袁弁回严，敬奉手教。

台郡兵事闻已渐有转机，亟当乘势痛剿，以期蒞事。

选将之难，今古同啣！勇锐者不悉机宜，明练者多甘退懦；求其指挥若定

、一往无前者，盖戛戛乎难之。弟自咸丰壬子，即与闻兵事。今之文武错落半天下，号称楚材者，莫非当初相识、习知习见之人；而私衷钦服者，实不数觐。可见人才之难！承示求一统将能节制提镇之人，意中实无其选。林镇于战事一切，亦非弟所许可；然在闽、粤诸将中，尚称健者。且疏财爱士，颇有所长。用之战于其乡，或可得力；盖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说耳。

闽省须练成数千得力之兵，乃可安枕。大小操演固宜加勤，然非调之随征。俾令历练有素，则虽技艺可观，终不足恃。盖打仗以胆气为贵，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以练技而未练胆故也。见今有事用勇丁，额兵几成虚设，实亦兵不如勇。弟思一革其习，拟于勇丁队伍中缺额者以兵丁补之，令其随同出仗；或者相观而善，容易见功。已饬镇海营挑兵五百，赴营学战；如其可用，则当渐调敝标兵丁数百前来，更番练习，庶可有裨戎务。未审高明以为何如也？

龙岩之贼想已饱掠而归；此次未能痛剿，恐以后茶市旺时仍不免阑入。思之心痍！

承示指调古、吴二营，俟余杭克复后，再行报命。余邑尚为贼踞，不复此城，则杭城亦难下手；富阳克后，群贼力争此关以为杭城犄角之势。康观察所部，早已调其前往；正当得手之时，未可即撤故也。

广勇颇多精锐之士，然好利太甚，坏处太多；即粤中士大夫，亦往往言之切齿。弟虽爱其勇锐，而未敢放手用之。此意亦曾告知康道，属其厚赏而严驭之。古捷芳所带河勇，昨调赴余杭，在途殊多滋扰；见正饬查办，未知能否安贴也。九峰制军上年带粤勇到浙，曾奉廷旨查诘至再；粤人之不满人口，亦一时公论。未可因关镇国得力，遽谓粤勇可恃；幸留意焉！

与闽藩张佑之方伯

闽中吏事，自阁下履新后极力整理，渐有更新之象。弟承乏其间，得以藏拙，感慰奚如！

台事闻有转机，能及时速剿罪人，斯或可得数年之安。林署军门何时渡台？想战于其乡，士气自倍。

前疏所言饷事当割协浙者与之，此亦事理宜然；未知尊处作何酌拨？其时方奉筹备固本之饷，知此项断不能已；而闽中拮据之状，亦不可不上达宸聪。恐以后挹注频仍，无以应命也。实则浙中饷事直不堪问，非本可从容，故为此豪举；想蒙照察及之。闽为浙累，方伯及同事诸公亦因我而累；殊抱不安！

此间战事尚顺，富阳克复，蒋军及水陆马三支均薄杭垣，而分康、魏两道之军围攻余杭，已将城外各垒卡踏毁，士气尚壮；惟饷缺病多，实为忧烦之至。弟疴甫愈而腹舄未已，拟数日内力疾前驻富阳，就近调度。刘廉访于江西肃清后，凯还徽、黟；王道一军仍驻祁门。此次江、皖军事，全赖两军之力，而

浙亦无后顾之忧。见又拟出岭击石、太之贼，以救青阳。远道出师，馈运极艰；实非得已！

前林署提军寄来泉州范志吴亦飞神曲，军中病者食之多效；乞遣妥人赴泉买二百斤付来！闻泉郡之曲，较它处为真也。又郭中军什春回闽时，曾饬勤练标兵，听候调遣；请发银二百两，交渠以为操赏之用。此二项，请于弟廉项内开销。又昨袁弁归时，该护中军曾寄福圆膏及印色，已谕其开帐领价；数虽无多，然弟于僚属馈送，向不收受，亦不欲自破其例。乞并询给为禱。

### 答张佑之

接八月十七日书，所言林署军门渡台一节，似未尽善，具仰芻虑之周。惟业经疏请，未可中止；且来函亦未免有过当之处。此公少年高兴，不知择友，短处固多；至疏财恤士，所至之处尚无骚扰，则于闽、粤诸将中尚为能者。惟自奉撤回闽，未能整齐约束耳。大凡带勇将领与作官一般，檄撤之后，如印官交卸，呼应不灵；况月饷悬欠已多，未能照给，士卒怨望之意、怨咨之声，无所不至，事有固然。阁下久在戎行，此等为难之处，当能鉴及。台事闻渐有转机，如曾、吴等能乘势办结，林署军门无须赴台；当会商中丞，免其东渡。若事势未可中止，自当催令速行。

石栋一案，必应核实研究，以警贪横。近阅闽省各案，多是虎头蛇尾；刑名先生结习牢不可破，殊为喟然！弟亦非天资刻薄之人，惟念明其政刑，乃圣贤救时要着。今欲求治，而先弃其为治之具；专奸宄而纵诡随、背宪典而徇私曲，何以对朝廷、何以正习俗乎？邓观察、胡太守既奉檄会审，乞并以此示之！

丹■〈同上皿下〉先生一病遂逝，云亡之痛，实深凄恻！弟处应致贖百金，乞于廉项内划致为要。此老刚方笃实，实所钦企。未知身后光景何如？池州兵燹之余，恐暂未能归骨故山也。

### 答台湾道丁观察

顷披华翰，敬谥东渡有期，履新在途；翘企声华，曷胜预颂。

台湾小丑迄今未平，良由前此官军迁延畏葸所致。剿贼固应多筹饷项，然使官军犹蹈前辙，虽兵多饷足，亦奚以为！吴将渡台时逾七月，省台厦局共解十一万有奇，其垫济及挪措之款亦有三万余，计所欠不过两月而止，而号呼迫切之状苦不可堪；实则顿兵南靖庄、二重沟之时，并非因饷需不足也。主兵者当知筹饷者之难，筹饷者亦当知主兵者之苦。今浙师已积欠至一年，少者亦六、七个月；能不长驱直进、枵腹荷戈乎？今且割浙饷以济台需矣；倘诸君子犹不克期蒞事，其谓之何？另笺指陈形势及论兵事机宜，均中肯綮；想能指撝如意。揽辔澄清，一新台人耳目。拭目俟之！

此间兵事尚顺，见攻杭城及围余杭，均获胜捷。刘廉访一军亦已肃清江西，回屯休、歙，机局较紧。知关注念，并以附闻。

——以上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牒」卷六

与徐树人中丞（同治三年甲子）

台郡事，近有无变动？看来其事本易了办，惟同局水火、口构元黄，最为可虑；所谓『天下之盗贼易去，人心之盗贼难除』者此也。林密庵前有稟来，克期内渡；此时想已抵泉。丁观察近来有何议论？阁下须切嘱其以大局为念，勿任性生事。前读尊札云：『台中人情虽易生事，却皆有激而成』。此论甚正；奚独台湾、又奚独台湾之民情为然哉！

由江窜闽之贼，实止林正扬一股，见已回窜江西；须及此时将内地土匪歼除，免其勾结。刘廉访奉帮办之命，敝处以王镇、王道两军归其调遣。然兵力太单，又东西不能骤合，非俟湖州兵事略有定局济师前往，不能确有把握。

康补延建邵、邓补兴泉永，各有攸宜；拟即会列台衙入告。张凯章似可入闽；昨接毛寄耘制军书，已不复执前议矣。英将军闻已履新，海关事宜想已详细告知矣。

——一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牒」卷七

与总理海防沈幼丹大臣（同治十三年甲戌）

奉三月初七日惠书及续寄函件，于德克碑滕领允给窒碍各节，指示详尽；至为感荷。鄙臆欲示以宽大，省日后葛藤，不虞翻添无数波折；诚如尊谕：执言固拒，我尚有词，不致以爽信贻之口实。其续上稟件，即置不答。承将致闽上座咨件商撤回销，弟亦将划提廉项各牒撤转别用矣。至关外炮队差使，则犹待思议，未能径决。西人长处虽多，而一种贪鄙傲狠之情，则与生俱来。近因生计匮乏，群思取赢中土；而奢侈积习难忘，银钱到手辄尽。此时纵勉事羈縻终无止境。而宦辙靡常，交替之际尤多难处；不如早为谢绝，以湮其源。德克碑前在此间，亦曾露愿候差遣之意；弟未之诺也。

至泰西新式愈出愈奇，以此角胜取利，每自相夸，诧为市重钓奇之举。实则枪如后膛七响、炮如后膛螺丝开花，已叹观止；过求精致，必难适用。战阵之士多系粗才，难望其细意研求，用其所习。且彼中新闻纸所称，多是各国炫耀夸词，不尽足据也。近时船如铁甲、炮如格棱，似可作如是观；未知明者以为何如？

正作函间，接杨石泉、吴桐云来函，知日本有谋取台郡后山之举，朝旨以海防重寄委公。未知见在如何筹划？僻处西陲，见闻寡陋，不敢以臆揣之词，上愿清听。贼图逞志于此，必先上岸作埠头；番力能据险却之否？能不为重币甘言所诱否？我军水陆并力，乃可制此凶锋。一切如何布置？希于暇中略示



一、二，以纾远盼！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奉五月十七日钧谕，谨领一是。日本深入番境，狡谋可知。前接沪上来函；略悉大致。比因有函寄幼丹中丞，便询一切；并以倭性狡狠，防其上岸作埠头及重币、甘言诱致生番等事。发递后，接幼丹四月二十一日钞折咨会，尚无所闻。比奉钧函，始悉四月十八日倭已三路深入番境踞牡丹社，并以糖、酒饵生番。事在幼丹拜折之时，宜其不知也。计幼丹东渡，必有续报到京。

宗棠在闽正拟渡台察看情形并筹度一切，适奉西征之命，未果。兹去闽八年，星移物换，往迹难寻。承谕令其罄举所知，以备采择；何敢以悬揣无当之词，上恩清听。惟思台湾天险，所应虑者内讷，而外侮非所患也。兹倭寇既深入番境夺踞牡丹等社，则陆路之险与我共之；是水陆防剿均宜兼筹并计，不能专倚轮船。闽中各郡半滨大海，台防有警，各郡海口均宜设备。台郡地形如梳，延袤千有余里，均须严密布置。是本省兵力不敷分布，不能不别有调拨；而滨海各省均须戒备，又洋人通商各处兵力尤不可分，是幼丹亟宜增调步队劲旅，而可资分起赴调者无多也。倭长步战入犯，寇众多至一万五千；我所调拨非一万有余，无以应敌。此时调集各省之兵，纵令一律精壮耐战，而零星抽拨，势所不免；如此则队伍不整、心志不齐，何以制胜！少荃之请调枪队，所见诚伟；惟不知人数若干？此外尚有可续派否？如徐州之队无多，此外又难于续派；则调津、沽防营为其后继，而预调驻陕防营以填津、沽，似无不可。缘此军在秦为赘，而填防津、沽则相洽也。伏候钧裁！

至闽局专注意轮船，于制炮一事尚未暇计。揣其意，或以机器既备，制炮非难，故且置为缓图。幼丹原疏，所以有「器械未精」之说。见在制造既缓不济急，则假之浙、沪、金陵，当可通融。又广东所用无壳抬枪（又名线枪）一种，三人管放两枪，可开连环、可用群子，力大而能致远，足胜洋枪。宗棠在闽时，曾经加意制造，延粤人之精此者教练；去后，此事遂废。上年得杨石泉中丞书，犹言线枪之利。如幼丹募勇，则此种勇丁枪队，就近取之粤东亦可耳。

窃维兵事所忌，在事权不一、求效太速。各路所调步军，均须归幼丹节制调遣；乃能壹其心志，而杜其避就之私。若于数千里外各取进止，则军各一心，非徒无益也。

此次倭奴窥犯台郡，西洋各国先未与闻；其竟以相告示其无他，似近情理。然岛族性情贪诈傲狠。不可深信。倭人既舍其旧俗、变其衣冠以从西人，西人安之素矣；谓此次阴助之者仅花旗一起，未必尽然。颇闻日本事多由巴嘎里主持，疑此次深入，亦此虏指嗾所致。果尔，则西人外托义愤献殷勤，未足深

恃；当由坐观成败以居间为利耳。

轮船已成十五号，洋防可固；更得劲卒万余，以次航海继进，陆路亦有把握。惟此事肇端虽在一隅，而事体实关全局。幼丹志虑忠实，久悉中外情形；兹以闽人办闽事。朝廷任之既专，以事理而言，自能有济。惟不能加以迫促、参以局外游言，俾得从容展布，以竟厥施，则幸甚矣。

至水师人才，须广为搜罗，以备缓急；彭玉麐、李成谋而外，如杨岳斌之能用楚人、黄联开之能用粤人，皆其选也。谨一并附陈。

答胡雪岩

前接专函，承示饷事艰难，拟借洋饷，聊应急需；具纫关垂至意。

倭事有沈星使办理，自不至误。屡接星使、总署函，明慎妥协，差为放心。外间议论纷纭，未悉其中曲折；宜其徒抱杞忧。

陇饷因洋防受挤，抽解之款大半观望；是将委主客各军于沟壑也。鄙意借洋款，将来必当筹及。此时奏请办理，似未免泄底；当俟日本事定筹之。而陇饷因关外粮运挪垫二百数十万两，万难过去；暂拟别寻生发，以顾目前。欲借洋款，亦宜就沈星使处请其代为增数总借，由沈分拨弟处，由弟处认偿，方免痕迹。未知荃画，亦以为然否？王若农观察处借解之款已二十余万两，此断不宜失信；已飞咨石泉中丞处速拨三十万两，由尊处径汇鄂台，以救斯急。石翁于弟处饷事急，肯留心，断不愆然。如有款汇解，乞即一面办理、一面飞致鄂台，俾其放心可也。

与闽抚王补帆中丞

台湾需费浩繁，闽议停解协饷；此间未接部文。然本省有警，须加意绸缪、先其所急，固也。惟陇饷向需外省协济，见值关外进兵，粮料转运一切，朝旨责成关内办理，至繁且巨。自闽议停解，粤、浙相继疏请，陇饷顿失大半。闽台虽保无虞，而关外之事何可覆按？西北各省协饷款数无多，又关外诸军饷源所在。见当进兵之际，纷纷催索，各省应接不暇，解关外而缓关内；是十余年艰难拮据新复之区将复委之沟壑，而关外转机又无望也。所有实在情形，另具公牍；伏希照察及之！台局似非一时可了，如有可斟酌通融之处，尚乞随时垂注，有以拯之！

答李筱轩

八月初七日专函，九月十六日始由折弁递到；缘经过燕、晋一带均为雨潦所阻，故多耽误耳。

保案均获俞允销案，未交部议；感荷无既。园工停止，恭邸旋即光复，中外人心俱定；圣明在上，天下事大可为也。半载以来，忧惧靡已；一旦豁然，直如重睹天日。李光昭欺罔不法，罪名尽彀惩处，内府大臣咎有难逃；愚见

不必再着议论，一听宸断为是。若过于激切，不独取压，并于事体非宜。

日本肇衅，在彼亦尚有词；幼丹函已详之。所言『不贪战功、不损国体』两语，实为切要。幼丹精强明干，必能了此。惟闻倭使来京，朝议允给百万元，而倭使仍欲久踞番地；未知确否？果尔，则我已有词。届时兵勇、船械均已齐备，水陆防剿自有把握；可以战矣。

惟甘饷所恃，大宗东南为重。今一旦顿失二百余万之入，又责以出关粮运巨款之出；海疆虽可无虞，边事实苦无措。俗云：『扶得东边，倒了西边』；正此谓也。见拟数事具奏，由驿驰递；计此函未到之先，已可上达宸聪。未知部议云何耳？

与袁筱坞

迭奉函牒，具承荃画周详，良深佩慰。

移台之举，于西北局势无所加损，于大饷添一窒碍。三家之聚，共此一井，加汲则昏、久汲则涸；以来源不续，而分溉者多也。今之陇饷，何以异是！阁下深明其故，故于未移台之先，奏请库款。然上年肃州葳役、海防无事，天恩允发库款百万，部臣尚有『请饬疆臣同心』之奏；此时奏请库款二百万，纵邀恩准，部议亦必难之，仍是『由各省协甘款内划拨』之局。东南各省正急海防，求如浙江力顾大局，不可多得，中西各省，又方以关外诸军为急、陇饷为缓。是西征不移台，固涸；移台，更涸也。就金、张两军粮运计之，金军垫款虚悬无着，虽作正开销，部议必仍于各省欠款内划拨；张军垫款，部议仍责之河南，能否悉数解甘，未可知也。就甘饷而论，新旧、主客将弁、勇夫已撤者二万余众，节省固不为不多。然见存一百数十营盐茶、粮价、马干年终一月满饷，不能不照常年发者；即文武薪粮、津贴、驿站等款，亦断难骤减。见在入款来源顿涸，凡此应出之款均属虚悬；纵别筹良策入告，均荷俞允施行，而亦缓不济急。若再于可筹款项稍为宽松，则彼盈此绌，转瞬即有决裂之虞矣！

驼价、粮价两项，应请暂停；实以非关外急款，且多弟处已垫之款，故拟权其缓急筹之。至此应如何筹办，只可临时斟酌，不能预为代筹也。

关外转输，仍应以驼只为便。官驼不足，尚可就近雇用；商驮车辆亦然。缘开办之初，商旅裹足；近渐通行，民商业此者颇多复旧也。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十月十三日，捧读大咨并奉钧函，承示台防完案条款及海防事宜两折稿，敬悉一切办法因应之妙、道合自然操纵之宜，刚柔协节。许其抚恤，既昭字小之仁；收回占造，永杜侵陵之渐。庆幸之余，钦仰何既！

窃维此事起于六年合众国商船遇礁撞破，船主罗妹及其众上岸逃生，生番

杀之，并掠其余费。该国领事李让礼诉台湾镇、道，求办生番，以儆将来。意在收敛残尸、救回活夷；求中国收其地设兵管守，永杜番害，未尝别有要挟也。台湾镇刘明灯、台湾道吴大廷鉴其无他，即与定义。又令生番晓事头人卓杞笃与李让礼商议善后诸事，李让礼遂与生番连和，自具申陈由镇递闽省督、抚，镇、道并备公牒请示办理；督、抚允行，事遂寝。厥后吴大廷坚求内渡，刘明灯因闽抚有意吹求，谤议上腾，遂被奏撤；而前议搁置，不复过问。李让礼心怀不平，以其事告知本国，求发兵剿番，为护商计。该国责其生端肇衅，不许；并夺其驻厦领事职。李让礼不得逞，乃以台郡地图示倭，唆其剿番，资以利器；倭窥台郡后山地险而沃，冀据为外府。此违约称兵所由来也。宗棠前得幼丹中丞复函，坚持『不贪战功、不伤国体』之言，服其洞达时务，又信其必能了此。三复钧谕，心悦诚服，尚何间然。

尊意令合计通筹，随时密致。自维去闽已久，事难覆按；况未亲历台郡，何敢腾其臆说，上渎清聪。因刘提督撤任后即调随征；见驻湟中；于台郡南北情形，见闻较确。令将台湾事宜覆述崖略，藉呈钧览；至其有当与否，固未敢知也。大疏所陈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闳远精密，无少罅隙。计各处覆奏到时，亦必详明曲尽，足使题无遗义。顾天下事言之实易，而行之维艰；不俟成效毕臻之日，无由知其诚然也。

以练兵论，就水、陆原额拔其精壮聚而练之；是矣。然制兵只有此数，拔其精壮练以备战，而存营无留良焉，何以资分布而利更番也？绿营积习最深，水师尤甚。一在粮饷太薄；一在书识、号令、看管军装军火分拨塘汛，不能入操之兵太多；一在千、把、外、额至参、游、都，守层层管束，十羊九牧，额数多归私役，气势不能整齐。宗棠前于闽浙总督任内力求整顿，曾经详细陈明，仰蒙俞允；旋即西行，未睹成效，至今耿耿。而杨石泉、王补帆两中丞犹谓较之从前颇有起色，亦未知其确否？至西人所传洋枪队式行列整齐、进止有度，较之中土所演阵式，不但枪械、子药远胜，其束伍结阵之法，亦良不易及。然自剿办发、捻，中国材武之士辈出，善战者亦多尚洋枪而不尽习其阵式，如前广东提督刘松山、今苏松镇总兵章合才所练阵法，足平发、捻，亦可制洋人；宗棠实亲见而信其能。

以简器论，炮以市洛斯所制之后膛螺丝开花大炮为最胜、枪以后膛七响为最胜。从前西人旧式枪炮本已精工，近改用螺丝，内膛后圆前锐，注药之子又极合用；较其旧式光膛、圆子，更为精妙。故致远取准，胜于旧式。近又改用后膛进子之法，进口大而出口翻小，如布国新制大炮及后膛七响洋枪，则极枪炮能事，无以复加。凡枪炮之用，在致远、取准而已；其能致远、取准者，在炮子必合炮膛、枪子必合枪膛，子不离药、药力全注其子故也。布国新制大炮

及后膛七响枪，不但子合药，膛且大于膛口以数分计，而能不伤膛口者，由于子之外面用铅皮包裹，火着子出，铅皮融脱，故出口不伤，子聚药力毫无外散，故能远；子满膛口而出，毫无偏倚，故能准也。此间见设制造局，能自造铜引、铜冒、大小开花子，能仿造布国螺丝炮及后膛七响枪。近令改中国旧有之劈山炮、广东无■〈吉爻〉抬枪，用合膛开花子、劈山架改用鸡脚；又无■〈吉爻〉抬枪改用一人施放，选用宁波及粤、闽工匠制造，以总兵赖长督之，饬中军副将崇志教练本标将弁、兵丁演习，俾制器之人知用器之法、用器之人通制器之意。向之劈山必用十三人，今只五人；向之无■〈吉爻〉抬枪三人管放两杆，今一人放一杆，且更捷便。盖欲参中西之法而兼其长，为行队接仗、营卡守具所必需；亦犹西人每进益上，精益求精之意也。纵未能如西人之精到，而其利足以相当。如果能得地势，用教练之将弁带习练之兵丁，其制胜确有把握；非美观不适用、空言无实用者比也。

以造船论，闽局创设五年限内，效已可睹。兹蒙钧裁，以不停撤为是；则日起有功。凡洋人所长，皆华人之长，实永久之利。至铁甲船一种，上年德克碑、来兰亦曾说及；宗棠以购买维艰，修整必须另办船槽、驾驶必须仍雇洋人，殊非闽局所宜，却之。嗣接幼丹中丞书，必须采购；日意格已由电信往询，未得确信。计台事了办，铁甲船亦必来闽。盖洋人无所要挟，其求售固在意中。颇闻此项船式质重而坚，不能入口收泊；其利在冲劈轮船。然将到之时，巨浪汹涌，轮船从容起碇，亦可预为之计。至西人拟为水炮台、便轮船依泊之说，似指轮船停外洋而言；中国轮船行驶外洋，收泊每依小岛，均有一定之所，无须乎此。若收泊各口，铁甲不能驶入亦不畏其冲劈也。俟铁甲购到，再为察验庶可决其合用与否。至中国轮船局分设闽、沪，闽局地势难得，所设船、铁诸厂费至巨万。论其成效，则华匠能以机器造机器，华人能通西法作船主；沪所不如。开铁甲轮船亦无甚谬巧，到闽后令华匠仿制，亦可有成。焦虑船槽不能展拓，然究已有局势，较沪尚易为功也。如撤沪局，而以所有经费畀之闽局，则仿造铁甲轮船不无小补。

以筹饷论，海上用兵，公私帑藏为之耗竭；然犹藉洋税、厘金岁入巨款，得以支持。虽受其损，亦获其益。此次日本违约称兵，沿海各省所以奉旨严防而不能不长虑却顾者，亦以轮船调聚闽洋，各省海口顿无倚恃；从前所设炮台，有不得地势者、有不如洋式者、有和议定后虑以更置启论端者，今既言防，不得不慎益求慎。一事而加以万虑、一念而重以三思，宜其恤恤乎无终日之计也。于是纷议购船、置器、增兵、募勇，冀幸目前无事，不暇计经费之足支与否、局势之能久与否。战欲其勇、防欲其怯揆之情理，无足深尤。今于台防渐有成议之时规画久远，似宜合始事之费与经常之费分筹并计，度饷源之赢缩

，权其缓急应之；乃期详慎于始、要成于终，可大亦可久也。就海防分言之，闽粤、吴越、燕齐及孤悬各岛，凡可收船寄碇之处，均宜逐加察勘而预为之防固也。然合七省通筹，则祇此一海；如人之一身，有气隧、血海、筋脉包络皮肉之分，即有要与非要之别。要处宜防宜严，非甚要处防之而不必严可也。天津者，人之头项；大江、三江入海之口，腰膂也。各岛之要，如台湾、定海，则左右手之可护头项要脊，皆亟宜严为之防；以此始者以此终，不可一日弛也。此外，则视如髀髀，谓其无足爱惜固不可，谓其必全力注之亦不必也。轮船之造，原以沿海防不胜防，得此则一日千里，有警即赴；不至失时，可以战为防。五年仅成船十五，不敷海防全局之用。今既拟闽局不撤，赓续为之，则购船之费可省为造船之费也。炮台各式，以西人铁制为最，次则砖砌；层留炮眼、顶用铁砖两尺厚者。盖成圆锐形，台身周围囊沙五尺厚护之，外用三丈阔、两丈深之濠足矣。费较铁炮台为省，而功用相当。台上所安大炮，宜对准船之来路，度炮力所能及，必无虚发乃可。炮床下宜安活轮，随时取准，可放多数倍而不费曳挽之力。水面阔，安大炮；水面狭，安次者、小者。再能如西人测定坠数施放，则用船、设台能事毕矣。其各口守具，莫妙于布洛斯之水雷。前年沪局来告，布人■〈口颠〉噠■〈口己〉请派闽局艺童数十随往学造水雷，宗棠以其时闽之船局撤留未定，未如所请。台防无事时，曾函致幼丹中丞，谓海口守具，此不可缺。今议防海之器，似水雷亟宜请求，如令■〈口颠〉噠■〈口己〉邀其师匠来闽，简艺童学之；如其有成，则海防固而费亦可节也。此饷所当筹者，在始事之时，已预省经常之费，庶期有实用、无虚糜，乃能收海口通商之益，与之持久而不敝。至西人所称『铁甲足以制轮船』、又云『巨炮可以击铁甲』，揣其用意，似因闽局轮船有成，欲藉此炫奇，为居奇之计。且俟铁甲购到加以察验，如在所必需，虽费不惜；否则，祇宜从缓。愚见见有用兵乏饷，指沿海各省协济为大宗，甘肃尤甚；若沿海各省因筹办防务急于自顾，纷请停缓协济，则西北有必用之兵、东南无可指之饷，大局何以能支？谚云：『扶起东边，倒却西边』；斯言虽小，可以喻大。且即海防言之，凡所筹划宜规久远。始事之时即悉索以供，不留余力；设此后厘税衰减，经常之费又将何出？万一岛族生心，调发日烦，需用孔急，将何策应之？

凡此，皆宜通筹合计，早为之所者。伏希钧度及之！

尊谕湖南所属猺、獠、黎、苗等类之人与台湾生番相似者，一切政教、禁令、法律如何？须详细查明奉复。窃维湖南宝庆、永州两府所属有猺，性近苗而稍驯；辰州、沅州两府距苗疆为近，靖州亦然。其专辖苗民者，直隶厅同知三：永绥、干州、凤凰是也；通判一：晃州是也。其地皆与黔境接，其人愚悍不识礼教、法令。近厅者为熟苗、为土人，稍驯，畏官奉法。生苗居岩壑间

，狃榛自若，间与熟苗、土人接；其匿居深峒者，与外人绝，非市盐不出也。历代常为边患；则以其性喜剽掠，官军追捕无可踪迹、兵退复出为暴，莫可谁何也。乾隆间，有傅重庵（鼐）者从征金川，习知碉堡之利，又能练劲卒、用土人制生苗，为苗所惮，诛瘡苗、抚良苗，经画井井，讫事于嘉庆初年。傅由府经历擢至辰沅永靖道，仁宗时特简湖南臬司；旋以苗民怀共遗泽，诏许每岁一巡苗疆，慰边民望。不久，以积劳卒于官。而苗疆安谧者，七十余年矣。同时有夔人严乐园（如煜）者，入傅幕为军谘；志节才略与傅等，习其方略。后以平定三省教匪劳绩，由陕西洵阳令擢陕安道；宣宗初元，特擢陕西臬司。亦以积劳，卒于官。汉中士民请其柩入南山，民为舁椁归楚；诏旨褒赠逾格。所著书凡三种：一、「苗防备览」，即襄傅幕时事；二、「三省边防备览」，即其办教匪时事；皆质实切近。其言营屯碉堡，以之治今苗、瑶、獯、黎番民，皆可行也。虽然，无傅、严卓犖开敏之才、勤恳笃实之心，用其法不能得其法外之意，亦奚以为此？又见大疏「用人」一条所以握诸条之要，虽古今无以易也。宗棠自咸丰十年从戎以来，以书籍重累，未尝挟以自随；「宙防备览」一书，无可呈阅。意湘人之仕于京朝者，必有新刻本堪以索览。伏希钧度！

答李仲云

台防事起，陇饷中断。前拟东征改西征，以此于中丞、方伯及同志诸君子，非得已也。究之穷人思旧债，本非情愿；故原函虽求分润，未敢求赢。得中丞复函及同志诸君子书，知四年减成以后收数大减；黔防未撤，需用甚殷。弟饮湘水为湘人，亦何乐搜求故乡，实此无底之橐。谨拟概遵中丞意旨，了此公案，庶期无负初心。至各省积欠陇饷已二千三百余万，时事可知。近不得已，奏借洋款三百万，已蒙俞允。如果办到，尚可支措。乞释苕抱！

台事已可议结，非幼丹谋之于外、恭邸主之于内，未易臻此。外间未悉底里，尚以费抚恤十万、收回番地四十万（？）为过者，非也。此事由弟调任太速，所布置一切，后任概置不论；往迹难寻，遂纷纭至此，为之啾然！

孝宽来书，家事一切诺承照顾，感何可言！辰下向平愿了，私怀亦释；惟衰病日臻，真无如何耳！

答沈幼丹中丞

前奉手复，知台事之详。味尊函『不贪战功、不损国体』两语，非洞属彼己情实，筹度精审，不能为此言；信老谋必足了此也。总署于此段施注悉当。诗云『不竞不絀』、易云『藉用白茅』，义无以过。庆幸之余，尤深佩悦。海上用兵，议战、议款均之不得机要，求如此举尽善难矣！

铁甲已否购到？计台事定，其来亦可速。论者谓宜画分三洋，分设各局；无论无其费、无其地、且无其人，弟于复总署函备言之。闽局若仿造铁甲

，亦须别造船槽、未知能就马尾拓充之否？抑愚怀有未尽者：岛族见闽船制造有成，即谓新造铁甲可制轮船；闻我急购铁甲，即谓新有大炮可击铁甲。究竟曾否试验，未之前闻。西人制器求精、遇事好胜，本其常态；在我以因为创，坐收其益，何乐不为！惟当公私耗竭之余，时绌举赢；如不将经始之费及常年用款悉心筹度，量力为之，正恐后难为继。计老成谋国，必有以处此。

西事例付丰镐旧家，用心难同，持论亦异。筱坞司农未悉关外情形，亦不考雍、干、道光已事，遽请大款，不知意欲何为？已据事理三次辩驳，终不省悟。不得已，始以入告；计数日后，可奉批回也。

衰病之余，更增喘嗽咯血之证；稍迟，即当乞休。否则，投荒待尽，免误大局。

——以上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牋」卷十四

答沈幼丹（光绪元年乙亥）

前接惠函，敬悉台事布署周妥，一气呵成，收此腴区，为闽疆添一保障、为东南沿海添一外郭；甚盛甚盛。肇事之初，难免不生波折。究之一番波折、一番绸缪、局势更稳；则亦不幸之幸也。

日意格已西归，购船炮事如何？幸便中示及，以广闻见。海防、塞防二者并重，不患无办法，而患无经费；实则通筹合计，相其缓急应之，亦不患无经费也。

近奉朝旨，责令督办新疆军务，实非衰病微躯所堪；然受恩过重，亦不敢有所谗谢。惟日欲暮而途正长，时深廩廩！

——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牋」卷十五

## 附录

国史本传

左文襄公神道碑

国史本传

左宗棠，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举人，拣选知县。

咸丰二年，粤匪窜湖南，犯长沙；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先后聘宗棠入幕，赞理军务，洊保同知直隶州知州。

五年十二月，御史宗稷辰奏平寇需才，请保举备用。称宗棠通权达变，疆吏重倚之；不求荣利，真心辅翼，述甚微而功甚伟。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诸人。命湖南巡抚出具切实考语，送部引见。

六年正月，兵部侍郎衔曾国藩上宗棠接济军饷功；命以兵部郎中用，赏花翎。



八年，骆秉章奏保宗棠运筹得力；赏四品卿衔。湖北巡抚胡林翼两疏荐之。

十年三月，少詹事潘祖荫奏：『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宗棠运筹决胜，久在圣明洞鉴。上年逆酋石达开回窜该省，众号数十万；骆秉章用本省兵饷，不数月间肃清四境。盖其时带兵官孰可将多将少？宗棠烛照数计；而诸人亦稔知宗棠之贤，乐与共事。且地形扼塞险要了如指掌，故贼纵横数千里，皆在宗棠规画之中。设使易地而观，将有溃败决裂不可收拾者。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见在贼势猖獗，东南蹂躏，两湖亦贼所必甘心之地。仰恳天恩敕下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酌量任用，襄理军务，庶于楚南及左右邻省均有裨益』。诏询曾国藩：『应否令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着曾国藩酌量办理』。寻曾国藩奏：『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或飭令办理湖南团防，或飭赴各路军营襄办军务，或破格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任筹兵、筹饷之责，均候圣裁！惟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四月，诏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宗棠在湘募练五千人，克期东下。石达开窜四川。五月，诏询曾国藩：『以宗棠督办川省军务，能否胜任』？曾国藩奏：『蜀省形势险固，财力丰饶；蓝、李初起之贼，果得有威望者为川督办理裕如，即石逆亦不敢窥伺，江、皖军情紧急，宗棠思力精专、识量阔远，于军事确有心得，可以独当一面；若改令西行，则臣顿少一枝劲旅，恐不足当皖南之逆氛。宗棠独往川省，亦恐人地生疏，呼应不灵。以吴、蜀事论之，难易轻重不待智者而决。宗棠素知大局，勇于任事，必不肯舍难就易、避重就轻。合无吁恳天恩，念臣襄助需人，仍令宗棠督勇来皖』。从之。九月，宗棠抵江西乐平，旋驻军景德镇。十月，广东另股逆匪窜乐平、贵溪，宗棠迎战大捷，复德兴、婺源。曾国藩奏：『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十日之内转战三百余里，连克二城，实属调度神速』。得旨嘉奖，命以三品京堂候补。十一月，逆酋黄汶金逼景德镇，宗棠连战破走之；复浮梁，贼窜鄱、建交界之石门洋塘。

十一年正月，会总兵鲍超军进击，大破之；又败之黄麦铺。二月，伪侍王李世贤陷婺源，入乐平境；宗棠迭败之。总兵陈大富接防景镇，宗棠进驻鄱阳。贼陷景镇，宗棠驰回乐平，六战皆捷；李世贤遁。赏珍物。曾国藩奏：『宗棠以数千新集之师，破十倍凶悍之贼；深明将略，度越时贤。请改帮辨军务，储为大用』。允之。五月，授太常寺卿。先是，宗棠追李世贤至广信，李逆窜浙；诏统所部援浙。而池州贼酋刘官方陷建德，窜鄱阳境；宗棠回军景镇，贼宵遁。遣军截击，复建德。六月，移军驻婺源。曾国藩奏：『景德为全徽

咽喉之地，婺源为皖、浙綰毂之区；鲍超北渡后。南岸仅恃宗棠一军，纵横策应七百余里，不能分身赴浙。俟安庆克复，有兵可分，再谋援浙』。允之。是月，宗棠遣军大破逆酋赖裕新于新建，追至白沙关；贼均窜浙。十一月，曾国藩奏：『浙中贼势浩大，宗棠见驻广信，距贼较近，毅然以援浙为己任；浙江督、抚臣亦奏请宗棠统军入浙，请敕宗棠督军进援浙江。所有广信、徽、饶诸军，统归节制，以一事权。一切军情，宗棠自行奏报』。诏宗棠兼程赴浙，督办军务；浙省提镇以下、统归调遣。未几，杭州陷。十二月，授浙江巡抚。时逆酋杨辅清犯徽州，宗棠以徽郡为皖南、江西大局所关，且为我军入浙后路，檄知州刘典分军赴婺源进剿。奏言：『江西入浙之道，遍地贼氛；非节节攻剿，不能深入。节节攻剿，又恐旷日持久，饷竭、兵疲，先已自困；非乘虚蹈瑕，诱贼野战不可。以东南大局言之，湖北、江西肃清，皖北逆氛渐熄，群贼悉萃江、浙；如统兵诸臣声势联络，能力保完善之区以规进取，则江西、湖北、安徽数省生民，稍得苏息。钱漕厘税征收日广，从此渐逼渐近，可作士气而埽贼氛，利戎机而速戡定。以浙江见在局势言之，皖南守徽池以攻宁郡、广德，浙江守衢州以规严州，闽军严遏其由浙窜闽以绕犯江西之路，然后饷道疏通，米粮、军火接济无误，诸路互相知照，一意进剿，得尺则尺；虽程功迂缓，实效可期。浙江军务之坏，由历任督、抚始则竭本省之饷，济金陵、皖南各军，图藉其力以为藩蔽；而于练兵选将，漫不经心。自金陵、皖南大局败坏，又复广收溃卒，糜以重饷，冀其复振；卒之兵增饷绌，军令不行，涣散决裂不可复支。臣奉命督办浙江军务，节制提镇。非就见存兵力严为挑汰，束以营制不可；非申明赏罚，予以实饷不可；非另行调募，预为换补不可。然欠饷日久，有不能汰遣之患；饷需不继，有不能调拨之患；经费不敷，有不能募补之患。名为节制提镇，实则营官、哨长亦且呼应不灵；不得其臂指之助，而徒受其迫促之扰。虽有能将，无饷何以驭兵？虽有谋臣，无兵何以制贼？应请敕部臣行令各省应协浙江之款、闽省及各省奉旨拨解援浙军饷，速解广信交臣后路粮台，以应急需。刻下浙省仅存衢州一城；衢州地势为江西、福建枢纽，浙省水路通途，宜设水师为陆军助』。又言：『孤军转战，将少兵单。局势益宽、人才日乏；请敕广西臬司蒋益澧率所部来浙助剿』。上皆从之。时，贼由严州府属之遂安踰岭入，蔓延徽、衢属境。贼目锤明佳等众十余万窥婺源，意在深入江、皖腹地，阻援浙之师，以围衢郡。宗棠以婺源居徽州、广信两郡之中，地势在所必争；饬道员王开来趋德、婺交界之白沙关，自率兵赴婺，击破之。

同治元年正月，诏促宗棠亲赴衢郡，进规浙省。宗棠覆陈『贼遇坚城，必取远势包围，待其自困而后陷之，历历不爽。办贼之法，必避长围、防后路

，先为自固之计；然后可以制贼，而不为贼所制。臣若先入衢城，无论不能固江、皖边圉，亦且不能壮衢城声援；一堕逆贼长围诡谋，又成粮尽援绝之局。故决计由婺入浙，先剿开化之贼，以清徽郡后路；饬老湘营由白沙关进扼华埠要冲，保广信而固衢城。幸开化肃清、婺源无警，臣军驻开化马金街，正可兼顾衢城。浙事成败利钝，臣一身任之，无可诿卸』。二月，克遂安。奏言：『浙省大局披离，进兵之路最宜详审。从衢州入手，则坚城林立既阻其前，金、严踞贼复挠其后；孤军深入，饷道中梗，断无自全之理。由金华进攻，则严州之贼必由寿昌一带潜出包抄，亦非善策。臣军救浙，必依傍徽郡，取道严州较为稳妥』。谕曰：『左宗棠于开化肃清后，乘势进克遂安，甚得先发制人之策。所筹依傍徽郡、取道严州之策，自系实有见地。即着相机进取，勿蹈轻进之失』！时李世贤犯衢州，总兵李定太等婴城固守。宗棠抵常山，攻招贤关，克之；衢城粮路通。李世贤犯峡口，宗棠饬刘典等军会剿，破之石门花园港，毁贼垒七，贼退窜衢南石室街、莲花一带。杨辅清犯遂安，宗棠饬刘典各营由马金趋昏口，自率亲兵进驻开化，杨辅清遁。李世贤复犯衢城，宗棠回军。五月抵衢，六月督军由北路进剿，破莲花、洋塘等处数十垒，余贼悉遁。宗棠奏言：『浙江贼数虽多，皆听李逆一人指麾。该逆倚金华为老巢，严、处为犄角；于龙游、寿昌、兰溪、汤溪等县分布贼党，拚死抗拒。见在贼势趋重金华，自应并力先将龙、寿、兰、汤等处次第攻剿，撤其藩篱；然后分兵严、处蹙之，以取破竹之势』。奏入，上嘉其随机决策，甚合机宜。是月，李世贤率贼数万，分两路攻遂安；败之。七月，进规龙游，破大股逆贼。闰八月，复寿昌。十一月，遣军援皖南，复祁门、绩溪；旋克严州府。

二年正月，复汤溪、龙游、兰溪，克金华府。旋复武义、永康、东阳、义乌、浦江、诸暨、桐庐，仍分军防皖南后路。二月，进攻富阳，以规杭州。三月，授闽浙总督，仍兼署浙江巡抚。遣军会剿徽、祁股匪，复黟县。四月，败富阳新城援贼，遣水军捣杭。八月，复富阳；饬蒋益澧致杭州，分军围余杭。

三年正月，复海宁、桐乡。二月，会苏军克嘉兴府，旋克杭州省城及余杭。捷闻，诏加太子少保衔，赏穿黄马褂。三月，宗棠进驻省城，设赈抚局收养难民，招商开市，勘办急应修浚工程。旋复武康、德清、石门。六月，复孝丰。七月，克湖州府。八月，全浙肃清。宗棠遣军出境，追剿江、皖窜贼。九月，谕旨：『左宗棠自入浙以来，克复城隘、郡县数十处，肃清全浙，厥功甚伟。本欲即加懋赏，恐该督以洪幼逆未灭，必将固辞；一俟余逆净尽，即降恩旨。浙江军务已竣，地方应办善后事宜，该督当督饬司道次第办理』。宗棠奏减杭、嘉、湖三府额赋漕粮三分之一，核减绍兴、宁波两府浮收钱漕，免被兵各郡县同治二年漕粮，暂停设杭州北新关；以商盐疲滞请试行票运。条上四，皆

如所请行。十月，谕曰：『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左宗棠督师入浙，恢复浙东各郡，进规浙西，攻克杭州省城及湖州各州县，肃清全浙；并派兵截剿皖南窜贼，荡平巨寇，卓著勋猷。兹当洪福瑱幼逆就擒，歼除余孽，东南军务渐次底定，自应渥加懋赏。左宗棠着加恩锡封伯爵』。宗棠恳辞；谕曰：『前因左宗棠督师恢复浙东郡县、规复浙西并攻克杭州省城，肃清全浙；派兵援剿皖南、江西，扫除余孽，特沛殊恩，将左宗棠锡封一等伯爵，以示优异。兹据左宗棠奏：「沥陈下悃，恳请收回成命，并推功于诸将士」各等语；所奏意存退让，具见悃诚。惟朝廷懋功懋赏，原以该督抵浙以后，削平巨寇，屡克名城，肃清浙江全境，厥功甚伟；岂能无破格恩施，以奖劳勋。至温、处、嘉、湖用兵，虽得闽师苏军之助，总由该督调度有方，克期底定；洪福瑱窜扰江西，亦由该督派兵援剿，方能迅速蒞事。左宗棠实为有功国家之臣，锡爵酬庸，洵可当之无愧。所请恳辞伯爵之处，着无庸议』。寻内阁拟进字样，钦定「恪靖」。时江宁余匪窜闽，宗棠请解抚篆，督军援剿；并陈浙江应办善后事宜。且言为治之道，兴利不如去弊、任法不如用人。得旨：嘉奖。十一月，入闽。十二月，会粤军复永定。奏言：『闽省吏治、军政之坏，由于因循粉饰，积习相沿。今欲修明整理，必先求治事之才；请调周开锡、吴大廷等员来闽差委』。从之。

四年正月，复龙岩。二月，汀州、连城平。四月，复漳州府及南靖、平和、漳浦、云霄。五月，复诏安；全闽肃清。宗棠驻漳州，派兵剿办各属土匪，遣将追剿江西、广东边界窜贼。六月，奏陈漕务积弊，请改行票运，厘课并抽。部议以四可虑诘难，宗棠逐条奏覆，力主初议；卒如斯请。八月，闽军复镇平，伪康王汪海洋等分路窜走。谕曰：『左宗棠廓清浙、闽，威望素着。即督率各军驰赴粤境，调遣三省之军，合力攻剿；所有江西、广东援剿各军，均着归左宗棠节制，以一事权』。九月，宗棠奏恳收回节制三省成命；诏不允。十月，贼为江、闽各军剿败，回窜广东；陷嘉应州。宗棠奏言：『发逆仅剩汪海洋，而广东患气在惠、潮、嘉三郡，汪逆回窜，土匪散勇多附之；正宜全力兜围，俾无遗种。事关大局，不可计一时之功效。仰恳天恩宽其督责、假以便宜，俾得从容就绪』。十一月，宗棠进驻大埔。十二月，督军合围嘉应，阵毙汪海洋，复州城；余孽悉平。

五年正月，赏双眼花翎。宗棠班师回闽，续办各属土匪，一律肃清。五月，奏请设立船厂，试造轮船。略云：『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江河以外，万水朝宗。欲固海防，非轮船不可。无事之时，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筹懋迁，则百货萃诸廛肆。有事之时，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筹转输，则七

省之储可通一水。匪特巡洋缉盗有必设之防，用兵出奇有必争之道也。国家建都于燕，津、沽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非急造轮船不为功。船厂之地，臣已择定福建罗星塔一带地方，开槽浚渠，水清土实。先购机器一具，巨细毕备；觅雇西洋师匠与之俱来。先以机器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机器既备，成一具轮机，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铁、治水有益生民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计五年内，约费不过三百余万两。如能办理得人，以后必多获益』。得旨：试行。八月，调陕甘总督。九月，奏陈闽浙兵制，请减兵加饷，就饷练兵；下部议行。十月。奏陈台湾吏事、兵事，宜早绸缪；略言：『台湾设郡之始，由内地各标营调兵更番戍守，三载为期；用意深远。自班戍之制不行，有册无兵，战船无一存者。自道标裁撤，遇有剿捕事宜，文员不得不借重武营；一任其虚冒侵欺，莫敢究诘。吏事，则官索陋规、民好械斗。宜复班兵旧章，三年更戍。仍设道标，俾有凭借；申明镇兵归道察看之例，互相维制。移修船之费制船，巡洋募练水兵；永革镇、道以下陋规，别筹办公津贴。生番有心内附，宜弛垦荒之令，齿于编氓』。上悉嘉纳。又奏荐丁忧在籍前江西巡抚沈葆楨接办船厂事宜。诏嘉宗棠『于轮船船厂事在必行，不以去闽阁置；沈毅有为，能见其大』。寻奏报交卸西征，请命前浙江按察使刘典帮办陕甘军务。允之。十一月，请各省协饷，由部议拨定实款。

六年正月，奏陈筹办情形；略云：『臣旧部得力将领，除已授实缺外，均奏署要缺；镇将若檄调随征；闽省空虚可虑。故携以同行者，仅三千余人，刘典亦仅令选募旧部三千人；初意南人用之西北非宜，祇可多挑营官、哨长之才。入秦后，将陕、甘见存兵勇分别汰留，而匀拨胆技稍优弁勇充当亲兵护哨，编列成营，以倡其勇敢之气；庶臣粮可资节省，陕、甘饥军渐有位置。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内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谨一面采买口马练习马队，俟所调各军取齐，由襄、樊出荆紫关，经商州赴陕，沿途遇贼即击。抵陕后，增练马队，设屯田总局；相度秦、陇要隘，有水草可田牧者，开设屯田。汰陕西各营疲冗，愿留屯田者，编入册籍，指地屯牧；不愿留者，资遣。然后军制明而内讧可免，屯事兴而军食渐裕。甘省回多于汉，兰州省会形势孤立，非驻重兵不能守；驻重兵，则由东分剿各路兵分见单，不克挟全力与俱一气扫荡。将来臣军入甘，应先廓清各路，分别剿抚；俟大局戡定，然后入驻省垣，方合机局。是故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进驻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路常通，师行无梗。至兵事利

钝、进止久速，非熟审彼己长短之形、饥饱劳逸之势，随机立断不能；未可臆度而遥决也。臣于西北兵事未曾经历，所部均南方健卒，擒、回伎俩并无闻见；若不慎之几先，加以迫切。诚恐所事无成。伏愿皇上假臣便宜、宽以岁月，勉竭驽钝，次第规画，以要其成；剿擒、剿回，均惟事机所在』。奏入，上嘉其洞中窍要，授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四月，追击鄂擒任柱、赖汶洸于随州、樊城，与刘典等军分道入关。奉旨以『擒逆张总愚一股屡为陕军痛剿，逆焰已衰；宗棠入关后，务与提督刘松山等军会合夹击。就地殄除』。维时擒逆方窜渭北，官军屡败之；宗棠虑其回窜鄂、豫，饬诸军扼渭驻营，杜其偷渡；督饬山西按察使陈湜办理河防。八月，擒逆渡泾东窜，官军大举围逼。十月，擒逆入北山；分股狂奔，陷延州、绥德；回逆同时猖獗。宗棠自请严议；坐降二级留任。十一月，擒逆由宜川渡河南窜。宗棠亲督刘松山、总兵郭宝昌诸军入晋兜剿。请旨敕刘典等暂行督办陕省剿回事务；并以调度无方，自请从重治罪。奉旨：革职留任。十二月，擒逆窜卫辉。宗棠取道翼城东趋入直，刘松山等绕出贼北，向南压剿。

七年正月，擒逆窜衡水、定州。上以宗棠未能将擒股在陕歼除，致令窜扰畿辅，交部严议；寻降二级留任。擒逆窜保定，刘松山等军追至；得旨：嘉奖优叙。宗棠抵获鹿，命总统见到各省官军。宗棠督饬诸军，破贼献县、深州、束鹿、博野、深泽、饶阳、肃宁等处。二月，擒逆渡滹陀；谕宗棠迅督前敌诸军追剿，破贼封邱、滑县，卫辉、延津、临清等处。四月，擒逆回窜东光吴桥。上以宗棠等追军落贼后，调度无方，交部议处；责令绕前兜击。闰四月，以未能依限灭贼，交部严议。宗棠以黄、运两河增涨，与钦差大臣李鸿章等会筹沿运筑墙，且防且剿；各军迭获大胜。七月，官军蹙贼于徒骇河，张总愚投水伏诛；擒匪平。诏以宗棠追剿尚属迅速，抵直隶后督军截击、扼守运防，亦颇严密；开复迭次降革处分。旋赏太子太保衔，照一等军功议叙。宗棠力辞；谕曰：『据左宗棠奏：追剿无功，难以忝窃；请收回成命。觉其情词，甚为恳挚；惟国家论功行赏，自有常经。该大臣其勉效驰驱，用副委任，毋许固辞』。八月，入觐；赐紫禁城骑马。覆陈晋省防务，请敕山西巡抚、绥远城将军凭河设防，严密布置，以免罅漏；陕、甘饷绌，请敕军机大臣、户部指拨实饷。允之。九月，奏言：『陕、甘每年，缺饷，总在四百余万两。兹擒氛净扫，各省解严；节出之饷需、赢余之厘金洋税不下千余万两，用东南之财赋、贍西北之甲兵，此可为陕、甘常年经费请者也。谕旨允军机大臣、户部之请，拨各海关六成洋税项下银百万两，为臣西征实饷；请提前协解，以应急需。如未能如数，由各督、抚出具印票，交上海转运局员转向洋商借取见银解陕。此项未到之前，恳敕山西抚臣于河东盐课项下丁，无论京协各款提拨二十万两；臣得一意

经营，别无顾虑。至陕、甘全局安危，不争一时兵事利钝；一面用兵，一面即须筹办善后，庶几一了百了。恳恩敕筹陕、甘常年实饷，每岁于洋税、厘金项下划提实银四百万两分给陕、甘，酌时势之缓急，定协饷之多寡。臣当尽心力所能到，龟勉图维，与西事相终始。期挈全境还之朝廷，断不敢或作、或辍，虚负恩知；亦不以余粟、余财，自污素节』。下军机大臣、户部议行。十月，抵西安。时陕省东北延、榆、绥各属土匪游勇所在纷扰，与甘回相附丽。西南回匪踞宁州董志原为老巢；北接庆阳、南连邠、凤、东北达鄜、延；逆回杨文治、白彦虎、马长顺、禹得彦、崔伟、马正和、陈林、马正刚、马生彦、冯均福、邹阿浑、余彦禄等十八头目（号十八营），四出剽劫。宗棠部署诸军，分道逼剿。白彦虎等分股掠食，破之鄜州洛川中部、陇州、甘泉、邠州、汧阳、宜君、三水、泾州、清涧等处，刘松山等破土匪十数万于绥德、靖边，降其魁董福祥、李双良、张俊，榆、绥肃清。

八年二月，董志原回逆倾巢出犯，大败之；贼弃巢窜灵州，庆、泾肃清。四月，奏言：『此时最急者，乘时耕垦、择要兴屯，以活遗黎，以储军食；军民渐有固志，乃可徐图进取。驻军董志原，扼秦、陇关键；驻军秦州，通兰州饷道；驻军正宁、宁州间，为进庆阳之谋；驻军泾州，为通平固之渐。皆主固秦规陇，不敢造次』。上嘉其老成持重，仍谕令乘胜进剿。五月，奏『搜捕各匪净尽，陕西肃清。宗棠进驻泾州，遣刘松山由北路进定边花马池，截宁、灵之贼；道员魏光焘等由中路出宁州，向环庆；提督雷正綰等趋华亭，规平凉；中书吴士迈等由南路宝鸡，趋秦州；提督马德顺等驻灵台，策应南北两路』。并陈甘饷窘迫，请敕各省力筹协饷，遴员署府、州、县，办理赈垦抚辑事宜，请敕部勿拘成例。均从之。时陕回窜灵州者，散布黑城子、预望、同心各堡；金积堡回酋马化澂修阳为归顺，代禀求抚，仍资以粮米、马械，嗾使抗拒官军。五月，南路进剿河州窜回连胜，贼遁归巢，兰州运道渐通。八月，奏言：『陕、甘逆回萃于宁夏所属平罗、灵州、中卫一带，其东窜缠金之贼，提督张曜击之沙金、托海、磴口，解阿拉善定远重围，穷追至广宗寺，复进贺兰山，距宁夏不远；提督宋庆，击退鄂尔多斯及五胜札萨等旗之贼；都统金顺，行近磴口；刘松山抵花马池。北路兵力已厚，边内外渐可肃清，南路亦渐有肃清之望，中路平凉府属固原以北，陕回畸零小户赴营求抚者，指荒绝地亩，随时安插。盐茶厅民张贵踞庄浪县丞辖境威戎、镇水、洛城等堡，聚众二十人营，与镇原匪首孙百万勾结，为平凉、秦州一大患。孙百万就擒，张贵谋变益急：见派兵直捣贼巢，并搜剿踞秦安、神峪河另股回逆。如能迅速藏事，再分兵进剿宁灵、河狄逆回，甘肃大局可期复振。此臣规画度陇之大略也』。是月，道员黄鼎、总兵简敬临平威戎、镇水、洛城贼巢，张贵及其党侯得应就擒。

宗棠檄中路官军扫荡而北，刘松山由花马池抵灵州；檄马化澂谕甘回，毋妄动；遂剿陕回于郭家桥一带，毁其巢，进据下桥，陕回窜吴忠堡。马化澂喉甘回扑营索战，松山击退之；旋台陕回大股来犯，官军迭胜。马化澂喉灵州甘回袭踞州城，以松山杀降激变，央总兵胡昌会具禀署陕甘总督穆图善；穆图善与绥远城将军定安以闻，谕宗棠查明具奏。宗棠奏言：『马化澂阴贼险狠，天下共知。自就抚后筑寨修堡、购马造械，与陕回相首尾。西宁、河狄各回民无不仰其鼻息，宁灵一带周数百里汉民几无遗类；妇女产业均归金积堡，老弱死亡、壮丁为其佣工佃雇。失此不图，张骏、元昊之患必见诸异日。臣此时扶同徇饰以负皇上，将来蒙旨诘责，死有余辜。自来办贼之法，先剿后抚；办回，则以抚为先。回所藉以为乱端者，汉与回有异视也。非宣布朝廷德意：分良、匪，不分汉、回，则贼有词以胁其党众，将剿不胜剿。然一于主抚，贼必以抚愚我，阴集党众蚕食汉民，又将抚不可抚。窃恐渐渍既久，不至如云南抚回、为回所制不止。臣以为非俟其畏剿之极、诚心乞抚，未可漫然允之。见仍飭各军前进，一切剿抚机宜，俟刘松山察酌实局核奏；不敢草率从事，贻陕、甘异日之忧』。上谕：『马化澂屡以求抚为词，而贼中修寨、掘濠并未少息；若不痛加剿击，为患更深。着飭该提督乘此声威，合队进剿；如有真心悔罪、赴营求抚者，亦着该提督相机办理』。先是，马化澂遣共党喉白彦虎、杨文治等窜固原州，阻官军北行；提督雷正綰、黄鼎等破走之。九月，破黑城子李旺堡，斩杨文治，陕回西窜；其预望城、同心堡甘回乞抚，宗棠遣员分别办理。刘松山复灵州，破城外寨堡，大胜数十次，毁吴忠堡寨略尽，金积堡贼势愈蹙。十月，宗棠进驻平凉。

九年正月，西窜陕回崔伟、禹得彦等勾结河狄逆回，窜礼县、宁远，北趋半角城、黑城子等处；中路、南路官军截击，大胜。陈林等窜金积堡，刘松山破走之；马正刚窜入陕西三水，宗棠调陕防诸军击之。以未能先事豫防，自请严议；得旨：降三级留任。是月，刘松山中炮阵亡，奏请以松山兄子道员锦棠加三品卿銜接统其军。回逆乏食四窜；二月，总兵周绍濂败之预望城，毙马正和。三月，陕军截剿窜回，毙马正刚，余匪追杀殆尽；陕西复清。六月，南路官军复渭源、狄道，克牟佛谛堡。七月，中路官军夺峡口，据秦、汉、马连三渠之首，合围金积堡。十月，宗棠六十生辰，奉旨赏寿，并御书扁额。十一月，刘锦棠等克金积堡，马化澂就擒；寻伏诛，宁灵肃清。捷闻，诏开复宗棠降三级留任处分，赏加一骑都尉世职。十二月，金顺、张曜会克王瞳回巢，毁通贵回堡，克纳家闸回巢。

十年正月，安插就抚陕回于华亭县属化平川，请增设化平川厅通判、化平营都司各一；督飭诸军搜捕余匪，递运三月粮草，进规河州。七月，宗棠进驻



静宁。时肃州抚回复叛，谕宗棠酌量拨兵策应；宗棠檄提督徐占彪率十二营赴之。八月，河州诸军夺康家岩要隘。十月，渡洮，克三甲集回巢。

十一年正月，河州叛回乞抚。二月，请改宁夏府水利同知为宁灵厅抚民同知，驻金积堡；增灵武营参将一。五月，复河州，分起安插续抚陕回于平凉、会宁、静宁、隆德、安定等处。六月，搜捕零匪净尽，甘南肃清。七月，宗棠进驻兰州。八月，刘锦棠进规西宁，迭破白彦虎等。十月，复西宁。

十二年正月，克向阳堡回巢。二月，复大通，崔伟、禹得彦等就抚，分起安插平凉、秦安、清水等处；陈湜复巴燕、戎格、西宁，逆首马桂源等伏诛。三月，白彦虎窜肃州，为徐占彪所败，狂窜出关。四月，陈湜复循化、撒拉，叛回平。六月，请升固原州为直隶州，仍归平庆泾道辖；增州判一，驻硝河城。下马关设知县、训导、典史各一，同心城设巡检一，归新设知县辖。裁平凉府盐茶同知，改设知县一，增训导一；改原设照磨为典史，打拉城增县丞一。下马关新设县名平远，盐茶厅改设县名海城，俱归固原直隶州辖。七月，宗棠赴肃州督剿。时徐占彪由甘州高台转战抵肃，尽平城外堡垒，破其外城。九月，复肃州，逆酋马四等伏诛；关内肃清。自是，甘、凉、安、肃一带二千余里无回族聚处。捷闻，谕曰：『陕甘逆回扰乱十有余年，势极猖獗；自简任左宗棠总督陕甘，数年以来；不辞艰苦，次第剿除。此次亲临前敌，督饬将士克复坚城，关内一律肃清；朕心实深嘉悦。自应特沛殊恩，用昭懋赏。左宗棠着以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该大臣前赏给骑都尉世职，着改为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寻以关外回匪窜扰，派兵西进；命宗棠督办出关粮饷转运一切事宜。十月，覆陈金顺一军整顿需时，请派张曜十二营、副都统额尔庆额马队出关，并户部堂官总司关外转运粮台。奉旨：『转运采买，非得地方大吏办理，呼应不灵。该大臣素顾大局，朕所倚畀；不必再派部院大员；以期事权归一。并命将兵事、饷事统筹全局，详细奏闻』。十二月，奏言：『由肃州出嘉峪而西，本汉、唐师行大道。安西、玉门、敦煌近遭白逆扰掠一空，然使关内之粮足供裹带、车驮驼只足供周转，出关之兵何惮不进。安西抵哈密，计程十一站，千里而遥；经由戈壁，无台站、无水草，沙砾纵横，人马每多困蹶。中间仅安西城北四站马莲井支帐小憩，以备汲饮，未可久留；过此七站抵哈密，为缠头回族聚居之所。军兴以来，音耗阔绝；近被白逆窜扰，是否有粮采买，更无从知。臣前在肃与诸军集议，分起次第行走，必先将甘、凉采买种料运存肃州，又由肃州出关运至玉门，然后头起开拔至玉门；又用其私驼转般玉门存粮赴安西，腾出官驮、官车转运第二起军粮。而后第二起继进，余军仿照办理。比抵安西州作一停顿，又裹粮进哈密。如此层递衔接，人畜之力稍舒，士气常新，可免意外之虑。至由哈密前进粮运事宜，断非臣力所及。自古至今，未有运凉、

甘、肃之粮济哈密以西军食者。金顺等至安西州般齐粮料，必一面遣人赴哈密，询访就近堪资采买者若干？以定进止。如有可设措，不须转般安西存粮，以节劳费。张曜进哈密，即藉资其粮。时距麦熟之期亦当不远，后此续进之军相时而动，自可不误师期』。又奏：『甘、凉、肃素称腴地自诸军戡定河湟，甘凉道路渐清；农安耕获，幸获中稔。两年探买，集有成数：通计凉、甘、肃三郡订买市斗军粮十六万三千余石（石重三百余斤），给银四两，以供金、张、额三军食用及运粮车驮驼只。算至明年六月新熟，尚短粮料市斗二万余石；拟括额征本色及各标营季粮，陆续填补。凉州至安西千四百余里，路多沙石，转运宜驼，臣派弁出口采驼三千；暂以重价雇用民车，调集各营官赢，先后起运。通计粮百斤，需银十一两七钱内外。劳费如此，若不筹撙节，动言用众，恐官军之饷运不继，糈台之储峙早空。不但后时不能保此不竭之源，即目前出关之师亦忧饥溃。自古关塞用兵，在精不在多；承平无事，官私充足时，尚不能用众，矧祸乱十年，人物雕残、财用匱绝之日乎？臣在肃时，汰疲乏冗杂以求精，资遣伤残成废弃丁以省累。察张曜一军锐气方新，作为头起；金顺一军次之，额尔庆额又次之；宋庆一军整理需时，俟明年秋后继发。并拟于所部整锐足恃诸军内精选数营，届时慎择统将率之同行。如天之福，甘、凉、安。肃明岁丰稔，西师饱腾，再分起层递而前，如行衽席；庶边塞肃清，可操全算』。上嘉纳之。

十三年正月，请甘肃省城添建贡院，与陕西分闱乡试；并分设学政。二月，奏改甘肃茶务；略言：『国家按引收课，东南惟盐、西北惟茶。盐可改票，茶何不可？前拟仿淮盐之例，以票代引；官商尚形裹足。应改拟商贩并招，正课照定例征收、杂课并归厘税项下征收；商贩领票，先纳正课。并添设南柜，招徕湖茶；其无票私茶，设卡盘验，令补领官票』。均下部议，如所请行。七月，授大学士，仍留陕甘总督任。八月，补东阁大学士。十一月，河州抚回闵殿臣复叛，檄刘锦棠讨平之。

光绪元年三月，命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六月，宗棠奏陈筹划情形；略云：『北路归化、包头至射台、大巴一带十数站，大巴至巴里坤十六站，产粮之处甚多，雇驼价亦平减。北局设于归化，分局设于包头；已运四十余万斤至巴里坤，每百斤合银八两内外。宁夏采运，雇驼数百，由察罕庙试行。俄国游历官称其国在山诺尔地方，距古城不远，产粮甚多；由俄代办起运送交古城，每百斤费银七两五钱。比与订定：年内运交二百万斤、明夏运足三百万斤。南路肃州、安西二局存粮，赶紧灌运。哈密报垦荒地万九千余亩，获粮数千石；新粮市价渐减，转运亦较易。由甘运肃、运安西，用车驮；由安西运哈密、运巴里坤，用驼只。节设厂局，浚水泉、刈草薪以利运道，派员经画哈密

、巴里坤、古城屯垦事宜。西路旗、绿诸营宜划兵农为二：精壮者束以营制，不任战者散之为农；庶营伍实、屯垦增。哈密、巴里坤、古城所驻各大臣就见在存营核定粮饷，如缺额过多，准照旧额马步就地挑募丁壮补码；但令保守城隘，不必责以战事』。上如所请行。八月，奏以刘锦棠率所部老湘全军从征，并委总理行营事务。十二月，奏『整军出关饷源涸竭，请筹借洋款一千万两』。下部议行。

二年二月，奏言：『帮办军务刘典抵兰，臣与商定留防善后事宜，启行而西。前路进止机宜，面授刘锦棠相机办理。巴里坤有数路可通安西，不由哈密，饬徐占彪驻之；张曜扼哈密，防吐鲁番东犯之贼，庶后路常通，粮运不匮。乌鲁木齐踞逆，本地土回居多；白彦虎带陕、甘逆回踞红庙子、古牧地、玛纳斯等处，皆与南路踞逆安集延回酋帕夏通。自俄罗斯灭浩罕所部，安集延独免。同治四年乘回部之变，入踞喀什噶尔及各回城；于是吐鲁番辟展以西，土回附之。官军出塞，宜先剿北路乌鲁木齐之贼，而后加兵南路。臣年六十有五，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顾事有万不容已者。乾隆中，准部既克，即平回部，于各城分设军府，然后九边靖谧者百数十年。今虽除异世殊，不必尽遵旧制；而伊犁为俄人所据，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所据，事平后应如何布置，尚费绸缪。若此时即置之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有日蹙百里之患』。奏入，上嘉宗棠公忠体国，力任其难；所陈贼势、军情，了如指掌。命随时相机筹办，奠定西陲，为一劳永逸之举。三月，宗棠驻军肃州，刘锦棠率所部分起出塞。闰五月，于古城取齐。六月，与金顺会师阜康，拔黄田贼卡，克古牧地贼巢，乘胜复乌鲁木齐、迪化州、昌吉呼图壁及玛纳斯北城。宗棠檄锦棠布置后路，进规南路，达阪城；张曜取道七克腾木，徐占彪由木垒河搜捕而进，会师辟展，以规吐鲁番，由锦棠酌定师期。九月，克玛纳斯南城，北路肃清。

三年三月，徐占彪会张曜部将孙金彪克辟展、鲁克沁、哈拉和卓城，会湘军部将罗长祐复吐鲁番满汉城，刘锦棠克达坂、托克逊两城。四月，逆酋帕夏阿古柏仰药自毙；子海古拉负尸西窜，为其兄伯克胡里所杀。宗棠以闻，得旨：『关外军情顺利，吐鲁番等处收复后，南八城门户洞开，自当乘胜底定回疆，歼除丑类，以竟全功。其即统筹全局，直抒所见，以慰廛念』。六月，宗棠奏言：『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各边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将无晏眠之日。况俄人拓地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尤不可不豫为绸缪。今北路止伊犁未收，南路已复吐鲁番全境；惟白彦虎率其余党偷息开都河西岸，喀什噶尔尚有叛弁逃军，终须兵力。此外各城，则如去虎口、投慈母之怀，无更抗颜行者。新秋采运，足供鼓行而

西；且剿且抚，无难挈旧有疆宇，还隶职方。安集延、布鲁特诸部落，则等诸邱索之外，听其翔泳故区。俄人方争土耳其，与英相持；我收复旧疆，兵以义动，设有意外争辩，在我仗义执言，决无挠屈。窃以为地不可弃、兵不可停，饷事匮绝，非速复腴疆，无从着手。至省费节劳，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其事有不容已者』。奏入，上谕令督饬将士戮力同心，克期进剿；并揆时度势，将如何省费节劳为新疆计久远之规，与拟改行省郡县，一并通盘筹划具奏』。七月，刘锦棠由托克逊进师。九月，复喀喇沙尔、库车等城。十月，复阿克苏、乌什等城。十一月，复叶尔羌、和阗、英吉沙尔、喀什噶尔等城；安集延贼党及陕、甘、新疆逆回悉数诛戮，南路回疆肃清。

四年二月，捷闻，谕曰：『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剿抚兼筹，定议先规北路，首复乌鲁木齐，以扼其总要；旋克玛纳斯数道，并进规复吐鲁番等城，力争南路要隘。然后整队西行，势如破竹，见在南八城一律收复。允宜特沛殊恩，用酬劳勋。左宗棠筹兵、筹饷，遍历艰辛，卒能谋出万全，肤公迅奏；着加恩由一等伯晋为二等侯』。寻有旨：『仍用「恪靖」字样』。三月，宗棠疏辞至再；上温谕勉之。十一月，奏逃匿俄境陕回分道寇边，截剿净尽。十二月，奏阿克苏缠回聚众谋叛，安集延逆目阿里达什入卡谋逆，均剿捕竣事。

五年三月，奏安集延、布鲁特两部合谋入寇，刘锦棠大破之，十月，奏贼酋复犯边，追剿大胜；并请以刘锦棠帮办新疆军务。从之。

六年四月，『奏新疆善后事宜，以修浚河渠、建筑城堡、广兴屯垦、清丈地亩、厘正赋税、分设义塾、更定货币数大端为最要，已次第兴办，兼推行蚕桑之利』。奉旨：『所陈井井有条，皆地方切要事务。既已渐着成效，即着认真经理，以期次第就绪，教养有资』。又履陈新疆开设行省事宜；下部议，如所请。是月，以俄人未交还伊犁，宗棠督师出屯哈密。七月，上谕：『左宗棠奏：见已行抵哈密；关外军务，谅经布置周详。见在时事孔艰，正须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左宗棠着来京陛见，一面慎举贤员堪以督办关外一切事宜者，奏明请旨，俾资接替』。九月，命通政使刘锦棠督办新疆军务，宗棠交卸启程。

七年正月入觐，命管理兵部事务，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二月，奏请教练旗兵、兴修畿辅水利；诏允行。七月，因病屡请开缺，上一再慰留。九月，授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宗棠请回籍省墓，并便道查阅长江水师。十二月，抵任。

八年三月，筹办导维入海水利工程，修复淮南通泰场地堤墩。四月，奏请兴复淮漕引地；为川、鄂两省总督奏格，不果行。十一月，奏开采铜山县属煤

铁、酌减税银；从之。

九年，山东教匪王党一等谋逆，饬将弁缉获匪目，解散余党。三月，出省勘收大江下游及朱家山、赤山湖水利工程。时法兰西兵扰越南，奏筹办海防机宜；略言：『自古谈边防者，不外战、守、和三事。要必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吴淞为进黄浦江之口，系苏、松门户。敌船若不进黄浦，即由崇明趋狼、福山，径入长江；长江海口，应以狼、福山为第一要隘，江阴次之。臣因验工之便，会集各营将领熟商布置添造炮船、修理炮台，庶期有备无患』。诏嘉之。七月，因越南告警，请令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募勇出关助剿，并请缓开龙江、西新、浒墅各关。诏如所请。十月，因病奏请开缺；赏假两月。

十年正月，以病尚未痊，仍恳开缺；谕曰：『左宗棠宣力疆圉，劳勩懋着，朝廷深资倚任。屡次陈请开缺，均经赏假调理。兹复迭据奏称目疾增剧、气血渐衰，非静心调摄，断难见效；情辞恳挚，不得不勉如所请。左宗棠着准其开缺，赏假四个月，回籍安心调理』。寻内阁学士周德润奏：『勋臣不宜引退，请旨责以大义，令其在任调理』。有诏：『赶紧医治。一俟稍愈，不必拘定日期，即行销假』。四月，遵旨销假；命即入朝。五月，到京；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谕曰：『左宗棠卓著勋绩，年逾七旬，着加恩无庸常川入直。遇有紧要事件，豫备传问；并着管理神机营事务。所有应派差使，毋庸开列』。时法兵扰及福建台湾；七月，命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十月，抵福州；恭遇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五旬万寿，恩赏御书扁额并上方珍物。时法人封禁海口，宗棠派军潜雇商船渡台助剿。

十一年三月，法人议和；宗棠密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五月，和议成，恳交卸差使，回京复命；并恳先行开缺，回籍调理。诏赏假一个月。六月，请设海防全（船）政大臣，并保荐兵部侍郎曾纪泽堪胜海防重任。又奏：『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请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以资镇摄』。卒如所请行。旋因病剧，再恳开缺。谕曰：『览奏病情，殊深廑念。左宗棠着准其交卸差使，不必拘定假期，回籍安心调理。该大学士吏治、戎机久深阅历，如有所见，仍着随时奏闻，用备探择。一俟病体稍痊即行来京供职』。七月，卒。遗疏入，谕曰：『大学士左宗棠学问优长，经济闳远；秉性廉正，莅事忠诚。由举人兵部郎中带兵剿贼，迭着战功；蒙文宗显皇帝特达之知，擢升卿寺。同治年间，剿平发逆、回捻各匪，懋建勋劳。穆宗毅皇帝深资倚任，畀以疆寄，洊陟兼圉，授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运筹决胜，克奏肤功。简任纶扉，优加异数。朕御极后，特命督师出关，肃清边圉，底定回疆。厥功尤伟；加恩由一等伯晋为二等侯爵，宣召来京，管理兵部事务，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竭诚赞画，悉协机宜。旋任两江总督，尽心

民事，裨益地方，扬历中外；格矢公忠，洵能始终如一。上年命往福建督办军务，劳瘁不辞。前因息病吁恳开缺，迭经赏假；并准其交卸差使，回籍安心调理。方冀医治就痊，长承恩眷；讵意未及就道，遽尔溘逝！披阅遗疏，震悼良深。左宗棠着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由福建藩库给疏；赐祭一坛，派古尼音布前往致祭。加恩予谥「文襄」，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及立功省分建立专祠。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灵柩回籍时，着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伊子主事左孝宽，着赏给郎中；附贡生孝勋，着赏给主事。均俟服阙后，分部学习行走。廩贡生孝同，着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其二等候爵应以何人承袭，着杨昌浚迅速查明具奏，用示笃念荅臣至意。寻闽浙总督杨昌浚、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奏陈宗棠历年勋积。昌浚略云：『宗棠三试礼部不第，遂绝意仕进，究心经世之学；伏处田里十余年，隐然具公辅之望。前两江总督陶澍、前云贵总督林则徐、贺长龄交相推重，湖南巡抚骆秉章延佐军幕。适朝命在籍侍郎、故大学士曾国藩练团御寇，乃就商意见甚合；遂各举平素知名之士，召练乡勇，激以忠义。一时民气奋兴，所向有功。湖南之得为上游根本，湘、楚军之能杀贼者，曾国藩主之，宗棠实力成之。用兵善于审机，坚忍耐苦，洞烛几先。戊辰召见，面奏西事以五年为期，人或以骄讥之；及事定，果如所言。克一城、复一郡，即简守令以善其后。用人因材器使，不循资格；为政因时制宜，不拘成例。外严厉而内慈祥，所至威惠并行。甘省安插回众十余万，不闻复有叛者；固措置之得宜，亦恩信之久孚也。廉不言贫、勤不言劳，缩钦符十余稔，从未开支公费；官中所入，以给出力将士及亲故之贫者。督两江时年七十余矣，检校簿书、审视军城，事事亲裁。其言办洋务要诀，不外「论语」『言忠信，行笃敬』六字。以为物必相反而后能相克，西人贪利而尚廉、多诈而尚信，彼亦人耳，未必不可以诚动，以理喻也。居尝以汉臣诸葛亮自命；观其宅心澹泊、临事谨慎，鞠躬尽瘁以终王事，可谓如出一辙』。锦棠略曰：『宗棠事无巨细、精粗，必从根本做起，而要以力行。师行万里沙碛之地，虽酷暑、严寒，必居营帐，与士卒同甘苦。垒旁隙地，悉令军士开垦荒芜；既辟，招户承种，民至如归。城堡、桥梁、沟渠、馆舍，乘战事余暇，修治完善；蚕织、牧畜，罔不因势利导，有开必先。军兴日久，文教寢衰；宗棠身在行间，讲学不辍。每克一城，招徕抚绥，兴教劝学。俄官索斯诺福斯齐游历过甘，阐说西教；宗棠接见，讲孟子「三必自反」之义，俄官为之敛容。其能以诚感人如此』。寻赐祭葬。

十五年正月。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归政届期；追念前劳，命赐祭一坛。孙念谦袭侯爵，太常寺少卿。

——见左文襄公全集卷首

左文襄公神道碑吴汝纶

赠太傅二等恪靖侯大学士（谥文襄）左公者，湖南湘阴人也；讳某，字季高。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三世皆以公贵，赠如公官。公少有大志，使气喜为壮语惊众。年二十一，与兄宗植并举于乡。三试礼部不第，遂绝意仕进；究心舆地兵法、讨论国闻，名在公卿间。

当道光时，英吉利构祸；公已深愤国兵之不竞、当事洪忍恇怯，顾不肯苟出。年且四十，顾谓所亲曰：『非梦得夔求，殆无幸矣』。会广西盗起，始佐湖南幕。在幕府以诸葛亮自比；与人书，辄戏自署为「亮」，人亦以「亮」归之。麾兵四援，尤以策应曾文正一军为己任。常曰：『曾公，办贼之人，不可不赴其急』。胡文忠在鄂屡谋劫公出助，而文正曰：『湖南，吾根本；不可无左公，慎安无动』。是时，公名日盛。

文宗虚己待公，知编修郭嵩焘籍湘阴，召问嵩焘：『若识左某乎？何久不出也』！已又问：『年几何矣』？对曰：『四十七矣』。上曰：『过此精力且衰，当及时为吾出办贼；汝可为书告左某，谕吾意』。于是胡文忠闻之；喜曰：『梦得夔求，时至矣』。会有为蜚语上闻者，文宗察其诬，而下诏曾公谋所以用公者。于是，命以四品京堂从曾公治军。已而蜀事急，又命公治军入蜀。公曰：『蜀缓、吴急，吾当从曾公』。乃以五千人东助曾公。

初，曾公创立军号曰「湘军」；湘军制四哨为营，营凡五百人。诸军遵用之，独王壮武公鑫不用，别为营制。公所募五千人，参用壮武法，有营、有旗，旗凡三百二十余人；不称「湘军」，别自号为「楚军」。楚军名由此起。公既成军而东，胡文忠为书告湖南曰：『左公不顾家，请岁筹三百六十金以贍其私』。而曾公见公所居幕狭小，为别制二幕贻公。寻请以公为帮办，率师援浙。上命曾公节制浙江，曾公固让；荐公督办浙军。

杭州陷，荐公为浙江巡抚；已进闽浙总督，仍兼巡抚。浙事平，然后谢巡抚事，入闽视师。公起湖南幕府，提五千人出襄曾公军，转战江西、皖南，入浙江，遂复杭州；翦翼披枝，以助成金陵之功。由浙而闽，四封清夷，卒聚歼穷寇于嘉应；使粤盗滔天之祸，根株铲绝。盖金陵之功，于是始竟也。先是，曾公、胡公谋取金陵，以今相国合肥李公为北军，出淮阳；以公为南军，出皖南。其后，李公自上海取苏州，公自徽、婺取浙，而金陵平如其初议。

于是上嘉公功，封一等恪靖伯。移督陕甘，授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与李公会兵平捻逆张总愚，加太子太保。关内肃清，补协办大学士；回疆底定，进封二等侯。自公始出领军，至是在军中凡十有八年。始，曾文正以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公本以异数，由举人入相，至是亦以大学士封二等恪靖侯。湖

南先后两相侯，世以为荣。

自英人构祸后，外国既数数生衅，俄罗斯乃安坐割地。而方内叛者迭起，粤盗最剧、次者捻逆、次者回，公皆手芟薙之，收其成功；而塞外平回，朝廷尤旌宠焉。塞外回，其酋曰帕夏；本安集延部之和硕伯克也。安集延，故属敖罕；敖罕为俄罗斯所灭，安集延独存。帕夏畏俄逼，阑入边，据喀什噶尔，稍蚕食南八城；又攻败乌鲁木齐所踞回，并有北路诸城，收其赋入。及陕回白彦虎被剿窜处乌城，臣属帕夏；帕夏能属役回众，通使结援英、俄，购西国兵械自备。英人阴助之，欲令别立为国，用捍蔽俄。今上初，公既平关陇，而海防议起。论者多言自高宗定新疆，岁糜帑数百万，此漏卮也。今至竭天下力贍西军，无以待不虞，尤失计；宜徇英人议，许帕夏自立为国称藩，罢西征，专力防海。公曰：『关陇新平，不及时规还国家旧所没地，而割弃使别为国，此坐自遗患。万一帕夏不能有，不西为英并，即北折而入俄耳。吾土地坐缩，边要害尽失；防边兵不可减，糜饷自若，无益海防而挫国威长乱，此必不可』。当是时，文忠公文祥当国，独善公议；遂决策出塞，不罢兵。既克乌城，进规南路，帕夏聚党抗拒；会道死，二子争立内乱，群回解体。兵至喀城，而帕夏长子自立者帕克胡里与白彦虎皆遁逃入俄；兵不血刃，而塞外平、新疆复矣。

公用兵规远势，防后路；尤善审机，随贼势变迁，不常其方略。筹西事，尤以节兵裕饷为本。谋军始西征虑饷，由各行省协拨不能如期约，请一借贷于外国商贾人，得成数济军；令各省关分偿债子本。许之。及决策出塞，会滇中杀英人马嘉利，海防戒严，饷匱；公乃议借外国债千万，用十年分偿。沈文肃公尼其议；诏曰：『左某以西事自任，国家何惜千万金』？为拨款五百万，敕公自借外国债五百万。出塞凡二十月，而新疆南北城尽复者，馈餽饶给之力也。公初议西事，主兴屯田；闻者迂之。及观公奏论关内外旧屯之弊，以谓挂名兵籍，不得更事农；宜画兵农为二：简精壮为兵，散愿弱使屯垦。然后人服公老谋，以为不易及。国家承平久，武备弛不振。而海外诸国，近百年以来日出其算数、气化、光电之学，用之治兵制器，争以武节相侈；神怪捷出，每变益新。虽中国屡平大难，彼犹私议以为脆弱也。至公平帕夏，外国颇稍稍传说公。而公与曾公等自始治军时，即欲稍取外国长技，用自辅益；公尤不耐久忍■〈言句〉，顾内忧未艾耳。内平行且事外务，欲一振拔抗国家威棱。

先是，俄人乘回乱入据伊犁城；公既恢复新疆，国家因遣使赴俄议交收伊犁。议久不决，有诏备边；公亦席累胜之威，亲出塞至哈密，整军待发。顷之，召公入备顾问。公入，而伊犁还，俄事定。遂命入值军机，兼值译署。居数月，引疾乞退；命出督江南。



法人攻越南，自请赴滇、越督师；檄故吏王德榜募军永州，号曰「恪靖定边军」。法人议和，召公入，再值军机。法人内犯，诏公视师福建；檄王壮武子诗正潜军渡台湾，号曰「恪靖援台军」。诗正至台南，为法兵所阻；而德榜会诸军，破法兵于谅山。

和议成，再引疾乞退。以其年七月癸亥薨于福州，年七十三。明年，归葬于善化之某里某原。

公性刚行峻，不为曲谨小让。始未出时，与曾公、胡公交，气陵二公出其上，二公皆绝重公。公每语人曰：『曾、胡知我不尽』。三人者相与会语，公辄题目二公；亦撰语自赞，务压二公，用相嘲谑。又尝言『当今善章奏者三人我第一』；余二人，谓二公也。公与曾公内相倾服，至趣舍，时合、时不合；既出治军，交欢无间矣。及金陵平，又以争是非不合。后曾公薨，公西征在肃州，闻之叹曰：『谋国忠、知人明，吾不如曾公也』。中兴诸将帅，大率曾公所荐起；虽贵，皆尊事曾公。公独与抗行，不少贬屈；厥后与曾公位望相埒，俱以功名终。曾公议外交，常持和节；公锋颖廩廩向敌，士论以此益附，顾志事未竟。初平粤盗，即建议在福州设船厂，购机器，募外国人造船；设求是堂其中，教子弟习外国语言、文字、算数、测绘法。移陕甘且行，奏起沈文肃公主船政。西事既定，在兰州设织呢局；购开河机器，治泾水上游。在江南，议购船炮防海。视师福州，又请增制船炮。公精吏事，所至恤民、兴学、理财、治水利。闽浙裁兵加饷，各行省援用为法；而于制造船炮尤兢兢。议者惜公材用之未竟其志也。

公娶周夫人，先公卒；侧室张夫人。子四人：孝威，举人，以荫，为主事；先公卒，旌表「孝行」。孝宽，郎中；孝勋，兵部武选司主事；孝同，候选道员。孙十人；冢孙念谦袭侯爵，通政司副使。曾孙五人。

汝纶辱与孝同游，孝同以公墓碑见属，乃为铭曰：维清有家，袭圣其廷；在乱而拨，执竟有人。完麻药羸，爰始曾公；谁其代兴，公功与朋。在文、穆世，盗群附连；腹蛊其已，或啮于边。就者旁睨，相市欲剖；公曰吾故，弃则不可。飙发霆击，吾封有塹；国功斯藏，公志未慊。彼敢吾濒，吾燿不焄；忍此敦盘，死媿在颜。鞞弓踣马，万古一棺；世高公功，公志或■〈𠄎𠄎侵，上中下〉。无恃而懦，挟公自张；偏指傲权，岂公谓臧！课所已施，威谋孰当？英霸之略，中试而藏。谁起九原，为国巨防？鐫诗贞石，下告茫茫。

——采自桐城吴先生全书「文集」卷二